



The
Tale of
KAHO

夏 帆

村上春樹

HARUKI MURAKAMI

简体中文版

夏帆

The
Tale
of
KAHO

目录

第一章 夏帆与摩托车男

第二章 武藏境的食蚁兽

第三章 夏帆与白蚁女王

第四章 守护天使、象蛋与斯嘉丽·约翰逊

第一章

夏帆与摩托车男

“迄今为止，我和形形色色的女性有过类似约会的事情，”那个男人说，“老实说，像你这样丑的对象，我还是头一次遇到。”

那是在用完甜品，等待咖啡上桌的时候发生的。

她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，大概三四秒。由于话语实在过于唐突，夏帆没能立刻领会对方的意图。况且，男人在说出如此直白、近乎攻击性的话语时，脸上甚至浮着微笑——那甚至算得上近乎友好的温和微笑，尽管看不出丝毫幽默的痕迹。没错，这个男人并非在开玩笑，而是发自内心地这么认为。

遇到那种情况，夏帆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应对方式，是拿起膝上的餐巾放到桌上，抓过旁边椅子上的手包，一言不发地站起身，径直走出餐厅。那大概是最明智的做法。

然而，那时夏帆不知为何没能那样做。事后想来，她没能那样做的原因，一是纯粹的震惊，二是好奇心。当然，她生气了——不可能不生气。但比起愤怒，她更想知道：这个男人究竟想对我说什么？我真的丑到那种地步吗？而且，这件事是否还有什么下文？

“说你最丑，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了。”男人微微一顿，像补充似的接着说，“但说你最不好看，这一点大致没错。”

夏帆双唇抿成一条直线，目不转睛地、沉默地注视着男人的脸。

为什么要特意把那种话说出口呢？进行这种类似相亲的见面，如果对初次见面的对象那么不满意，之后不再联系就是了。道理很简单，何苦当面侮辱对方呢？

男人大概比夏帆年长十岁，衣着整洁得体，相貌英俊。虽然并不特别符合夏帆的喜好，但或许可以形容为：教养良好的端正五官，一张颇为上相的脸。倘若个子再高一些，说不定能当演员。他指定的餐厅小巧雅致，端上来的菜肴既美味又考究。他算不上健谈，却很会聊天，始终不曾让对话中断、令人尴尬（尽管事后回想，当时究竟聊了什么，却不可思议地想不起来了）。而且用餐期间，她甚至对他生出某种温和的好感——这一点必须承认。然而，忽然之间，就成了这副光景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你或许会觉得奇怪。”

两杯浓缩咖啡端上来之后，男人用温和的声音说道，仿佛看透了夏帆的内心。然后他往咖啡里加了一小块方糖，用勺子静静搅拌。

“那么，我为什么愿意跟那么丑的对象——不，跟一个长相不中意的对象，一直共进晚餐到最后呢？本来大可以只喝一杯餐前酒，适当敷衍几句就收场。花上一个半小时吃套餐，怎么想都是浪费时间吧。而且，又为什么偏要到最后关头，主动提起这种话题？”

夏帆只是隔着桌子，默默看着男人的脸。她的双手在膝上紧紧攥着餐巾。

“我想，是因为抑制不住好奇心吧。”

男人说。“像你这样容貌不佳的女性，平时都在想些什么，容貌不佳这一事实给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——我大概就是想了解这些吧。”

那份好奇心得到满足了吗？夏帆在心中暗想。当然，她没有说出口。

“那么，那份好奇心得到满足了吗？”男人啜了一口咖啡，微微皱眉，说道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男人瞬间将夏帆的心理活动读得一干二净。简直就像食蚁兽用细长的舌尖，把白蚁的巢穴舔得干干净净。然后，她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真正的食蚁兽的模样——为了将视线转向毫不相关的事物，哪怕只是片刻，也好从眼前这奇妙的现实中抽身。她想起的是一只又黑又大的雌性食蚁兽。那食蚁兽也抬起头，用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看向她，眼中明显浮现出好奇的神色，仿佛在问：“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”

“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夏帆心想。

“那么，那份好奇心得到满足了吗？”男人又重复了一遍。然后微微摇了摇头，将浓缩咖啡杯放回碟子，接着自问自答道：“不，并没有满足。”

说完，男人举手叫来服务员，用信用卡快速结账。然后朝夏帆轻轻鞠了一躬，便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出店门，连身后都不曾回望。只剩下夏帆，以及那只作为比喻的雌性食蚁兽。

其实，夏帆从小对自己的容貌就不太在意。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既没觉得特别美，也没觉得特别丑。既不曾为此开心，也不曾为此沮丧。她之所以对自己的脸不感兴趣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容貌给自己的人生带来过任何影响。或许应该说，是没有机会产生那种意识。因为是独生女，不必与兄弟姐妹攀比，也无从产生自卑感，父母也几乎没有对她的容貌发表过什么意见。

夏帆的母亲五官端正，脸也小巧，常被人称赞是美人。而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。遗憾的是（或者说），夏帆并未继承那种相貌。她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DNA。不过，对于没有生为美人这件事，她从未

感到特别遗憾。老实说（当然这话她从未说过），她不太喜欢母亲的相貌。总觉得父亲那张稍显粗犷而诚实的脸更有深度，她更喜欢。如果是梵高的话，可能会以父亲为模特画出一幅漂亮的肖像画。比如《浦和的某位儿科医生肖像》之类的。

进入青春期后，夏帆对自己容貌的这种漠不关心、毫不在意也没有改变。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为自己的相貌深深烦恼，费尽心思化妆，但她不太能理解那种心情。她坐在镜子前的时间也极短。保持身体和脸部基本的清洁——那就是她唯一在意的事。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操作。

她上的是男女同校的公立学校，在那里交了几个男朋友。她并非那种在班级男生举办的女生人气投票中赢得很多票的类型。但不知为何，每个班上总有一两个男生会对她产生异性兴趣而接近她。他们到底对自己哪点感兴趣，夏帆自己也不知道。

高中毕业后，到东京都内的美术大学就读后，身边几乎从未缺少过交往的男性。所以，她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容貌美丑而烦恼。那一点可以说很幸运吧。但无论如何，有一件事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到极点。那就是，怎么看都比自己相貌出众得多的女性朋友们，居然会真心为容貌烦恼，有时甚至会去做费用高昂的整容手术。那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。

就这样，过了二十六岁生日后，在那初次见面的男人于晚餐席上直言不讳地说她“丑”的时候，夏帆着实茫然不知所措了。与其说是因为对方无礼而感到愤怒，或是受到打击，不如说她纯粹是吃了一惊。

为她和那位男性牵线的，是位姓町田的女性编辑。她在神田一家小型出版社工作，主要出版面向少儿的书籍。町田比夏帆大四五岁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负责编辑夏帆创作的绘本。绘本销量虽不算很大，但加上接画插图所得的零散收入，也足以让夏帆不靠父母资助，独自过上普通的生活。那时，夏帆刚和交往了两年多的同龄恋人分手，整个人异常消沉，因为分手的经过实在谈不上愉快。那段时期，她的工作也进展得很不顺。町田小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便为夏帆安排了一场相亲，权当是换换心情。对方的情况事先一点也没透露。町田小姐的说法是，这样更有悬念感。不过夏帆听了，也不禁歪头嘀咕：这到底能不能算悬念。

见过那男人三天后，町田小姐打来了电话。

“那么，约会怎么样？”电话一接通，她便劈头问道。

夏帆含糊地哼了一声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反问道：“这个嘛，话说回来，嗯——那个人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町田小姐说：“老实讲，我对他也了解得不是很详细。大概算是朋友的朋友吧。估计快四十岁，单身，好像在证券行业工作。身份可靠，工作能力也强，应该也没有犯罪前科。我只见过他一面，简短聊过，长得挺英俊，感觉人也不错。身高嘛，也许稍微矮了点儿。不过汤姆·克鲁斯个子也不高嘛。当然啦，汤姆本人我并没有亲眼见过就是了。”

“可是，一个那么英俊、性格又好、工作能干的人，何必专程去相什么亲呢？”夏帆说，“这样的人，应该不缺交往的女性吧？”

町田小姐略一犹豫，说道：“嗯……怎么说呢，我倒是听说，他头脑相当机敏，工作上也很有能力，但性格上可能有点古怪——不过具体哪

方面古怪，我还没来得及问。总之呢，不管怎样，我不想让你在真正见面之前先入为主，所以才故意不提这些。”

“性格上可能有点古怪。”夏帆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，然后有些无语地对着电话微微摇了摇头。那种事，能用“有点古怪”就搪塞过去吗？

“那么，”町田小姐说，“你们有没有交换电话号码什么的？”

夏帆握着听筒，顿了一瞬。交换电话号码？然后她说道：“没有，没交换。”

又过了三天，町田小姐再次打来电话。

“就是关于上次那位英俊的佐原先生，现在方便说话吗？”她问道。佐原，就是夏帆相亲对象的名字，读音与“沙漠”相同。

夏帆放下手中的画笔，把左手拿着的听筒换到右手。“可以呀，请说。”

町田小姐说：“佐原先生昨晚跟我联系，问能不能和你再见一次面，把上次的话接着谈下去。”

夏帆听了不觉倒吸一口气，沉默了好一阵。再见一次面，把话接着谈下去？夏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小夏帆，”町田小姐的声音里透着担心，“你在听吗？”

“嗯，在听。”夏帆说。

“看来他好像挺中意你的。那么，我该怎么回复他才好呢？”

按常理，答复必然是“不”。当面被人甩来那么难听的话，甚至可以说是侮辱。对这样的对象，还有什么必要再见一次面呢？然而夏帆当场做不出决断。好几种疑虑在她脑际交错纠结，乱成一团。

“能让我稍稍考虑一下吗？”夏帆对町田小姐说，“我稍后回电话给你。”

结果，那个周六的下午，夏帆又与佐原见了一次面。白天，时间短，不吃饭不喝酒，须在有人来往却能安静说话的地方——这是夏帆通过町田提出的条件。

“嗯，作为第二次约会，这条件倒真是别具一格呢。”町田说，“该说是相当警惕啊。”

“就是感觉而已。”夏帆说。

“不过，可别在手提包里揣着扳手去哦。”町田说着，愉快地笑了。

夏帆暗想：这主意说不定也不坏。

佐原上次似乎是下班后赴约，穿了一身体面的深色西装，配佩斯利领带；这次则是周末的休闲打扮：深棕色皮夹克、紧身蓝色牛仔裤，脚踏一双穿得恰到好处的工装靴。胸口口袋里插着一副雷朋绿色太阳镜。挺有型的。

夏帆故意比约定时间稍晚了一些，来到碰头的酒店大堂休息厅时，佐原已经在那里了，正用手机给什么人发信息。他看见夏帆，微微一笑，合上手机的皮盖。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顶摩托车头盔。

“我骑的是**BMW 1800cc**。”佐原说，“在**BMW**的摩托车里排量最大，引擎声非常悦耳，踏出一种大胆的节奏。对了，我喜欢‘摩托车’这个叫法，甚于‘机车’或‘摩托’什么的。”

夏帆什么也没说。她在心里嘀咕：你骑**BMW**“摩托车”也好，骑三轮车也好，坐牛车也罢，都跟我没关系。

“你大概对摩托车什么的毫无兴趣吧，不过呢，就当是顺便提一句，供你参考。”佐原又补了一句，同时轻轻递了个眼色。

这下夏帆再次确信：这男人真能读懂我的心思。

女服务员过来，夏帆点了咖啡。佐原则要了花草茶，洋甘菊的。

“话说，你去过澳大利亚吗？”佐原问。

夏帆默默地摇了摇头。她没去过澳大利亚。

“喜欢蜘蛛吗？”佐原说着，将两手手指在空中展开成扇形，“Spider，八条腿的蜘蛛。”

夏帆没有回答。她最怕蜘蛛，但没必要特意告诉他。

佐原说：“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见过有棒球手套那么大的蜘蛛。一看就让人毛骨悚然，浑身发怵。可是当地人反倒很欢迎它进家门。为什么呢？”

夏帆默不作声。

“因为这家伙夜里活动，会吃掉蟑螂。益虫，有用的虫子嘛。不过，竟然有吃蟑螂的蜘蛛，真是惊人。食物链结构的巧妙与华丽，每每让我惊叹不已。”

咖啡和花草茶端上桌来，两人各自对着自己的饮料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稍后，佐原用郑重的语气开了口：“你心里肯定觉得奇怪吧——我竟然还想再见你一面。”

夏帆仍然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望着他的脸。

“所以，你竟然同意再见我一面，说实话，我非常惊讶。”佐原说，“感激的同时，更觉得大出意料。被我那样无礼地对待，居然还愿意再见我。不，那岂止是无礼，无论怎么想，都是践踏女性尊严、不可原谅的侮辱性言辞。大多数女性要是听了那种话，绝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当然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大多数女性——夏帆在脑中将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。这令她受到冲击。

“大多数女性？”夏帆终于开了口，“这么说来，你对你见过的所有女性，都说过类似的话吗？也就是——”

“没错。”佐原坦然承认，“我对每一位见面的女性，都说过和对你几乎一模一样的话。‘和像你这样丑的女性见面，这还是第一次。’一般都是愉快地共进晚餐，吃完精美的甜点之后。这种事，说到底时机最关键。这你应该能理解吧。找准恰当的时刻，然后砰地一下子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夏帆声音干涩，“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为什么非要这样毫无意义地伤害别人的心？费时费力，又搭上时间和金钱。”佐原略歪了歪头，说道：“为什么——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。一旦开始谈这个，事情就复杂了。不如先说说那句话带来的效果吧。每次都让我惊讶的，是她们听到那句话时的反应。被人当面说出如此过分的话，一般人大概会觉得要么当真发怒，要么一笑置之——你或许也会这么想。当然，不是没有这种人。但数量少得惊人。大半的女性……只是受伤，深深地、久久地受伤。有时还会说出些奇怪的话，令人费解的话。”

沉默持续了一阵，近得能听见彼此呼吸。夏帆打破了沉默。

“亲眼目睹这种反应，你是在享受吗？”

“不是享受。只是我实在忍不住觉得奇怪。那些怎么看都称得上美丽的
女性，或者说容貌显然在平均水准以上的女性，被人当面指出丑陋，
竟会过分地惊慌或受伤。”

那杯从未碰过的咖啡，在她面前冒着白色热气，却确实确实地冷了下去。

“我觉得你病了。”夏帆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这种事不正常。”

佐原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或许确实如此。我或许是病了。不过，我不是在辩解，但在病人眼中，病得更重的反倒是世界。你听我说，这个时代，外貌主义遭到强烈否定。许多人对选美比赛大加批判。在众人面前说出‘丑女’这种话，肯定会被群起攻之。可是，你打开电视看看，翻开杂志看看，上面充斥着化妆品、整容手术和美容院的广告。这种事，怎么看都是双重标准吧。或许该说是一场无意义的闹剧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也不代表可以伤害别人吧。”夏帆反驳道。

“嗯，你说得对。”佐原承认，“你说的话相当有道理。没错，如你说，我病了。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，我乐意承认。不过，生病换个角度想，也可以是件愉快的事。对于生病的人来说，有一个只有病人才能享受的特殊场所，就像为病人量身打造的迪士尼乐园一样。而我，有幸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去细细品味那个地方。”

夏帆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。到此为止了，没必要再和这个男人谈下去。

“等一下。”佐原对站起身的她说，“求你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不会耽搁太久，只要五分钟。请你坐下，听我把剩下的话说完。”

夏帆犹豫了几秒，重新坐了下来。其实她本不想这样，但男人的声音里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东西。

“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对我说的话所表现出的反应，与任何人都不同。”佐原说，“你即便听到那么过分的话，既没有慌乱，也没有生气，没有一笑置之，看起来也并没有特别受伤。你没有轻易流露那些陈腐的情绪，只是直直地注视着我，像用显微镜观察病原菌一样。表现出这种反应的，至今为止只有你一个。我对此相当叹服。然后我就想，为什

么这位女性听到那么过分的话却不会受伤呢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她的心，那究竟会是什么呢？”

夏帆压抑着感情问道：“你为了看到女性的这种反应，就只是为了这个，才反复进行这种精心安排的会面吗？”

男人微微歪了歪头。“不，并没有那么多次。只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就会这么做。我基本不用交友软件之类的东西。太简单的东西大多很无聊。我也试过几次，但都是浪费时间。由熟人私下介绍、身份清楚的女性见面——那种老派的相亲是最棒的。那种经典的情境最能让我心潮澎湃。”

“然后侮辱对方？”夏帆说。

佐原没有回答。他嘴角刚浮现一丝淡淡的微笑，又立刻收了回去。然后他在胸前摊开双手，用审视的目光注视了一会儿手掌，仿佛在检查掌纹有无变化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要不要一起骑摩托车兜风？”他抬起头说，“我也给你准备了备用头盔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想会是一次舒适的骑行。这辆车行驶里程刚过五千公里，宝马引以为傲的水平对置发动机状态好极了。”

夏帆体内，一股确凿无疑的怒火渐渐涌了上来。感受到如此纯粹的愤怒，已经是很久没有过的事了，甚至可能是有生以来头一次。享受舒适的兜风？这个男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

“兜风就免了。”夏帆调整呼吸，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说，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？”

佐原眯起眼睛，默默地轻轻摇了两三下头，仿佛在说“是什么呢”。

“我现在最想做的，就是尽可能远离你。然后把身上沾着的、像污垢一样的东西，彻底冲洗干净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佐原说，“原来如此。既然这样，那很遗憾，这次兜风就算了吧。你的心情我还是必须尊重的。不过，怎么说呢，想要尽可能远离我，真能那么顺利吗？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远处某个地方传来婴儿焦躁的哭声。男人朝那边瞥了一眼，然后重新正视夏帆的脸。

“你迟早会明白的。”男人说，“你可能会觉得意外，但要说距离，我们原本就相隔并不遥远。吞噬什么与被什么吞噬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正面与反面，借方与贷方。这就是世界的模样。有反面就有正面，有正面就有反面。我们大概会以某种形式，在别处再次相遇吧。那可以说是命运般的东西，无论你愿不愿意。”

不能再和这个男人见面了——夏帆快步走向酒店大门，心里强烈地这样想。当时在电话里，我真应该明确地告诉町田小姐：不，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。

好奇心。

好奇心将我引到了这里。我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意图为何、在寻求什么。但那恐怕是我想错了。那个男人也许撒下了好奇心的诱饵，像蜘蛛一样巧妙地把我引诱过来。想到这里，我脊背发凉。她强烈地想去一个温暖的地方。南国的小岛，纯白的沙滩辽阔无垠。想躺在那里，闭上眼睛，什么也不想，全身沐浴在阳光之中。

几周过去了。当然，夏帆想尽快把佐原这个男人忘得一干二净。视作与人生主线毫无关联的无益插曲，想将它挤出记忆，塞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。但是，夜晚独自对着书桌工作时，那男人的脸便会不觉间浮现在眼前。他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浅笑，一根根端详着自己那双细长而纤巧的手指，神情意味深长。就像栖居海底的生物在检查自己微妙的触须一般。

而且，她又开始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在镜子前了。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，仿佛要重新测绘自己的脸一般，逐一仔细验证脸上细微的部分。随后她重新意识到，自己对每一处都几乎提不起兴趣。那确实是自己的脸，一张看了很久、早已看惯的脸。却找不到它作为自己固有面庞的必然性。夏帆甚至羡慕起做了整形手术的朋友们。她们至少明白——或相信自己明白——该在技术上修正脸部的哪个部位，才能变得更美，成为更满意的自己。然而我却做不到。我不懂那个。

或许我正遭受自己人生的巧妙报复——某种应设的期限周而复始，我的人生正企图一次性剥夺我本该拥有的份额。就像轧平账目一样——没错，借方与贷方。夏帆想，要是没有遇到佐原这个男人，我大概也不会有这样古怪的念头吧。然后她轻轻摇头。他或许早就耐心地、长时间地等待在我面前现身的时机。就像潜伏在黑暗中，等待无知猎物前来的巨大蜘蛛。

有时，在人们都已沉入梦乡的深夜，大型摩托车会驶过夏帆公寓前的道路。每当听到那咚咚的、仿佛敲鼓般的独特干涩引擎声，她的胸口便会微微颤抖。呼吸变得急促，腋下渗出冷汗。

“我也为你准备了备用头盔。”男人这么说过。

夏帆有时会不经意地浮现出自己坐在那辆**BMW**摩托车后座的身影。接着想象那辆强大而沉重的机器——那来自巴伐利亚的凶猛机械——会将自己带往何处。它究竟要将这个我运往怎样的场所呢？

“要说距离，我们原本就没离多远。”男人这么说过。

在那场奇特的类似相亲的会面过去大约两个月后，夏帆完成了一本新的绘本。某天夜里，她在深深的海底做了一个漫长的梦，途中却猛地惊醒，大大吸了一口气，从海底慢慢浮起，回到现实世界。四周一片漆黑，黑得仿佛不能再黑。枕边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半。她从被窝里出来，打开灯，热了咖啡，坐到书桌前，把梦里见到的长故事转换成文字和图画。趁还没忘，无论如何得记下来。没错，这对我而言是个有重要意义的梦。我的人生不是那种能被账簿操控、能被借方和贷方简单处理的种类。她一边回想梦中的故事，一边把它画完，直到天亮。

那是一个关于少女独自寻找自己面孔的故事。某天，少女失去了自己的脸。在她沉睡时，不知被谁偷走了。所以她无论如何都得找回来。但她完全记不起自己以前长着怎样一张脸。是美是丑，是圆是长，她毫无头绪。她问父母，问兄弟，不知怎的谁也不记得她原来的长相，或者是没有人愿意告诉她。

于是，少女决定独自踏上“寻脸”之旅。她暂且把身边能弄到的、勉强可用的脸，贴在自己本该有脸的位置。毕竟要是完全没有脸，遇见的人肯定会觉得古怪，而每次都要解释丢脸的来龙去脉也实在麻烦。

少女徒步走遍世界。她翻越崇山峻岭，渡过深河，横穿广袤沙漠，钻过茂密丛林。旅途虽严酷，她绝不放弃。她深信，只要遇见自己的脸，定能立刻辨认出来。毕竟，那是名为“我”的存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。旅途中，她邂逅了许许多多的人，经历了种种奇妙的体验：险些被象群踩踏，遭到棒球手套般大的蜘蛛袭击，还差点被野蛮的马踢飞。在丛林深处的小径上，她与一对性情温和的食蚁兽夫妇擦肩而过。她微微点头致意，食蚁兽夫妇也轻轻点头回礼。“千万当心凶暴的美洲豹哦。”食蚁兽太太亲切地忠告她。

就这样，历经漫长岁月，她走遍世界每个角落，看尽无数人的面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脸。映入眼帘的，尽是陌生人的脸。似乎再没有可找的地方了。她不知如何是好。而在持续这场寻脸之旅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间，她已不再是少女，长成了一名成年女性。莫非自己的脸永远也找不到了？难道就要这样戴着临时凑合的脸终了一生？想到这里，她陷入了绝望。

就在那时，在某个北方国度海角的尽头，她走投无路、独自哭泣时，一个身穿白色毛皮大衣、身材高挑的青年走来，在她身旁坐下。他那长长的头发被海风轻柔拂动。青年端详着她的脸，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像你这样面容美丽的女性，我还是头一次遇见呢。”

没错，那原本只是临时凑合贴上的脸，此刻竟已真真切切变成了她自己的脸。是旅途中经历的种种遭遇，是在所到之处掠过心头的彩色思绪，是希望、悲伤、憧憬、失望的碎片——在她身上丰盈地、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了她真正的面容。那正是她原本的脸，除此无他。当青年定定地注视她时，她清楚地领悟到了这一点。她和青年不久便结合，

在那个北方国度的海边，长久宁静而幸福地生活下去。一如常见绘本的结尾。

不知为何——连夏帆自己也弄不清缘由——这本绘本似乎触动了孩子们，尤其打动了刚步入十岁出头的少女们的心。少女为寻找自己的脸而巡游广阔世界的身影，她所经受的种种考验，都让年幼的读者们热切追随。当读到最终她找到了自己的脸、获得内心安宁，大家也都松了口气。文字简洁，插图则是象征性的单色线条画。

而那个故事——将它做成绘本的作业——结果也抚慰了夏帆的心。没错，我只需作为我，一如往常，以本然的面貌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。没什么可害怕的。只要继续这小小的寻索之旅就够了。终有一天（顺利的话），我定会遇见自己的面容吧。在深海海底所做的梦，将这一点教给了她。深夜偶尔来访的不安，也随着时日推移渐渐淡去、消失。虽然还算不上完全消亡。

虽然花了些时间，但绘本靠口碑慢慢热销起来，全国性报纸也刊载了善意的介绍文章。町田小姐为此比什么都高兴，简直就像在为自己高兴一样。

“这本绘本说不定会成为经久不衰的长销书呢，我总有这种感觉。”町田小姐说，“文字和画风都跟你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，起初让我吃了一惊，不过结果看来这样反而很好。可你究竟是从哪儿得来的这故事点子呢？”

“在一个又暗又深的地方。”夏帆回答。

第一章

武藏境的食蚁兽

引导夏帆前往武藏境之地的，是一只食蚁兽。准确地说，是一对食蚁兽夫妇，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。

“听好，你必须搬到武藏境去。而且现在立刻就去。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那只食蚁兽在夏帆的梦中出现，简洁地这样告诉她。然后微微点了点头。那是一只全身漆黑、长着蓬松漂亮尾巴的食蚁兽。

梦——不，准确地说，也许不能称之为梦。那时候她并没有睡着，也不困，意识极其清醒。既不是白日梦，也不是幻觉。它完全像清晰的现实的一部分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暂时改变了质感的现实。

最初是在山手线的车厢里。她正从原宿前往品川。因为是工作日下午两点多，车内很空，她舒舒服服地坐在座位上，查看着手机里的邮件（照例大半是垃圾邮件）。在某个时间点——大概是在抵达大崎站之前——意识似乎突然抽离。周围所有事物迅速失去轮廓，混作一团混沌。全身仿佛被温暖的果冻包裹。然后，一只大型食蚁兽以后腿直立在她面前，向她开口说话。声音清晰，语气断然。

“听好，你必须搬到武藏境去。而且现在立刻就去。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

夏帆首先想到，这是一只雌性食蚁兽。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她不觉得自己能单凭外表准确分辨食蚁兽的雌雄，但她立刻就明白了，那是雌性食蚁兽。也许是声音的语调让她这么觉得，或者是从它的举手投足和措辞里，能窥见一种女性的氛围。

武藏境？为什么是武藏境？她自出生以来一次都没去过武藏境。她知道中央线上好像有个叫这个名字的车站，在东京的很靠西边。但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，夏帆一无所知，也无法想象。她很想问食蚁兽，为什么是武藏境，为什么必须立刻搬到那里去，但话就是说不出口。食蚁兽之后一段时间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直直地凝视着夏帆的脸。然后，像被突然抹去一样消失了。

随着食蚁兽的消失，包裹夏帆的果冻状物体也消失了，周围的事物逐渐恢复原本的模样。然后，只留下食蚁兽那句谜一般的话。

“听好，你必须搬到武藏境去。而且现在立刻就去。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

那个梦——暂且称作梦吧，因为除此之外想不出更合适的词——重复了好几次。在牙医候诊室翻看杂志时，在星巴克的高脚凳上喝拿铁时，在河边散步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，这个“梦”便会造访她。雌性食蚁兽出现在眼前，总是用同样清晰的声音，断然告诉她。

“听好，你必须搬到武藏境去。而且现在立刻就去。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

不论是情景、被告知的语句、说出这话的雌性食蚁兽的认真表情、清澈的嗓音，还是当时包裹夏帆全身的微温果冻状触感，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一模一样，仿佛同一部胶片在循环播放。而随着这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，夏帆渐渐感到不安。为什么是武藏境？为什么是食蚁兽？我的脑袋是不是出毛病了？夏帆从美术大学毕业后开始独自生活，注意到自己常常自言自语，并为此相当在意。脑海中迷迷糊糊思索的事，或者有时根本就没在思索的事，都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。

莫非这只食蚁兽的出现也是类似的东西，像是意识的某种涣散？我的脑子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正开始古怪地扭曲起来？或者，因为是第一次独居，我的神经可能正在一点点地受损。

夏帆报上自己名字时，总是解释说：“夏天的夏，船帆的帆，读作夏帆。”对方听了一定会说：“那您是夏天出生的吧。”这种时候她大都含糊其辞，只是暧昧地微笑。因为逐一解释原委太费事了。

实际上，她出生在二月中旬，全年最寒冷的时节。在那种季节出生，为什么却取了“夏帆”这个名字？父亲解释说，是因为托梦。夏帆即将出生前，父亲连续三晚都梦见了帆船。那是夏日海面上，白色风帆的帆船轻快滑行的风景。每个梦都惊人地是同一个景象：万里无云的天空，同样的海，同样的帆船，同样的帆，同样的风。那景象让他觉得似乎暗示着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于是决定给出生后的女儿取名为“夏帆”——哪怕她诞生在眼看就要下雪的阴沉傍晚。

夏帆的父亲在埼玉县浦和市（现在的埼玉市。没错，是与海洋毫无缘分的内陆之地）开着一家小儿科诊所。因为附近有一家配备最新医疗设备的大型综合医院，所以诊所并非特别兴旺，但他为人温和，接诊细致，在邻近一带口碑不错，靠着一定数量的“主顾”，一家人足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他为人认真直率，绝不是那种笃信占卜或托梦的性格。因此，那一连串的梦对他而言，想必格外印象深刻。夏帆出生之后，父亲一次也没再梦见过帆船（父亲这辈子从未乘过帆船，在夏帆看来，他大概对海洋的浪漫之类也不曾抱有过一丝兴趣）。

打小就常常听父亲讲这个，所以夏帆觉得，连续多次做完全相同的梦，是一件有着相应意义的特别事件。大概意味着什么吧。那里面或许包含着左右她人生的重要暗示。

夏帆那时住在一个叫花畑的地方。位于东京都足立区靠北的边缘，走上十分分钟左右就到了与埼玉县的交界。当然，虽说是县界，路上并没有画线，也没有竖起栅栏之类的东西，只是渡过一条河之后，电线杆上贴着的门牌编号会发生变化而已。不过，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浦和老家开始独居，地址从埼玉县变成了东京都，光是这一点，就让她觉得人生仿佛豁然开朗了许多。

夏帆之所以选择花畑作为住处，是因为碰巧有父亲的熟人在那里住，给她介绍了一处合适的房子。对她来说，只要能离开老家，拥有一个可以独自画画的环境，别的都无所谓。然而实际住下来，却相当喜欢。虽说并不像地名那样到处都有花田，但这一带仍透着某种悠然自得的气息，房租远比市中心便宜，附近还有适合散步和慢跑的游步道。走到公园，还能和亲近人的流浪猫玩耍。租的公寓有两个房间，一间用作卧室，一间用作工作间。夏帆接的工作多是杂志插画和广告图样，所以不用通勤，也不会遭遇从竹之塚站出发的早晚那可怕的拥挤高峰。刚开始独居时，收入绝不算多，但只要不奢侈，就能维持普通水准的生活，她尽情享受了离开父母身边、自由自在的美妙之处。花畑虽然很难说是时髦的街区，但物价便宜，住起来不坏。工作也进展顺利，收入趋于稳定，和附近的人也都彼此面熟了。就在这时，食蚁兽突然出现，逼着她搬到武藏境去。

夏帆的叔叔是她父亲那边的亲戚，五十多岁依然单身，在新小岩站附近经营一家小西餐厅。他性格随和，好喝酒，私生活相当马虎，但唯有作为厨师的手艺，从年轻时起就踏实可靠，生意也算兴隆。他身材高大，体态丰满，花白的头发硬得像铁丝，剪得短短的。虽说是兄弟，跟夏帆的父亲在外表和性格上都截然不同。夏帆从小就与这位叔叔亲近，常常去他店里蹭饭。关于搬到武藏境的事，她找叔叔商量过。没提食蚁兽的事。要是说起那种事，话就麻烦了。被一笑置之倒还好，搞不好还会被担心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。

“武藏境？”叔叔一脸讶异地说，“怎么偏偏想到要搬去武藏境那种地方？你知道武藏境是个什么地方吗？”

夏帆摇了摇头。“完全不知道。连去都没去过。”

“我学生时代去过武藏境两三次，那可真是够呛。简直就像是文明的尽头。”

“可叔叔的学生时代，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。”夏帆说。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现在肯定也没多大变化。当时我正一门心思沉迷麻将，有个朋友就住在武藏境，我们时不时在那儿打整夜麻将。坐上电车，从大东京的这一头横穿到那一头，特意跑到武藏境那种偏僻地方去打麻将。真是闲得慌啊。不过，那地方放眼望去全是野地，下了电车，车站检票口那儿居然有只狸猫戴着帽子，神气活现地在那儿剪票呢。”

夏帆笑了。“真是的，再怎么说不可能有狸猫剪票吧。”

叔叔像是在追索记忆般，用手掌沙沙地揉着短发。“嗯，这么说来，或许不是真的狸猫，而是个长得像狸猫的人。不过放眼望去全是野地，

那可是千真万确。武藏境这地方，光听名字不就像个边境吗？根本不是正经人住的地方。就连日语能不能正常沟通都难说。可不是开玩笑。可你，怎么偏偏是武藏境呢？”

“有点原因。”夏帆含糊其辞。

“是那边有男人了？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

“唔。总之啊，对我来说，新宿往西的东京，我怎么都合不来。从以前就这样。到处都看不顺眼。每次去都弄得烦躁。景色单调又无聊，人又冷冰冰的，亮闪闪的德国车还多得要命，晃得眼睛疼。”

夏帆笑了。这些话到底该当真到什么程度？

“总而言之，就是这样，”叔叔说，“对于搬到武藏境这件事，我个人实在不怎么赞成。我以前在竹之塚站前被三个混混敲诈过，所以对花畑那一带也绝没什么好印象，可即便那样，也比武藏境强得多。不过，你要是非搬不可，我也不拦着。你也已经是个像样的大人了，有权去自己喜欢的地方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就算结果落得被坏心眼的狸猫骗去结了婚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说穿了，就是自己负责呗。总之，我先给你介绍个认识的房产中介吧。那人交际很广，在武藏野方面应该也有门路，托他办的话，大概能帮你找着合适的房子。”

“谢谢。那可帮大忙了。”夏帆说，“那边我完全不熟。”

“武藏境啊。”叔叔说着叹了口气，连连摇头。“可那次我看到的，真像是只真的狸猫啊。”

搬家在五月中旬进行。天空万里无云，仿佛在为乔迁祝福。这是图画般美丽的初夏星期日。美大时代的好脾气男生借来一辆丰田海狮，开着来帮忙搬家。说是全套家当，其实也没多少东西，男女两人便能搬完。

叔叔认识的房产中介托当地同行找到的，是一处平房独栋，从武藏境站坐公交约十五分钟。夏帆被带到那里，一眼就喜欢上了。房子年头不少，但细节维护得很好，虽旧却不显破败，整体很干净。朝南有一条窄长的外廊，附带小巧的庭院。庭院里有古旧的灯笼，一株松树纤细高耸，木栅栏旁，山吹和杜鹃修剪得恰到好处，长得很茂盛。一个人住或许稍显宽敞，但也不至于太大。虽是初次见到的房子，却莫名感到一丝淡淡的怀念，仿佛与古老的记忆在某处相连。

“一个女人长年独自住在这里，做园艺时伤了腰，年龄也过了八十，没法再独自住独栋了，就进了都内的养老设施。”房产中介解释说。他穿着颜色过于鲜亮的蓝色西装外套，这一点略让人在意，但除此以外是个和善、热心的人。

“这房子是她的，但她为人一丝不苟，又喜欢打扫，如您所见，虽然房子年头久了些，但没什么毛病，住着很舒适。洗衣机、冰箱之类的电器和家具都留在这里了，如果您愿意，可以继续使用。还能正常使用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如果不需要，我们会负担费用处理掉。”

房租大约是之前住的花畑公寓的**1.5**倍，但即便如此，按这一带的行情也算相当便宜了。夏帆当场决定租下，签了合同。她画的绘本慢慢卖出了一些，也攒下了积蓄。这点房租应该不成问题。

房产中介满意地说：“房东说，因为是她长年居住、有感情家，所以租金可以压低些，但希望尽量租给身份可靠的人。千万不要租给奇怪

的人。对我们这行来说，这种要求挺麻烦的。不过嘛，像你这样身份清楚，房东肯定也会高兴的。你喜欢打扫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夏帆立刻回答。那是谎话（做饭还算可以，但打扫不擅长），但她想着无论如何要尽量把这房子保持干净。在这里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也不坏。

JR武藏境站重建了，检票口当然没有狸猫。不如说，检票口已IC化，无人值守。站前大楼林立，哪里还见得到原野。叔叔年轻时，这里的城镇大概大大发展了吧。夏帆拿出手机，拍下车站检票口和站前景色的照片。“武藏境现在变得这么热闹了哦。”得给叔叔看看。那里早已不是“文明的尽头”了。比起足立区花畑之类，不是要都市得多吗。

夏帆这么一说，“你啊，”电话里，叔叔叹气道，“那肯定是被坏心眼的狸猫骗了。那帮家伙总之非常狡猾，还是小心点好。能让捏造的幻影看起来像真实的现实。可别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睡在野地中央……之类的事情发生啊。”

夏帆说：“狸猫的事暂且不提，托您的福，搬到武藏境总算顺利完成了。是个很舒服的住处，有空来玩啊。”

“去武藏境？不不，饶了我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那种四面漏风的破地方，我可再也不想再去第二次。”

“我说，叔叔，你是不是对武藏境有什么私人恩怨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这偏见也太重了吧。”

“嗯，这倒也是。”叔叔支支吾吾地说。听筒里传来他用手掌使劲揉搓头发似的声音。“我在那儿打麻将被人狠宰了一通，真是倒了大霉。几

乎被扒得精光。要说怨恨，可能多少还留着点儿吧。”

搬到武藏境新家后的第三天夜里，那只食蚁兽出现了。在梦里，或者说在类似梦境的地方，夏帆和食蚁兽面对面坐着。食蚁兽规规矩矩地正襟危坐。一只食蚁兽居然端端正正地坐在坐垫上，那情景着实让人吃惊。蓬松粗壮的漂亮尾巴，郑重其事地盘在脚边。

“你好。”食蚁兽说。

“你好。”夏帆也下意识地回了一句。

食蚁兽说道：“按理说应该先报上姓名，可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名字。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食蚁兽。在世间通常被称作大食蚁兽的那种。我出生在巴西内陆的丛林里，在那里我们主要以白蚁为食。找到白蚁巢，把这条长舌头伸进去，哧溜哧溜地舔食。一次能吃下几千只、几万只白蚁。那是我们的主食，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。”

食蚁兽说着，利索地伸出足有一米长、鞭子似的细舌头，在空中刷地画了个圈，又收回嘴里。那动作柔韧而敏捷。

以白蚁为主食？可是日本有那么多白蚁巢吗？夏帆心想。

“是的，没错。很遗憾，日本这个地方，白蚁不像巴西那么多。”食蚁兽点点头，“所以我们适应了新环境，身体被改造得即使不吃白蚁也能活下去。不过，要是附近看见蚂蚁窝，还是会立刻舔得干干净净。但日本普通的蚂蚁不像巴西白蚁那样美味。巴西的白蚁个头大，一口咬下去，啵噗地爆开，还带着股甜味。”

食蚁兽眯起眼睛，仿佛在回味巴西白蚁的味道。

这食蚁兽能读取人心啊，夏帆心想。

“嗯，我们食蚁兽是通过读取对方的心思来对话的。”食蚁兽睁大圆溜溜的眼睛说，“不是靠语言交流，而是将思绪整个打包，直接传达。因此，我们之间不存在语言障碍之类的东西。”

梦境中，夏帆双手捧着茶杯，喝着温热的绿茶。食蚁兽手里没拿任何东西。它那细长的、像嘴一样的喙，大概不适合用茶杯喝茶吧。是不是该招待它点什么？用细长的玻璃杯能喝的？

“不了，请不必费心。”食蚁兽微微摇了摇头，“只要夏帆小姐您这样搬到武藏境来，我们就已心满意足了。”

我们就？夏帆心想。是复数？

“是我和丈夫。”食蚁兽读着夏帆的心思，说道。

“您结婚了啊？”

“是的，结婚很久了。久到连多少年都搞不清了。我们食蚁兽不擅长数数。不过，总之漫长岁月里，我们夫妻同甘共苦，一路走来。顺带一提，我们食蚁兽严格恪守一夫一妻制。在食蚁兽的世界里，和各位人类不同，不存在分居、离婚之类的事。一旦缔结，便至死都不会分开。不，岂止如此，就算其中一方先去世，婚姻也会照样维持下去。留下的那一方绝不会再婚。说句有点自大的话，那是对爱的亵渎。”

夏帆默默地听着它说话。

食蚁兽的太太说道：“本该我们夫妻一同登门致谢的，可我家先生实在太过内向羞怯，说什么也不肯在人前露面。所以今晚，只好由我独自前来叨扰了。”

“致谢问候？”

“是的，不瞒您说，我丈夫和我，是跟着您一起从花畑搬来武藏境的，现在就住在您这房子的地板底下。”

“地板底下？”夏帆不由地将目光投向榻榻米。

食蚁兽的太太说：“是的，正是如此。这件事本来应该一早就好好向您说明的，只是难免有些忙乱，事情一桩摞着一桩……不过，我们一直非常小心，不发出多余的声响，安安静静、悄没声儿地过日子。所以我想，应该不曾给您添什么麻烦。”

“不，没什么麻烦。”夏帆说，“我完全没注意到地板底下有什么——有什么人住在那里。因为实在太安静了。”

当真如此。一入夜，这附近便如万物死绝一般，沉入深深的静寂，听不到一丝声响。简直像在深深的海底。安静得过了头，反而叫人难以入眠。地板底下有东西栖息的迹象，连一丁点儿也察觉不到。

“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食蚁兽仿佛真的松了一口气，把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了一圈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是武藏境呢？”夏帆鼓起勇气问道，“为什么您要劝我搬到武藏境来呢？”

食蚁兽的太太为难地深深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“要跟您解释这件事，实在非常困难。因为我们食蚁兽的感觉构造，跟你们人类的实在是大相径庭。要说明这种不同，话就太长了。巴西充满悲哀的历史啦，生命根本的意义啦，进化的来龙去脉啦，时间的定义啦，这类麻烦事也免不了要牵扯进来。就算花很长时间，我恐怕也解释不好。说来惭愧，我尤其不擅长把事情条理分明、合乎逻辑地讲清楚。相比之下，我丈夫不论什么事，都很擅长分析和说明，所以，要是他能从头到尾向您解释一番就好了，可是，如我刚才所说，他那性格实在内向到了极点，根本没法从地板底下出来。这真是太丢人了。”

夏帆不知说什么才好，便默不作声，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小口已经有些温吞的茶。

“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食蚁兽的感觉构造是非常特殊的。就像我们的舌头，形状和功能都非常特殊一样。这一点请您务必理解。说得极其简单的话，在我们食蚁兽这里，未来啦，现在啦，过去啦，这类时间的区分，并不那么分明。因此，为什么您必须急匆匆地从足立区花畑搬到这武藏境来，我只能解释作，因为知道应该这样做而已。”

夏帆努力去理解食蚁兽的话，但结果仍是一头雾水。

“也就是说，您能看到未来？”夏帆问道。

食蚁兽的太太摇了摇头。“不不，不是那样的。我们没法预测未来，我们没有那么了不起的能力。只是我们无法很好地区分未来、现在和过去罢了。它们互相暗示着，混杂在一起，同时存在于我们内部。”

简直像猜谜，夏帆想。即便得到几道解谜的线索，也几乎派不上实际用场。线索本身，被谜题的本体滑溜溜地吞没了，而且就这么变成了谜题的一部分。

“对不起，”食蚁兽太太直视着夏帆的眼睛，抱歉地说，“我的说明太差劲了，反倒把事情搅得更难懂了。”

“不过，总而言之，我必须离开花畑这件事，两位是知道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，”食蚁兽说，“正是如此。实际上，您必须尽快离开花畑，因为有危险正在逼近。”

“危险？什么样的危险？”

食蚁兽太太轻轻垂下眼睛，然后说道：“具体细节我无法向您阐明。不过，我丈夫时常听到那东西逼近的声响，尤其是在寂静的深夜。我听不出那声音，但我丈夫有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。”

“您丈夫听到的，是什么样的声音？”

“巨大的引擎声，咚咚……那种低沉的机械声响，仿佛巨大心脏在跳动，令人不安。那似乎是一辆大型摩托车的引擎声，我丈夫是这么说的。尽管他这么说，我的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。”

“大型摩托车？”

“我们对摩托车不太了解。毕竟是在巴西内陆的丛林里长大的，对这类新式机械几乎一无所知。不过我丈夫比我懂得多，他说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大型摩托车的引擎声，是一种特别的类型。起初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但我丈夫说它似乎在逐渐接近您的住处。而且，那东西对您来说恐怕不是友善的存在。”

夏帆说：“也就是说，您丈夫从中听出了某种不祥的东西？”

食蚁兽点点头。“是的，我丈夫向来擅长感知不祥的、不安稳的东西。多亏如此，我们至今多次在危急关头死里逃生。要知道，巴西的丛林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危险，活下来并不容易。”

关于“大型摩托车的引擎声”，夏帆心里有头绪。

她说：“到这一步我已经明白了，您丈夫一定拥有非凡的听力。可是，为什么目的地偏偏是武藏境呢？”

“关键就在这里。”食蚁兽说着，用右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膝盖，“我丈夫生来就有一种能力，能够在丛林里探明何处是安全之地。我们食蚁兽，虽然体型还算比较大，也有锐利的爪子，但爪子原本是用来挖洞的，并不是用来战斗的。如果遭到凶残的美洲豹伏击，根本不堪一击。因此对我们来说，确保一处安全的场所，是最重要的事。而我丈夫，比谁都更擅长找出这样的安全之地。”

“那么，对我来说这次的安全之地，就是武藏境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我丈夫摊开东京的地图，对着它默默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‘就是这里’。接着，他用那又大又尖的爪子，直直地指向了武藏境。”

“然后您二位也和我一起，从花畑搬到武藏境来了，对吧？”

食蚁兽又轻轻垂下眼睛。“是的。因为对您有利的事情，同样也是对我们夫妇有利的。”

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有好处的事，对你们食蚁兽夫妇也是好事呢？夏帆本想这么问，可转念一想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情况太过神秘，而且错综复杂。就算再追问下去得到回答，随之而来的新信息自己也未必消化得了。她已经渐渐厌倦了反复思索。脑袋不太灵光了。总之，眼下食蚁兽夫妇和我，似乎利害一致（虽然不知为何）。或者说，我们似乎共同分担着某种危机。也罢，暂时这样不也挺好吗。

“那么，”夏帆开口问道，“搬来武藏境以后，那个摩托车的引擎声就听不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丈夫说已经听不到了。当然，这是指到目前为止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“可万万不能大意。”食蚁兽太太语气严厉地说，“美洲豹那家伙执念极深，而且聪明得惊人。它们专挑我们觉得‘这下安心了’，松懈戒备的那一刻，突然发起袭击。在丛林里，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”

在丛林里，夏帆心想。

就在这时，食蚁兽太太消失了。不，是一切瞬间都消失了。回过神来，房间里已是一片明亮，夏帆正躺在被窝里。窗帘缝隙间透进耀眼的阳光，庭院树枝上传来鸟儿热闹的鸣叫。是清晨。嘴里干得仿佛吞

下了一整片小沙漠。她从被窝里出来，走进厨房，咕嘟咕嘟连灌了三杯冷水。口渴得到缓解，这才终于舒了口气。

那是一场梦吗？夏帆坐在厨房餐桌前，用指尖缓缓揉着太阳穴，向自己发问。

她无法认为那是梦。若说是梦，情景的细节未免太过真实而鲜明，自己和食蚁兽太太之间漫长的对话，也能原原本本地一一回想起来，顺序丝毫不乱。即便时间流逝，那些记忆也没有淡去，反倒似乎越来越清晰。寻常的梦境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。

然而她也无法认为那是纯粹的现实。说是现实，事情又过于离奇。为什么巴西丛林的逻辑，非得原封不动地带到东京来？食蚁兽丈夫当真听到了大型摩托车的引擎声吗？他又是否明白那意味着什么？说到底，食蚁兽夫妇究竟为什么离开巴西丛林，住进环境截然不同的武藏境独栋房屋地板下呢？过去、现在与未来混杂在食蚁兽的意识里，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？越想越弄不明白。

无论如何，夏帆再也不想听到那摩托车咚噙、咚噙……不祥的引擎声了。也不想再看到那个可能骑在上面的男人的脸。一听到那声音，她胸口的心跳就变得又快又猛，额头微微渗出冷汗。不管那是梦还是现实，只要食蚁兽夫妇能敏锐感知并阻止那摩托车男靠近，对夏帆来说就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无论是梦是现实，食蚁兽夫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夏帆决定这样认定。他们毫无疑问就在那儿。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但大概就相当于她的守护神吧。是为了守护她，才不远万里从巴西丛林被送到武藏境来的。尽管这说法不合逻辑，但一旦拿定主意，心里竟意外地安稳了。夏帆重新钻进被窝，闭上眼睛，然后一直酣睡到午后。

那天午后，夏帆从檐廊下到庭院，弯下腰，几乎趴下身子，朝廊下的通风口里张望。深处一片漆黑，吸入的空气带着股霉味。她本想用手电筒照一照里面，可转念一想，那样或许会让食蚁兽夫妇感到不适，便作罢了。他们肯定就躲在那里，避开旁人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。偶尔为了换换心情，吃掉周围的蚂蚁（尽管看起来对不是白蚁有些不满足），丈夫则侧耳倾听摩托车的引擎声。这样不也挺好吗？他们就在那里。由他们去吧。

两周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夏帆每天花时间在住处附近散步、探索，把能买到日常必需品的地方一一记在脑中。虽然到有超市的商业街有些距离（巴士两站地），但近处有家较大的便利店，应付简单的日常需求似乎不成问题。去到商业街，就有荞麦面馆、带复印机的文具店、看起来不错的面包店和西点铺、杂货齐全的百元店、专做外卖的熟食店，还有连锁药店。单就购物方便而言，或许比足立区花畑更适合居住。总之，随心所欲地从一条街逛到另一条街，探索新生活环境的过程很有意思。虽说是在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独自生活，倒也没觉得特别不安。夏帆是独生女，从小习惯独处，不以为苦。安静的孤独对她而言，就像相识多年的老友。要是往后还想要朋友，到时候养一只猫也不错。

想起叔叔那句“千万别被狸猫给骗了”的忠告，夏帆一个人噗嗤笑出声来。真是的，到底哪里会有狸猫啊，叔叔。如今的武藏境，连一片原野都不剩了嘛。

那两周里，食蚁兽太太一次也没在夏帆面前现身。深夜屏住呼吸凝神细听，地板下也听不到任何声响。安静——安静得过分。实在难以想象那下面住着一对大食蚁兽夫妇。我看到的，果然还是幻影吧——不由得这样怀疑。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在无意识中召唤出了一只食蚁兽。可是，食蚁兽太太的模样，还有她说的话，都那么逼真具体。

说实在的，夏帆不觉得自己潜意识有那么深，也不认为自己想象力有多强。我只是个极普通的、随处可见的平凡人。虽然姑且念过美术大学，靠画插画和绘本谋生，但作为创作者并不具备出众的资质（她这么认为），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家。看到那样细致丰满的幻影——而且不止一次，反复看到——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对，那不是幻影。也不是梦。食蚁兽太太确实就在那里。这点毫无疑问。夏帆这样想。

两周过去，食蚁兽太太仍未现身时，夏帆翻开素描本，开始画新绘本的草稿。故事讲的是一对感情和睦的食蚁兽夫妇，遭到残忍的美洲豹追杀，离开巴西丛林，移居到日本。然后，他们在武藏境某栋独栋住宅的地板下生活。

把食蚁兽的样子画下来并不难。因为才见过真身，能清晰准确地回想起它的模样。蓬松的尾巴，锐利的大爪子，圆溜溜的黑眼睛，还有那宛如活鞭一般柔软电动的长舌头。

在那之后的故事该如何发展，夏帆完全没有规划。她只写到了食蚁兽夫妇在武藏境某栋独栋住宅的地板下安了家，却无法再往下推进。他们为什么选择移居日本（那里白蚁并不多），又为什么非定居在武藏境

不可，这些理由她也无从解释。无论怎么绞尽脑汁，都想不出一个像样的故事来。不过，到此为止的情节展开倒是相当有趣。食蚁兽的画也画得很好，尤其是食蚁兽太太的表情和动作，生动得连自己都佩服。翻开绘本的孩子们，一定也会喜欢上食蚁兽吧。说不定还会去动物园看真正的食蚁兽呢。

至于食蚁兽丈夫，因为还没见过真身，只能凭想象去画。在她的书里，食蚁兽丈夫身材高大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叼着胡桃木烟斗。当然，真实的食蚁兽丈夫大概不会是这样，想必也不会抽烟。但为了在绘本中区分雄食蚁兽和雌食蚁兽，一定程度的外形夸张是必要的。

“我刚开始画一本以食蚁兽为主角的绘本。”夏帆在电话里告诉关系要好的编辑町田。

“食蚁兽？”町田的声音透着意外，“怎么会想到画食蚁兽呢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就是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食蚁兽的样子。一对感情和睦的食蚁兽夫妇的故事。”

“那对夫妇有孩子吗？”

“好像没有。”夏帆略一思索后说，“或者说，至少目前还没有。”

“画好了要告诉我哦，我很期待。”

和町田谈完后的第三天，食蚁兽太太便现身了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食蚁兽太太说，“我一直尽量不打扰您。看您好像一直在工作。”

食蚁兽太太和上次一样，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坐垫上，很有礼貌。夏帆也像上次那样，喝着茶杯里已经变温的茶。

“我丈夫每晚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，据说那个摩托车声已经听不到了。”

食蚁兽太太说，“看来这里是可以安心的地方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夏帆说，“请代我向您先生问好。”

“谢谢。我会转告的。”

“地板下住得还舒服吗？”

“不坏。当然，和丛林相比地方是小了点，因此有诸多不便，但附近没有凶恶的美洲豹，托您的福，我们能安稳地睡个好觉。对我们夫妇来说，这比什么都值得庆幸。”

“恕我冒昧，请问您二位有孩子吗？”

“曾经有两个孩子。”食蚁兽太太语声里含着深深的忧伤，“可是，就在我一时疏忽移开视线的工夫，都被凶恶的美洲豹吃掉了。那是半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夏帆说。实在是可怜。

“这也是原因之一，我们下决心离开巴西丛林。毕竟是出生的故乡，离去自有不舍，但我们不想再遭遇那样的惨事了。”

夏帆默默点头。她想，美洲豹大口大口吞吃食蚁兽幼崽的情景，恐怕不适合画进给小孩看的绘本里吧。在丛林里或许稀松平常，但视觉上太过残酷了。

“老实说，今天是有事想求您，这才厚着脸皮前来打扰。但愿没有妨碍您工作。”

“哪里，请别担心。眼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。”夏帆说。

“是关于白蚁的事。”食蚁兽太太简洁地说，然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嗯。”夏帆反射性地应道。

食蚁兽太太垂下眼睛，叹了口气。那是一声很长很长的、仿佛从身体深处挤出来的叹息。

“我倒无所谓。”太太说，“就算吃不到白蚁，也能想开些认命。吃些能找到的代用食品也能活下去。”

代用食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夏帆心里疑惑，但还是决定不插嘴。

“可是我丈夫呢，一吃不到白蚁，就打心底里觉得痛苦悲伤。我以前也说过，在日本找白蚁不容易，就算找到了，大小和风味也远比不上巴西的白蚁。每天他都要叹息好多次。‘唉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真想再尽情吃个够那种汁多味美的巴西白蚁啊。’然后他一想起来就咻溜地舔舌头。可是我已经不想回巴西了。邪恶的美洲豹抓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，把他们吃掉了。两只同时一口吞的。而且现在还在伺机盯上我们俩。丛林就是这么回事。不管我丈夫怎么说，那种地方哪能还慢悠悠地回去呢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‘丛林的法则’——这么说来，那个摩托车男讲过弱肉强食的世界。不对，是关于食物链来着？

“可是，天天听着丈夫的哀叹，作为食蚁兽的妻子，实在让我心痛。”食蚁兽忽地伸了伸它那气派的尾巴，说道，“只要能做到，我总想帮他想想办法。”

夏帆还没看清话题会走向何方，只是微微点头。

“想帮他想想办法……这是我的真心话。毕竟我们俩是一体的。”

两只一体。夏帆想象着食蚁兽夫妻紧紧相拥而眠的样子。那看上去大概会像一个黑色、毛茸茸的大球吧。分不清哪是脸哪是尾巴。要画成画说不定挺难的。

“所以，我有个不情之请想恳求您。”太太说。

“恳求？”夏帆用毫无起伏的声音重复道。

“这事真的很难开口，我求您的事，大概会触犯这个国家的法律。”

“触犯法律？”

“是的，绝不是犯罪之类的严重事情，但也不能说是符合法律。其实，有样东西我想请您替我运送一下。本来应该由我去取的，可您看我这个样子，是食蚁兽，不能大摇大摆走在街上，也不能坐公交车。要是那么干了，马上就会被人发现，报警抓走。然后大概会用套索或麻醉枪把我控制住，送去动物园。要是我被送进动物园关进笼子，我丈夫就孤零零一个了。无论如何，这种情况都必须避免。您说对吧？”

“所以，就是让我替你去取那个东西——是这么回事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使劲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正是这样。我知道这是个非常厚脸皮的请求。可是对我们食蚁兽夫妻来说，在这片地方，除了夏帆小姐您，没有一个人能依靠。”

确实，食蚁兽要坐公交车是挺难的，夏帆想。“可是，运送那个东西是违法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正是如此。只可惜。”

“那么……那个东西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白蚁。”食蚁兽太太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白蚁。”夏帆重复对方的话。

“不是活的白蚁。不用多说。”食蚁兽太太说，“是死的白蚁。巴西的白蚁。用油浸着，装在瓶子里。当然不如新鲜活白蚁好吃，但也能享受

相应的风味。可是把它带进日本是不允许的。因为巴西白蚁不符合这里的食品卫生法。不过有业者通过地下渠道偷偷进口。”

夏帆暂时打断了食蚁兽太太的话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等一下。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话，您说进口，到底是谁需要巴西白蚁的油浸品呢？”

“或许喜欢吃巴西白蚁的，不止我们食蚁兽。人类里头，似乎也有不少人怀有与众不同的嗜好。”

“你是说，在日本，有人喜欢吃油浸白蚁？”

食蚁兽太太静静地摇了摇头。“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推测有可能如此。有需求，自然就有供应。总之，有人在暗中向日本供应瓶装白蚁，也有人购买。这大概可以称作走私违禁品吧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想让我去取？”

食蚁兽太太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承蒙你的好意，实在难以启齿，但若能如此，我将感激不尽。”

当然，运送走私的违禁品，夏帆是极不情愿的。若是携带时被警察发现，肯定会惹上麻烦，甚至可能被捕。不过，那毕竟只是死白蚁的油浸品，不同于炸弹、自动步枪、海洛因等危害社会的东西，应该不会遭到重罪追究。而且，夏帆也想，如果可以，希望能帮上食蚁兽先生的忙。因为不管怎么说——如果太太所言属实——他为了不让那个摩托车男接近夏帆，每晚都竖起敏锐的耳朵，仔细倾听动静。

“那么，这瓶装白蚁在哪里能拿到呢？”夏帆问。

“嗯，在武藏境车站附近就能拿到。”

武藏境车站附近？夏帆一时语塞，然后说：“居然这么近？”

“是的，碰巧，这家进口商的一个据点就在武藏境。”

不，这大概不是偶然吧，夏帆想。瓶装白蚁走私商的据点碰巧就在武藏境，未免也太过凑巧了。这多半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。食蚁兽夫妇为了拿到瓶装白蚁，才把夏帆引到武藏境来的吧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夏帆也不打算去追究。因为不管食蚁兽他们的动机如何，她出乎意料地很喜欢武藏境这片新土地，也很喜欢那栋独栋新居。而且，夏帆对食蚁兽太太也隐隐生出了几分好感。

食蚁兽太太告诉了她那个“进口商据点之一”的地点。它位于武藏境车站附近一条商业街的正中央附近，是一条被新建大楼挤压，正缓缓走向衰退的旧商业街。

“那家店，是专门磨菜刀和剪刀的。”食蚁兽太太一边用粗大的爪子拘谨地摩擦着榻榻米的边缘，一边说。“那是家小得几乎会被忽略的店，但店外挂着一块写有平假名‘とぎや’的漂亮招牌。没有什么商号之类，就只是‘とぎや’。不过，与此同时，店里也暗中经营着几种违禁品。所以去那里的时候，请一定带上菜刀或剪刀，请他们帮忙磨一下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了。到这里，您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想我明白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还有，去那家店请在天黑之后。这是对方的强烈要求。他们不希望有人在大白天光顾，看来是一群十分谨慎的人。另外，即使收到东西，也不需要付钱，那方面已经事先谈妥了。”

夏帆心想，这安排得也太周到了。不过那些费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瓶里装的是白蚁，成本大概很低，但毕竟是瞒过海关运进来的违禁品，考虑到风险，价格应该不会低。食蚁兽夫妇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吗？

“那我该什么时候去那家店取货呢？”夏帆问道。

“货已经送到那家店了。您方便的时候随时可以去取。”

“不过，还是越快越好吧？”

食蚁兽太太微微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（那是夏帆第一次看见她微笑）。

“是的，老实说，是这样的。我丈夫正望眼欲穿地盼着瓶装白蚁的到来呢。”

两天后，星期一傍晚，夏帆乘公交车到武藏境站，然后走了一小段路，来到了食蚁兽太太告诉她的那条旧商业街。她肩上挎着一个大号帆布挎包。那是她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用来装画材的包。她忘了问食蚁兽太太瓶装白蚁的大小和重量。虽然估计不会很大，但为防万一，还是准备了一个大号结实的包。

商业街约三分之一的店铺已经关张，灰色的卷帘门面无表情地垂着。仍在经营的店铺也看不出有多少生意。不过其中有家干货店和一家酱菜店，货品看上去挺齐全，本想买点什么，可一想到要把买来的食物和瓶装白蚁放进同一个包带回去，只得作罢。

她被告知的那家店，果然位于商业街正中央附近。门面很窄，是个几乎会被忽略的不起眼的店面，不过正如食蚁兽太太所说，只有那块刻着“とぎや”的木招牌，与店面不相称地又大又气派。除了这块招牌，门口只敷衍似的贴了张纸板，上面写着“菜刀、小刀、剪刀及其他各类刀具，均可研磨”。怎么看都不像是家认真做生意的店。

夏帆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嘎啦嘎啦地拉开那扇关不太严实的木板门。一进店里，便隐约听到了耳鸣声。大概是因为太安静了。或许是天花板上那盏老式日光灯持续发出细微的噪音。进门正前方有个小陈列柜，

里面摆着各种尺寸的菜刀。大概是在研磨客人带来的刀具的同时，也顺便销售商品吧，但每一件看上去都像是多年无人问津的存货。看不到类似研磨台的东西。那样的作业大概不在店面，而是在店里面看不到的地方进行。

“不好意思，有人吗？”夏帆试探着向里面问了声，语气很是客气。

没有回应。没人出来。

“请问有人吗？”夏帆放大了声音。

依然没有反应。

夏帆不知如何是好，四下张望着，发现陈列柜边上放着一个手摇铃。那是个老式铃铛，像是过去大家庭或宿舍里用来通知大家开饭时用的那种。夏帆拿起来看了看。握把和金属部件上都有被长久使用过的痕迹。她试着在空中轻轻摇了摇。结果，一阵冒失得令人吃惊的巨响回荡开来。

沉默了一阵，然后从里间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醒来开始活动。接着，那扇胶合板的简陋隔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一条窄缝，一个男人扭动着身子似的出现了。是个高个子瘦男人。年纪大概已过七十。头顶几乎秃了，耳朵上方残留的几分头发，像蒙了灰色灰尘的杂草。耳朵又尖又大，鼻孔陡然张开。活像一只从深深的地底爬出来，渴求大量新鲜空气的动物。

那古怪的容貌让夏帆心底发毛。男人的样子勾起了她儿时梦魇的记忆。如果可以，她恨不得立刻冲出店门，飞奔回家，把大门牢牢锁上。但她必须遵守与食蚁兽太太的约定——已经答应过要带瓶装白蚁回去。食蚁兽先生也正盼着这东西呢。她可不能在这里吓得逃之夭夭。

店主模样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条白毛巾，擦着额头的汗。眼下并非大热天，他整张脸上却浮着汗珠。看来方才在店里头干了些费体力的活儿。

“啊，您带了什么刀具吗？要磨的东西？”老人将脸上的汗大致擦净后，问夏帆。那嗓音浑厚而清晰，与他的年龄毫不相称。

夏帆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既没带菜刀，也没带小刀或剪刀。虽然食蚁兽太太让她带件刀具过来，可她被各种琐事分了神，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夏帆暗骂自己：怎么这么粗心，这么不机灵。

“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带。”

男人面无表情，直直地盯着夏帆的脸，然后说道：“什么都没带。那么，小姐，您今天光临小店，有何贵干呢？”

被人称作小姐，夏帆的脸不由得红了。因为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她。

“白蚁。”夏帆压低声音说，“我是来取白蚁的。”

“白蚁？”男人歪了歪头，两道粗眉猛地拧成一团，“哎呀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您也看到了，本店专营磨刀具，不经营虫类这些。”

夏帆的脸涨得更红了，脸颊滚烫。该怎么解释才好？总不能说，是受住在自家地板底下的食蚁兽所托才来的吧。

“从巴西进口的白蚁……就是说，瓶装的，我听说贵店有售……所以……”夏帆结结巴巴，试图把事情说清楚。

“听说？”尖耳朵老人问。

夏帆默默点了点头。

“您的名字是？”男人问道。

“我叫夏帆。”

“夏帆小姐？”

“对。夏天的夏，船帆的帆。”

男人又用毛巾擦了把脸。不知何时，那拧紧的眉头已松开了。“哦，既然是夏帆小姐，那确实有一件寄放品。不过里面的东西不是白蚁，是巴西坚果。”

“巴西坚果？”

“巴西坚果营养价值高，还有美容功效，在日本也很受欢迎。只在南美才能采到，相当珍贵。”

大概是伪装成巴西坚果，把白蚁偷偷运进来的吧。“那么，我就收下那些巴西坚果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虽然不是白蚁。”店主说，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这样就好。”

店主双唇抿得紧紧的，拉成一条直线，又端详了夏帆的脸好一阵子。仿佛要将她面容的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记忆里似的。接着，他说：

“听好了，白蚁这个词，再也不准说出口。这个词在这儿不合适，很不恰当。而且，要是您下次再来，务必带上一把菜刀或是小刀。这是这里的规矩。您明白了吗？”语气活像在训诫一个笨学生。

“明白了。”夏帆缩着身子答道，“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对不起。”

店主似乎很大方地接受了她的道歉。然后他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打开胶合板门，走进店内深处。夏帆一个人被留在那里。腋下渗出了汗。她心想得冷静下来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（虽然没什么用）。陈列柜里的刀具仿佛代替店主，毫不松懈地监视着她，似乎在说：这个呆滞的丫头，稍不注意又会干出什么错事来。

大约过了十分钟。这段时间里，店内深处没有传来任何声音。凝神细听，在深沉的寂静中，那个微弱的耳鸣声——咿咿咿——又回来了。夏帆觉得那耳鸣是不祥的征兆，就像携带着病菌从窗缝钻进来的虫子的振翅声。

回到店里时，店主抱着两个纸箱。每个大约长宽二十厘米，高三十厘米。他轻轻将它们并排放在陈列柜上。纸箱上印着似乎是商品名和注意事项的文字，但那些文字好像是希伯来语。夏帆当然看不懂写的是什么。不过，里面装的无论是白蚁还是坚果，明明应该是从巴西运来的货物，为什么上面印的是希伯来语呢？

“来，请拿着这个。”

“那，请问，需要签名或付钱吗？”夏帆为慎重起见问道。

店主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眯起眼睛，微微摇了摇头。那眼神仿佛在说：不需要那些。货已经交了，拿着快走吧，尽快从我眼前消失。

店主最后说：“有点重，请注意千万不要掉在地上。而且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处于何种状况，绝对不要打开箱子。不准割断或者撕掉胶带封条。绝对不准。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夏帆说。

夏帆把两个箱子塞进带来的帆布包里。拎起来一试，正如店主所说，箱子比看起来要重。是一种莫名而神秘的重量，是她从未经历过的类型。不管怎样，带大一点的袋子来是对的。仿佛事先量好似的，两个箱子严丝合缝地收进了包里。她挎起包，打开不灵活的板门，出了“磨刀店”。她一次也没回头，但能感觉到店主在背后紧紧盯着她的身影。背上感受到锐利的视线，隐隐刺痛。腋下出的汗现在已变得湿冷。

在站前等巴士时，夏帆心想，那个长着尖耳朵和粗眉毛的奇怪男人，其实什么都一清二楚。关于白蚁的事，关于食蚁兽夫妇的事，大概还有关于我的事。

回到家，把沉重的包从肩上卸下，夏帆思忖着，该怎么把箱子交给食蚁兽太太呢。食蚁兽太太想见我时，会在梦里（或是类似梦的东西里）现身，我却不能主动去见她。来往始终是单向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只能等着食蚁兽太太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既然她丈夫等这货物等得焦急，她应该不会隔太久才出现的。毕竟她想尽快拿到手，给丈夫吃吧。大概明天早上就会来。

然而，两个纸箱在家里放上一夜，让夏帆心生不安。比如半夜箱子忽然打开，肥大的白蚁从里面涌出，一只接一只爬出来……这样恐怖的画面闪过她的脑海。不管怎样，在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的情况下，与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同处一个屋檐下，她实在没法入睡。得想办法放到外面去。可是，放哪儿呢？她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抱起两个箱子，拿到檐廊上，将它们并排摆在那里。她能想到的地方，就属这里最合适。檐廊虽在屋外，却有屋檐在上方伸展，而且夜空晴朗，看得见明亮的星星。夜里大概不会下雨，不会打湿箱子吧。而食蚁兽们，应该会在夜里发现这些箱子。夜晚，正是它们从地板下爬出来、悄悄活动的时间。

夏帆比平时更仔细地锁好家里的门窗。不管锁得多严实，假如箱子里装着活白蚁，它们大概还是会从某处缝隙钻进屋里。毕竟这是一栋盖

了很久的木结构房子，再怎么锁，也是处处缝隙。不过，把两个箱子放到屋外之后，夏帆总算稍微安心了些。

时间刚过八点，睡觉还太早。夏帆在书桌前坐下，打开画本，用软铅笔试着画下“磨刀店”店主的脸。必须趁记忆还鲜明时把它画下来。凡是心中留下强烈印象的事或情景，总之先立刻画下来——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就像用写生代替日记。

大致秃顶的细长脑袋。耳朵像蝙蝠那样尖尖竖起，几乎看不到耳垂。额头宽阔，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。眉毛像肥毛虫一样又黑又粗。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，只有眉毛频繁活动，微妙地变换着位置。双眼细长，眼球谨慎地藏深处，从外面很难看清。接着是横向咧着、大大张开的鼻孔。嘴很小，嘴唇薄得像纸做的。夏帆重新仔细端详自己画出的男人的脸。怎么看都是一张不可思议的脸，她想。像是用剩下来的零件硬凑出来的一张脸。总之极不协调，可那张脸整体却透出一贯到底的独特意志，毫不动摇。

夏帆表情严肃地端详了好一会儿那幅画，细细审视画得如何。虽说是自己画的，但画得很棒，和那男人的脸一模一样。她从小就擅长迅速而准确地抓住人物的面部特征，学生时代的人物画总是得高分，大概靠画肖像画也能谋生吧。可是，那男人的肖像画越出色——越像本人——就越让她感到不安和烦躁。

这幅画能用进正在创作的食蚁兽绘本里吗？能把它编进故事里吗？处理得好的话，说不定会成为故事里有趣的亮点。不对，究竟会怎样呢。这男人独特的相貌，可能会吓到小孩子，说不定还会有孩子梦到那张脸。

夏帆合上画本，去洗手间用肥皂洗净沾了铅笔灰的手，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瓶，将酒倒进杯里。虽然还没吃晚饭，却没什么食欲。也不是不饿，只是想不到什么想吃的东西。硬要说的话想吃冰激凌，可冷冻室里只有制冰盘和保冷剂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夏帆走到外廊一看，放在那里的两只箱子不见了。食蚁兽们似乎趁夜找到了行李，已将它们搬走。夏帆松了口气。哎呀，这下总算和那两个莫名其妙的箱子摆脱关系了。里面装的究竟是瓶装白蚁，还是像“磨刀店”店主说的那样是巴西坚果呢？不管怎样，她只是遵照食蚁兽太太的嘱托，按吩咐去做了（虽然忘了带刀去）。责任已经尽到。那两个箱子里装着什么，并非她该操心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食蚁兽们打开箱子查看，并对结果感到满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答案很快就揭晓了。

食蚁兽太太是在那天近午时分出现的。她坐在外廊上。那光景怎么看都不是梦，也不是幻影或白日梦，无疑是现实的一部分。夏帆在院子里晾完衣服，回过头时，食蚁兽太太已坐在洒满阳光的外廊上。

“今天真是个洗衣服的好天气呢。”食蚁兽太太说。

夏帆大吃一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她抱着装过衣物的篮子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大白天就这样出现在现实世界里，要是被人看见可怎么办？人家会说那户人家有食蚁兽，很快就会成为左邻右舍的谈资吧。

食蚁兽太太似乎毫不在意这些，沐浴着初夏的阳光，看上去舒服极了。一直生活在床板下面，大概偶尔也会想这样晒晒太阳吧。

“东西我们昨晚已经感激地收下了。”食蚁兽太太一边用大爪子梳理体毛，一边说道，“我丈夫也非常高兴。这都多亏了夏帆小姐。我们擅自提出请求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取货过程中可有什么不方便吗？”

夏帆说：“倒没有什么不方便，只是店里的人说，箱子里装的不是白蚁，而是巴西坚果。希望里面的东西合乎你们的期望就好。”

“请别担心，”食蚁兽太太说，“箱子里的东西正是我们所期望的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我丈夫说，巴西白蚁的味道果然不一样。哪怕是已经死了、浸在油里的白蚁，吃进嘴里也感觉像活过来了一样。说实话，我丈夫近来身体不太好，体重减轻了，原本有光泽的毛也褪了色，脱落了不少。他为此感到羞耻，老是闷在床下不肯出来。不过，托油浸白蚁的福，他已经恢复了很多精神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”夏帆说。确实比什么都强。要是食蚁兽死在床下，善后可够麻烦的。

食蚁兽太太稍停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此外，据我丈夫说，那个所谓的摩托车声，他完全没有听到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请您放心。目前，在这武藏境之地，您的平稳生活是安然无恙的。”

夏帆默默沉思了一会儿。她有一大堆事想问食蚁兽太太。他们为什么选中夏帆，并接近她？他们是怎么知道存在白蚁走私渠道的？谁支付了进口的费用——是他们自己付的，还是有人替他们付的？然而，问这些大概也得不到具体的回答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一件事，她无论如何都得问清楚。夏帆问道：

“这种交易以后还会继续吗？也就是说，我还得再去那里取‘巴西坚果’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悲伤地摇了摇头。“啊，这也是我无法预料的事。进口白蚁需要极其微妙的调节，并非随时都能进行。下一批商品何时运抵日本，老实说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“可如果下一批货到了，我还是得去那里取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用力点了点头。“虽然难以启齿，但恐怕就是这样。因为除了夏帆你，我们无从依靠。这点务必请你理解。”

“我愿意为你们出力，但我不想做违法的事。要是闹到警察那里，甚至被送上法庭，我的人生将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。”

“是的，对此我们真的非常抱歉。”食蚁兽太太说，“就算你说‘我讨厌这种事，再也不愿做这么危险的活儿了’，我们也无话可说。不过，如果夏帆你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情愿付出任何牺牲，全力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“保护我的安全？也就是说，从那个摩托车男手里保护我吗？”

“大概是的。”食蚁兽太太说着，轻轻垂下了眼睛。“但不仅如此。真抱歉，今后你身边可能还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危险。这些在我们眼中都能看见，就像人们望见远处地平线上涌起不祥的黑云一样。而我们食蚁兽，能凭借食蚁兽的力量设法阻止它，将那黑云驱散到别处去。”

食蚁兽的力量，夏帆心想。虽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，这话里却不可思议地带有说服力，或许包含着某种魔法的成分——巴西丛林里代代相传的食蚁兽魔法……

“我想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恐怕不会在夏帆你面前出现了。”食蚁兽太太语气郑重地说道，“你好像也有重要的工作要做，我不会随意打扰你。我下次出现，要么是来告诉你新的危机正在逼近，要么是那批‘巴西坚果’再次抵达‘磨刀铺’的时候。请你在此之前做出决定吧。尽管看不见身影，也听不见声响，但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家的地板下面。”

只说了这些，食蚁兽太太便闭上嘴，一瞬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仿佛被吸进了空间的缝隙里。此后的世界上，只剩下抱着洗衣篮的夏帆独自一人。

从那之后——正如她本人预告的那样——食蚁兽太太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。夏帆一边完成杂志社和出版社委托的插画工作，一边在间隙里继续画食蚁兽的绘本。一对可怜的食品兽夫妇，他们的孩子被大美洲豹咬死吃掉了。夫妇俩满怀失意地离开巴西丛林，搭货船偷渡到日本。离开生养他们的丛林，失去心爱的白蚁固然难受，但失去深爱的孩子们的悲伤更难忍受。而那只邪恶的美洲豹，仅仅杀死小孩还不满足，这次又盯上了食品兽夫妇。夫妇俩藏在装满巴西坚果的集装箱阴影里，进入了横滨港，然后开始住在武藏境一栋独栋房子的地板下。为什么是武藏境？因为丈夫指着地图，斩钉截铁地宣告：“我们就住在这里。”食品兽丈夫拥有阅读命运的特殊才能。食品兽这种生物大抵天生具备这种才能，但丈夫天生就拥有出类拔萃的强大才能。

夏帆为写到这里的故事配上了相应的插图，效果相当不错。善于交际又可爱的食品兽太太，寡言而内省的丈夫；太太娇小纤细，丈夫高大健壮——人物设定也很成功，一对恩爱和睦的食品兽夫妇。然后是作为反派登场的凶暴美洲豹。然而故事接下来该如何推进，她却想不出好点子。要不要加一段走私白蚁油渍浸制品的剧情？那个“磨刀铺”里阴森森的店主是否应该登场？她十分纠结。虽然这样故事会变得有趣，但夏帆写的是父母读给孩子听的绘本，希望尽可能避开负面话

题。“喂，妈妈，密输是什么意思呀？”——容易引发这类提问的故事，无论多么有趣，首先就不会受到父母和出版社的青睐。

算了，反正也不是必须急着完成的工作。也并非应出版社的约稿而写。只是随性而为，按自己的步调写想写的故事罢了。没必要硬赶进度。

食蚁兽太太再次露面，是距上次见面大约三个月之后的事。难熬的暑气已退，风中微微感觉到秋意。食蚁兽太太和以前一样，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夏帆面前。地点也是同一间宽敞的日式客厅，只是灯光比之前调暗了些。食蚁兽太太脸上隐隐现出一丝阴影，毛色的光泽也不如从前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食蚁兽太太低头说道。

“您还好吗？”夏帆问道。

“嗯，我大体上还算健康，只是外子的身体状况总不见起色。先前吃到白蚁时，还能看到些活力恢复的迹象，但吃完之后，就又卧床不起了。我劝他到外面稍微活动活动，但他害怕外面的世界，迟迟不肯动身。因此，我实在非常担心丈夫的身体。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地方……”

“那样的话，还是找专科医生看看比较好吧？”

食蚁兽太太听了，用力摇头。“不不，那不行。这一带应该没有医生能理解食蚁兽的身体构造吧。让莫名其妙的医生看诊，肯定会弄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毕竟我们身体的很多地方，运作方式都不同寻常。最有效的办法，是采集几种生长在巴西丛林深处的特殊药草，用牙齿细细

嚼烂，咕嘟咕嘟熬成浓浓的药草茶，早晚喂给他喝。但遗憾的是，这种药草在日本是弄不到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“看来还是只能想办法弄到白蚁了。我想只要丈夫吃到白蚁，就能恢复相当多的元气。前几天‘磨刀铺’那边有消息说，瓶装白蚁——也就是他们说的‘巴西坚果’什锦装——已经到货了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……”

“你是想让我再去取一次那些瓶装货吗？到那个‘磨刀铺’去。”

食蚁兽太太重重地点头，幅度之大，让前发垂下遮住了眼睛。“是的，我们只能仰仗夏帆小姐帮忙了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”

夏帆叹了口气，沉思片刻。这期间，食蚁兽太太一直低着头，凝视着榻榻米的边缘。

“好吧，”夏帆下定决心说道，“虽然不太情愿，但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能让您先生恢复健康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食蚁兽太太深深低头，额头几乎贴到榻榻米上。“对我们夫妇来说，夏帆小姐就是救命恩人。日后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。”

报恩的事暂且不提。这样拖拖拉拉地持续违法行为，对你我双方都不好，危险性太大了。如果可以，请让这次成为最后一次。

您说得完全正确。我们必须另想办法，一个更安全的办法。而且，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再和那个‘磨刀铺’的店主有什么牵连了。

夏帆直直地凝视着食蚁兽太太的脸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们是怎么知道那家店的存在的？”

“在食蚁兽的世界里，有类似食蚁兽信息网这样的东西。”食蚁兽太太压低声音说，“全世界的食蚁兽都在互相交换信息。”

“就像互联网那样？”

“也可以那么说，不过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早在互联网这种东西出现很久以前，这样的网络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得知‘磨刀铺’的。”

“你们见过‘磨刀铺’的店主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们并没有实际见过‘磨刀铺’的店主。不过该怎么说呢，就算没有实际见过面，也能感觉到那个人身上有不好的波动。至少我丈夫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必须对那个男人多加小心。”

“不好的波动。”夏帆心想。那正是夏帆自己也曾充分感受到的。

食蚁兽太太眯起眼睛说道：“虽然事出突然，但能请您明天晚上去取《巴西坚果》吗？您明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根本用不着翻看日程表。明天晚上、后天晚上、大后天晚上，夏帆一个安排都没有。

“明天晚上有空。”夏帆说。那声音出乎意料地沙哑，听起来不像自己的声音。一定是别的什么人代替我，配合着我的嘴唇在说话。

“那么就拜托您了，千万拜托您了。”食蚁兽太太用郑重的声音说，“另外，或许是我多事，但夏帆小姐似乎没有足够的菜刀和刀具，我会为您准备几样合适的刀具。请您带上那些，到店里去磨一磨。对方希望这么做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夏帆说。的确，夏帆厨房里用的菜刀和小型烹饪刀，都是量贩店买的便宜货，根本不是值得特地拿到专业研磨店去磨的货色。

食蚁兽太太顿了顿，然后像要确认似的叮嘱道：“那么明天晚上，就照上次的流程拜托您了。可以吗？”

夏帆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食蚁兽太太说：“屡次提出无理要求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不过我丈夫也盼望着这件事，还请多多费心。”

紧接着，食蚁兽太太便消失了。随后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，夏帆仿佛被拖拽进去一般，陷入了深深的虚无睡眠。

像是初秋时分一个静静下着雨的悄然黄昏。夏帆穿上薄雨衣，戴上棒球帽，撑着一把塑料雨伞，走向附近的公交站。她和上次一样，肩上挎着帆布托特包。公交车上坐着一群附近女校的学生，正热闹地说笑着。白色短袖衬衫，灰色短裙，灰色短袜，书包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偶。她们看上去快乐无比。我也有过那样的时光吗？夏帆忽然想到。好像有过，又好像没有。

夏帆从来就不喜欢学校。每天早上起床、换衣服、拿上书包去上学，都让她厌烦得不得了。只有美术课能让她稍微放松一些，其余课程都是煎熬。体育课更是活生生的地狱。不过，她心里清楚，在同学、父母和老师面前，自己必须表现得像是挺享受学校生活。她觉得那是强行摊派给自己的责任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，她自己也不太明白。也许我这个人责任感太强了吧。而要把一件义务当成乐趣来假装享受，绝非易事，自然也不会让人感到愉快。

也许我天生就不懂得如何与旁人保持距离。夏帆这么想。只要我表面上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，周围的人们看了就会心满意足，便会毫不抗拒地接纳我，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。而一旦自己的位置确定下来，之后只要不出差错地守住那个位置就好。结果，她每年都获得全勤奖，保持着不太起眼的学业成绩，也交到了不多不少的朋友。但即便如

此，她对学校的厌恶依然丝毫未变。而且，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可以交心的知心好友。

这么一想，我和食蚁兽们之间，或许还保持着相当有实质意义的关系。尽管我和食蚁兽夫妇之间的物理距离近乎为零（毕竟他们就住在隔着地板的正下方），但我们之间并没有日常的往来。只有食蚁兽太太偶尔会出于需要，在梦里（或者类似现实缝隙的空间里）现身而已。至于她先生，我甚至连面都没见过。然而，我却一直在为他们做着违法的事——运送走私品，而他们则在竭尽全力保护我的人身安全（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）。想想看，这真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奇妙关系，但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互的信任感。

公交车抵达终点站，女学生们都在那里下了车，接着夏帆也下了车。雨静静地下个不停，四周已经渐渐暗了下来。她想，要是可以就这样直接回家该多好。可是已经开始的事，就必须做到底。那便是我现在被赋予的责任。夏帆叹了口气，朝着那家研磨店所在的商店街，慢慢迈开了步子。

武藏境简直就像文明的尽头，住在新小岩的叔叔曾这么说。车站的检票口那里，甚至有只狸猫戴着帽子神气十足地在检票呢。嗯，叔叔，您说得也许一点没错，夏帆心想。毕竟，就连食蚁兽都在买白蚁的走私品呢。

夏帆先把带来的菜刀拿给研磨店的店主看。

那天早上醒来时，这两把用白毛巾包着的菜刀就放在了枕边。是食蚁兽太太替她准备的。一把是切菜刀，另一把是出刃刀，两把看起来都经过长年累月的使用，木制刀柄已经微微发黑。看得出平时没怎么保

养，刀刃都钝了。食蚁兽太太究竟是从哪里找来这些东西的呢？夏帆心想，但愿不是从邻居家的厨房里偷来的。要是再添上一条盗窃罪，那可真是惨不忍睹了。

耳朵尖尖的高个子店主解开毛巾，把菜刀一把把拿起来，在荧光灯下像个专家一般，从各个角度仔细检查。他用指尖轻轻抚过刀刃。然后，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在学生的答卷上给个还算及格的分数那样，他短促地点了一下头，用毫无起伏的平淡声音说道：“保养确实疏忽得厉害，但这刀是以前做得规规矩矩的好刀，只要好好磨一磨，就又会变得锋利无比。没错，会锋利得让你吃惊。”

“拜托您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我到里面去磨刀，你就在这里等着。我想花不了太长时间。”

店主这么说着，打开一扇廉价胶合板门，手里拿着用毛巾包好的两把菜刀，消失在店里头。夏帆和上次一样，一个人被留在了店面里。店里异常安静，于是轻微的耳鸣又回来了。夏帆想坐下，但没看到椅子。陈列柜里头放着一张简陋的凳子，但那大概是店主自己坐的吧。夏帆站着靠在墙上，双臂抱在胸前。不知从哪里的缝隙，一股冷飕飕的雨水气味悄悄渗进店里。

墙上挂着的大圆钟也全然无声。黑色的秒针无声无息地、顺畅滑过似的在表盘上转动。转一圈恰好花六十秒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但夏帆觉得，那究竟是不是准确无误的六十秒，很值得怀疑。不光是钟，这店里摆放的所有东西，似乎都在巧妙地想要骗过她。而陈列柜里排列的大大小的刀具，和上次一样，纹丝不动地、静静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仿佛在无声地警告：别做什么无聊的举动。夏帆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她快要打出喷嚏，便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，静静地轻轻擤了擤

鼻子。还是到此为止吧，她重新这么想。这种阴森可怕的地方，我再也不想踏进来了。不好的振动还是别靠近的好。哪怕是为了帮地板下的食蚁兽夫妇。我大概是责任感太强了吧。因为这个，有时候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都搞不清楚了。

店主消失在里间后，过了大约十分钟，门还没有打开。门那边听不到任何声音。工作间应该没那么大，门也很薄，就算稍微听到点磨刀的声音也不奇怪啊。

不久，店主拿着用毛巾包好的菜刀回来了。他把毛巾摊在陈列柜上，把两把菜刀并排放上面。菜刀干净得认不出来了，而且变得非常锋利。原本钝黑了的刀刃，打磨得闪闪发亮，就像牙膏广告里那样。不管怎样，作为一个专家，研磨手艺看来确实不错。

“变得非常锋利了，”店主面无表情，却暗自带着几分自豪地说，“请一定小心使用。要是还按以前的感觉来用，马上就会切到手。太锋利的刀具，刀刃仿佛会自个儿动起来似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夏帆道了谢。不过说实话，菜刀变成什么样，她才不在乎。说到底，这甚至不是她自己的东西。

店主像竹节虫的腿一样窸窣窸窣地动着十根长长的手指，把菜刀照原样用毛巾紧紧包好，然后把它推到夏帆面前。接着，他像刚刚想起来似的说：

“啊，对了……您需要巴西坚果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夏帆回答。

店主像是在确认什么似的，就那样站着，凝视夏帆的脸。夏帆觉得自己在被试探，为了不输给他，便也直视回去。但过了一阵，她有奇

妙的感觉：从对方眼窝深处，不是他本人的另一双眼睛，正在紧盯着自己。那双别人的眼睛，似乎在那片黑暗深处放射着锐利的光芒。那是种难以形容的、带着不可思议色彩的光芒。最接近绿色，但和夏帆知道的任何一种绿色都不一样。无论怎么费心调配各种颜料，也不可能生出这样的颜色。夏帆感到后背一凉，便假装看手表，移开了视线。胸腔里，心脏发出咣当咣当的、仿佛在催促她的陌生声响。那声音，就像用木槌使劲敲打古钟。

不好的振动。

过了一阵，店主紧紧闭上眼睛，然后慢慢睁开。当他睁开双眼时，那骇人的光芒已经从那里消失，变回了普通的眼睛。

“都准备好了。”店主说着，又消失在胶合板门后。这次没花多少时间，不一会儿，他便抱着两个瓦楞纸箱回到店前，箱子与之前一样，长宽二十厘米、高三十厘米，上面同样用模板印着类似希伯来文字的东西。

“毕竟很重，请小心，别摔了。”店主给了夏帆和上次一样的提醒，“还有，小姑娘，箱子绝对不可以打开。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能开封，明白吗？”

这种事不用他说。箱子里装了什么，她看都不想看。夏帆小心地拿起两个箱子，放进自带的帆布包里。和之前一样，两个箱子就像量好尺寸似的，严丝合缝地装了进去。接着，她想把旁边空隙里用毛巾包着的两把菜刀也放进去。

“那把菜刀可不能收起来。”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语气温和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
夏帆吃惊地转过头，看到食蚁兽丈夫用两条腿站在那里。他的样貌和她凭想象画出的素描一模一样：身材高大魁梧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嘴角叼着胡桃木烟斗。身高恐怕将近两米，简直就像从夏帆的画里原封不动地走了出来。可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夏帆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是某一方在模仿另一方——只能这么想了。

“那把菜刀可不能收起来。”食蚁兽丈夫重复道。

夏帆照他说的，把正要收起的菜刀包放回陈列柜上。食蚁兽丈夫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力量。她看了看“磨刀屋”店主的脸，那张脸上却看不出任何变化，照旧像石头雕成的一样毫无表情。食蚁兽突然出现在眼前，那张脸上却既无惊讶之色，也无警惕之意。夏帆推测，这个男人大概看不见食蚁兽的样子。食蚁兽的样子只有我能看见，它的声音也只有我能听见。

“嗯，正是如此。”食蚁兽丈夫说，“我这副样子只有你能看见，所以请不要跟我说话。你心里浮现的想法，我会马上读取。绝不能说出口来。”

明白了，夏帆没有说出口，只在心里想。

“解开毛巾，把出刃菜刀拿在手里。”食蚁兽丈夫说。

夏帆条件反射般地照做了。她打开毛巾，把里面的出刃菜刀拿在右手。菜刀比记忆中重得多。经过研磨，它好像增加了分量。可是，会有这种事吗？尖锐的刀尖映着天花板上的灯光，阴森地一闪。“磨刀屋”店主仔细注视着夏帆的动作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他的嘴唇仍旧抿成一条直线，表情也毫无变化。

“用那把菜刀刺那个男人。”食蚁兽丈夫在夏帆耳边低语，“不带慈悲、偏见或成见，一气呵成地刺死他。”

夏帆转过头，望向食蚁兽丈夫。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为什么我非得刺死“磨刀屋”的店主不可？杀人毫无疑问是重罪。首先，我没有刺死这个男人的理由。而且，“不带慈悲、偏见或成见”又是什么意思？

“小姑娘，”店主用困惑的声音说，“那把菜刀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就是现在。”食蚁兽丈夫低语道，“趁对方放松警惕的现在，刺死他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刺这个男人就越发困难。”

可是，为什么我非得刺死这个人？

“因为只有你才能杀死这个男人。这家伙是个无比邪恶的男人，简直是恶的化身。在巴西的丛林里，他吃掉了我们可爱的两个孩子，而且还嫌不够，现在又盯上了我们夫妇。”

可这个人是人类啊。吃掉你们孩子的，应该是凶恶的美洲豹吧。”

“不，这家伙就是美洲豹。”食蚁兽丈夫说，“准确地说，这家伙的内部就是那头美洲豹。此人的内在早已被邪恶的野兽占据，如今不过是一具空壳罢了。请相信我，慈悲之心只会为害。若不趁现在将其铲除，不仅我们夫妇，连你也会大祸临头。”

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夏帆心想。不管怎样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杀人啊。

食蚁兽丈夫猛地摇了摇头。“可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必须由你来做。说到底，这是赋予你的责务。”

又是责务，夏帆心想。为什么这成了我的责务？

“因为这一切是你开始的啊。”食蚁兽丈夫说，“一旦开始的事，就必须把它结束。”

我开始的？到底在说什么？

夏帆再次转过身，看向“磨刀屋”店主。然后她发现，那张脸和先前不同了。虽然面无表情这一点依旧，但脸庞轮廓正在发生变化。颧骨肉眼可见地隆起，嘴巴像两端裂开似的猛然变大。而在深陷的眼窝深处，绿色的妖异光芒正一刻刻增强亮度。

“小姑娘，”店主用更加沉重的声音对夏帆说，其中已再无困惑之色。

“把那把菜刀放下。经过高手磨砺的利刃，可能脱离持有人的意愿，擅自作恶。好了，把它放回原处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夏帆再次看向自己手中的菜刀。的确，那明晃晃发亮的刀刃，仿佛下一刻就要自行其是地动起来。

“得赶快刺穿它。”食蚁兽丈夫紧迫地说道，同时把叼在嘴角的烟斗咬得咯吱作响。“绝不能把这凶残的野兽放进武藏野这片土地。而且除你之外，再无人能阻止它了。”

“但我做不到杀人啊。”夏帆不禁脱口而出。

“当然，小姑娘，你当然做不到杀人。”“磨刀屋”店主听见这话，说道，“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你是一位教养良好、才智出众的姑娘。犹如夏之船帆，洁净而正直。绝非夺人性命之人。断然不是。”

“来吧，履行责务。”食蚁兽丈夫说，“别被言语蒙骗。丛林里所有善良的野兽都齐聚在你背后。它们支持你，为你声援，邪恶的美洲豹必须被抹杀。”

我不想看到血，夏帆心想。用这把菜刀刺人，一定会流出很多血吧。

“不会流血的。”食蚁兽丈夫说，“若是趁现在，那家伙还没有实体。只要你下定决心杀死它，它就会不流血而死。”

“哦，有食蚁兽的气味啊。”“磨刀屋”店主仿佛喃喃自语。然而那声音已不是店主的声音，是从未听过的、粗粝的嗓音。

“瞧，美洲豹从深处出来了。”食蚁兽丈夫咬紧烟斗说，“一刻也不容犹豫了。不带慈悲、偏见与预断，决然地抹杀那个男人。”

不带慈悲、偏见与预断，夏帆在脑中重复着食蚁兽丈夫的话。回过神来，狭小的店内已充满了野兽的气味。是美洲豹呼出的气息。店主的双眼此刻整体泛着绿色的异样光芒。正如食蚁兽丈夫所言，邪恶的美洲豹即将现形。就在武藏境这冷清商业街的一角，露出白森森致命的尖牙。她下定决心，双手紧握菜刀，转向店主。店主看着她，依然面无表情，既不逃走，甚至也不后退。

“好了，别再犹豫，杀了他。”食蚁兽丈夫低语道。

“哦，附近有食蚁兽的气味啊。闻起来很美味。”店主用美洲豹的声音说道。夏帆把出刃菜刀的锋利刀尖对准“磨刀屋”店主的胸口，对准心脏附近。然而店主毫不退缩，表情纹丝不乱。夏帆握着菜刀的双手剧烈颤抖。

“小姐，住手吧。你根本杀不了人的。”店主用人类的声音说道。

“可是，我——”

就在夏帆开口之际，食蚁兽丈夫突然从背后猛推了一下她的脊背。那股力量大得惊人。毫无防备的夏帆像被障碍物绊倒一样猛地向前栽去，借着这股势头，出刃菜刀径直刺入店主的胸口。刀刃想必打磨得极为锋利，菜刀如同刮刀插进柔软的黄油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，便深深扎进了男人的心脏。

店主的嘴像腹语术人偶一样猛地张开，从中泄出美洲豹凶暴的低吼。是愤怒的爆发，还是苦闷的呻吟……接着，店主口中吐出的野兽气味变得浓烈得令人难以忍受。夏帆失神地茫然注视着刺入店主胸口的菜刀。分明是深深的伤口，伤口处却一滴血也没有流出（正如食蚁兽丈夫所说）。然后，美洲豹大声吼叫了一次。夏帆反射性地从店主的胸口拔出了菜刀。

“来吧，这边。”食蚁兽丈夫一把抓住夏帆的右臂肘部。夏帆呆呆地站着，但食蚁兽丈夫握力强韧，她就那么被拖拽着出了店外。街道上，雨仍下个不停。是柔和的九月之雨。

“闭上眼睛。”食蚁兽丈夫说。夏帆依言闭上双眼。接着，她倏地一下被吸入一片缝隙般的空白之中。

“无需再担心了。”食蚁兽丈夫在那片空白中对夏帆说。“一切都已结束。你履行了职责，出色地、完美地。”

我履行了职责，出色地、完美地——夏帆不假思索地跟着重复了一遍。紧接着下一瞬间，她的意识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同蜡烛纤细的火苗被一阵狂风扑灭。

翌日清晨醒来时（虽无确证，但想来已是第二天早上），夏帆周遭仍是与往常毫无二致的世界。枕边闹钟的指针指向七点半。鸟儿们停在庭院的树上，高声喧闹地鸣啼。她穿着睡衣，裹着被子睡着，手脚上残留着沉沉睡过一觉的感觉。衣着和被褥都没有特别凌乱。她钻出被窝，咔嗒咔嗒地拉开旧木板窗，站在檐廊上眺望沐浴在朝阳下的小小庭院。然后她摊开两只手掌，检查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没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，既没有沾上血污，也没有微微颤抖。

昨夜发生的事当真发生过吗？

我真的用出刃菜刀刺杀了那个男人吗？

夏帆明白，那并非梦境或幻觉，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。毋庸置疑，甚至不需要证据。她清楚记得手中出刃菜刀的分量，记得那把菜刀刺入店主胸口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感。能回忆起被食蚁兽丈夫从背后抓住手肘时的疼痛，也记得美洲豹呼出的气息那浓郁而令人厌恶的气味。无论哪一样，都不是能轻易忘掉的。其中的质感绝非虚构，不可能是梦或幻觉。

话说回来，那两个瓦楞纸箱怎么样了？装着白蚁瓶装（据说）的方形箱子，上面写有希伯来文字。它们是被收在夏帆的帆布画材包里，就那么遗留在“磨刀屋”的地板上了，还是被食蚁兽丈夫迅速回收了呢（帆布包被放在了家中固定的位置，空空如也）？

总之，尽是无法解释的事情。

那件事虽然发生在现实中，但恐怕那件事属于另一个层次，不同于此时此地的现实。尽管无法理清头绪，但这是夏帆的切实感受。因为她觉得除此之外，别无可能。想必“磨刀屋”店主遇刺一事不会惊动警方。毕竟在这边的现实中，那样的事根本不曾发生——夏帆如此推测，也如此希望着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她频繁浏览网络新闻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特意去附近便利店买了几份报纸，逐版翻看有没有关于那起事件的报道。电视的定时新闻也一档不落地看了。倘若真有那样的事发生，理应闹得沸沸扬扬。可是完全不见那样的新闻——正如她所料。她也想过，要不要去武藏境车站附近那条衰败的商业街，亲自确认是否真有一家叫“磨刀屋”的店。可一到真要行动时，她的双脚却无论如何都不听使唤。那

个雨夜的记忆太过鲜明了。夏帆摇摇头，心想：不，那种地方，我再也不会、绝对不靠近了。

自那夜以来，食蚁兽夫妇仍未在夏帆面前现身。它们如今依然生活在这栋小屋昏暗的地板下面吗？这一点夏帆无从知晓。这对夫妇原本就过得极其隐秘，总是静悄悄地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它们在还是不在，难以判断。说不定它们已经回到了巴西的丛林。可是，它们夫妇曾承诺会全力以赴保护夏帆的人身安全。既然如此——假如它们信守诺言的话——它们就必须待在我的附近。因为我为它们刺死了“磨刀屋”的店主，还刺死了大概潜藏在其体内的、邪恶而凶暴的宿敌美洲豹。算是作为回报。

不过，这种事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可不想要什么回报，它们是善良的人——不，是善良的生物。夏帆对它们一直怀有天然的好感。她觉得能遇见它们，真好。如果它们能平安无事地回到巴西丛林深处，能在那里尽情地吃上活白蚁，能在那里安心地生下新的孩子，那岂不是值得庆贺的事吗？至少它们将夏帆引领到了武藏境这片新土地，让她在那里（不管怎么说）体验了非比寻常的事。虽然那的确是恐怖至极的经历，但夏帆好歹完成了被赋予的职责。坏美洲豹死了。而且搬来这里之后，已经听不到那辆不祥的摩托车声了。至少目前如此。

关于食蚁兽的绘本，一直搁笔未续。故事已经进展到少女打倒食蚁兽的宿敌——坏蛋美洲豹的情节，但在面向孩子的绘本里，让主人公少女杀死动物——不管对方是多么凶暴邪恶的美洲豹——都算不上讨人喜欢的故事走向。毕竟美洲豹说到底是一只“大猫”。出版社首先就不

会喜欢这种暴力的故事，必定会被要求改写吧。那么，该怎么办呢？夏帆想不出好主意。于是，食蚁兽的绘本就这么没有结局地搁置了。不过，也罢。过些日子总会冒出好点子的吧。

又或者，现实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，那事会把我引向一个恰当的结局。是具有良好的波动的事。我只能一边勤勤恳恳地过好日常生活，一边等待那样的事来临。不必着急。我已经习惯了等待。职责总有一天会完成吧。

夏帆有时会在梦中见到食蚁兽太太。那自然是梦，绝不是什么“不同层次的现实”，只是一个平常的梦。在梦里，食蚁兽夫妇已回到巴西丛林，伸出长长的舌头舔食白蚁，过着平静和睦的日子。邪恶的美洲豹消失了，丛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很欢喜。食蚁兽太太说：“在这片丛林里，一提起武藏境的夏帆小姐，可是有名的英雄呢。大家都深深感激您，毕竟是您消灭了坏美洲豹。万一夏帆小姐遇到危险，我们夫妇会立刻察觉，马上赶回武藏境。所以请放心。祝您愉快。”

这样的发展，当作绘本的结局或许也不赖。丛林英雄夏帆。但不管怎样，美洲豹终究还是得被杀死，出版社大概不会喜欢这点。美洲豹洗心革面变成善良的美洲豹——这样的情节她姑且也设想过的，但夏帆怎么也不认为美洲豹会轻易改过自新。只要实际听过那猛烈的咆哮，就会明白根本没有悔改的余地。说到底，美洲豹是肉食动物，不捕食丛林里的小生物就无法生存。这样的动物，怎么能写出彻底改过自新、变成热忱的纯素食主义者这样轻松的故事呢。

尽管如此，夏帆能在梦中再次见到食蚁兽太太，心里还是暖融融的。夏帆想，即便巴西丛林与东京郊外相隔遥远，我们的心仍被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。而我就在武藏境，在这文明的尽头，被他们悄悄地守护着。

第二章

夏帆与白蚁女王

四月初，夏帆发现母亲的身体被什么东西占据了。

因需要办理些行政手续，她回了趟浦和（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“埼玉市”这个新冒出来的实用名称，虽说她也并非特别热爱浦和市），顺便在老家住了下来。她已独居多年，但家里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夏帆的房间。并非父母盼着独生女有朝一日回来，大概只是懒得收拾罢了。这栋老旧的独栋房子只住着父母两人，反正房间有的是。

手续办得比想象中简单，本可以立刻返回武藏境，但父亲说难得回来一趟，不如多待几天放松一下。她找不到理由拒绝，便决定在老家多住两天。她睡在依旧如初的被褥里，穿着留在衣柜里的旧衣服在附近散步，又从书架上抽出从前读过的小说，躺在旧沙发上重新读了起来。

那几天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触。虽是久别的故乡，却几乎感觉不到怀念。曾在这房子里经历过的、看见和听见的一切，都仿佛与如今的自己毫无瓜葛，像遥远异乡的、久远往昔的旧事。感觉就像被人硬拉着翻看一本毫无印象的旧相册，明明提不起丝毫兴趣。相册里的自己，像是自己又不像自己，只是某个与自己略微相似的人。身边的所有东西——无论有形无形——都像不合身的借来的裙子，与此刻的她格格不入。

久别重逢的父亲，比想象中苍老得厉害。还不到六十岁，头发却比从前更白、更稀疏，脸上的皮肤松垮下来，步履也蹒跚了，口齿也不太

清晰。父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还是说，这不过是寻常衰老中的常见景象？

少女时代，父亲是儿科医生，每天忙碌奔波，动不动就被叫去出诊，毫无闲暇悠闲地陪伴女儿，亲密相处。她也不记得有过家庭旅行。即便如此，她对父亲始终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，对他热心工作的态度，虽从未说出口，却一直抱着敬意。父亲寡言少语，为人亲切温和。正因如此，眼前这个急速衰老的父亲，甚至让她觉得仿佛当面受了一场侮辱。

加上，母亲的躯体已经被什么占据了。

刚回老家时，母亲的外表和举止并无明显变化。比起父亲一目了然的衰老，母亲在夏帆记忆里几乎和离家时一模一样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本该年长了五六岁，却不见丝毫痕迹。她身边唯一改变了的，大概就是开的车不知几时从老式丰田卡罗拉（银色，手动挡）换成了小小的红色雷克萨斯混动车。

然而从第二天早上开始，夏帆便从母亲细微的动作和说话方式里，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而且与母亲相处的时间越长，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，逐渐变得毋庸置疑。乍一看，母亲与从前别无二致，但细细观察，又有些地方不一样了。这种不同，难以用既有的语言说清。可绝对有什么不一样。眼前的这个人，已不是夏帆认识的那个母亲。她只是披着母亲的外表，在扮演她罢了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夏帆不得不这样想。那伪装的确很巧妙，但身为血脉相连的女儿，毕竟与母亲共度了漫长岁月，能感觉到对方已不再是自己母亲。从那些不经意的动

作、措辞的微妙差异、神情的变化中就能看出来。是的，母亲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变成了别的什么。

然而父亲似乎不知为何，察觉不到这种变化。在夏帆看来，对于妻子的内在已被他人替换这件事，他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。这太奇怪了，夏帆不禁感到诧异。妻子与自己朝夕相处近三十年，大抵还有肌肤之亲，内在却不知不觉换成了别的东西，他竟然看不出丝毫差别。莫非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缺乏感知这种微妙变化的认知能力？还是说，夏帆的父亲神经特别迟钝？或者是他那凡事不疑的乐天性格所致？又或是随着岁月流逝，对妻子的关心已完全消失？恐怕——夏帆叹息着推测——是所有因素都掺杂了一点的结果吧。夏帆不得不深深思索。面对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态，自己究竟该找谁商量才好？

虽然至今未曾对任何人吐露，但说实话，夏帆自有记忆以来，就从不记得曾对母亲有过无条件的亲近感。

因为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周围的人都以为她必定与母亲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。或者相反，视情况不同，也许会生出激烈的反抗与紧张。然而实际上，这些情况并未发生。尤其是夏帆长大后，自我意识开始萌生，两人既不互相贴近内心与肌肤，也不刻意疏远。这对母女的关系基本始终保持稳定，没有明显的对立或争吵，简直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。两人之间，常常像隔了一层薄纸——夏帆这样觉得。或许正是因为这薄薄一层的存在，从某个时候开始，夏帆就再也想起不起母亲肌肤的温暖和气味了。尽管被父亲抱在怀里时，他身体的气味，还有剃须后脸颊扎人的触感，至今仍能清晰忆起。这些气味与触

感的记忆集合，本应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可母亲为何偏偏没有给我呢？

母亲出身福岛县会津若松近郊的地主之家，幼年时家境优渥，但刚上高中不久，父亲便因期货投机失败，赔光了所有土地与财产。从此原本开朗的父亲一蹶不振，陷入抑郁，无所事事，终日沉溺于酒（不久后因脑溢血亡故）。然而，家境殷实时那些幸福的回忆，对母亲而言却有着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，对于衰败后的失意岁月，她几乎从不提起。仿佛一家人悲惨的没落从未发生过，那不过是某个满怀恶意的人编造的故事。她只将自己生活富足华美的那个时代的回忆，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。

她有位年长六岁的哥哥，在父亲家道中落前，便以优异成绩从一桥大学毕业，顺利进入了国税厅。如今，他已稳居某县厅所在地的税务署长之位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。待到退休，大概会空降到某家公司当顾问，拿着高薪却几乎不用干什么活。夏帆见过这位伯父几次，留下的只有不快与反感。此人只凭对方地位是高于自己还是低于自己、自己是命令方还是被命令方，来决定待人接物的方式。可母亲却似乎无条件地以这位飞黄腾达的兄长傲，无论和谁交谈，但凡有机会，就一定要提起那位“在某某市当税务署长”的兄长。

对于母亲是如何认识父亲的，又是抱着怎样的打算决定结婚的，这些详情夏帆并不清楚。母亲不愿多谈这些事，父亲原本就沉默寡言。夏帆勉强知道的只有这些：母亲从本地一所籍籍无名的短期大学毕业后（家里已无力供她前往东京读四年制大学），进了东京都内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公司。父亲则是在御茶水一所大学医院工作的年轻小儿科医生。大概是有位共同的熟人介绍他们认识的吧。结婚时，她二十

三岁，他三十岁。婚后不久，父亲便辞去医院的职务，决定在老家所在的浦和市内开设私人诊所。原来有位相识的小儿科医生因年迈打算退休，问他要不要接手。说是诊所兼住宅的建筑、医疗器具连同“客源”，都可以全盘“现成”接过。对一位在大学医院里日夜被差遣得身心俱疲的年轻医生来说，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虽说诊所的房子已相当老旧破败，医疗器具也大体过时了，但哪还能奢求更多。收购这栋诊所兼住宅的费用是靠银行贷款解决的，经营街道工厂的父亲家也资助了一部分。就这样，年轻夫妇在浦和市展开了新生活，不久后，夏帆便降生到世上。

夏帆猜想，母亲之所以选择父亲做丈夫，恐怕并非被他的诚实可靠所吸引，或是强烈感受到了异性间的魅力之类。她最看重的，必定是“医生”这个头衔。对母亲而言，成为医生的妻子无疑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提升。而社会阶层的提升——或许该说是恢复——正是她无论如何都必须达成的重要人生义务。哥哥从一流大学毕业，在政府机关谋得职位，正稳步走在精英的轨道上；她则幸运地坐上了医生妻子的宝座。这无非是对那个将残酷命运强加于她的、无情而又反复无常的社会的一种报复。

在夏帆看来，无论从哪方面想，父亲都不是母亲会倾心的那类男性。他的长相说好听些是憨钝，体格也瘦弱单薄，至于世俗的欲望——无论算得上健全还是谈不上健全——他都几乎没什么兴趣。相比之下，母亲身材姣好，从年轻时便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美人。举止优雅，学业成绩也优秀。而且最为重要的是，她有野心。夏帆从母亲讲述往事的口吻中获得这样的印象：她在东京独自生活期间，一定曾受到过许多男性的追求。其中想必也有富人，有英俊的男子。但她终究是被“医生

妻子”这份世俗的地位吸引了。对母亲来说，那大概是个分量格外沉重的词——医生的妻子。

然而婚后没过几年她便已明白，那并非自己事先想象的那般优雅而满足的生活。工作时间长，辛苦，收入却不算高。或许是可怜吧，选错了路。而那时母亲已经怀上了一个女婴。那就是夏帆。已经无法回头了。

“为什么换这辆车？”夏帆问父亲。父亲坐在驾驶席握着方向盘，夏帆坐在副驾驶席。和从前一样。两人正前往市政府办事。

“你不喜欢这辆车？”父亲问。

夏帆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倒不是那样，只是和以前那辆车的感觉差太多了。”

在此之前，家里拥有的是一辆老旧的丰田卡罗拉，汽车音响是磁带机，当然也没有导航系统。不过并不常出远门长途驾驶，如果是市内地理，早已精确地刻在父亲脑海里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导航。相比之下，这辆雷克萨斯新车简直恨不得把所有功能都塞给你，几乎全部功能都可通过触屏操作。而且车内安静得可怕。可正因为太静了，夏帆反倒有些不自在。即便像这样和父亲两人乘坐，她还是觉得那辆破旧的旧款卡罗拉更亲切。

“装了这么多新装置，要花时间才能习惯操作啊。要记的东西太多了。什么蓝牙啦、巡航控制啦、免提功能啦、那个什么来着……总之乱七八糟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可是爸，那些功能你大多数不都没用吗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，太麻烦了。而且净是些没有也无所谓的东西。要是还能听磁带就太感激了。”

“这车，价钱挺贵的吧？”

父亲微微歪了歪头：“嗯，是啊。可不便宜呢。而且拿去折价的旧卡罗拉，几乎没抵几个钱，简直就是白送一样。车行的人说，都到了这地步，已经算古董啦。”

“可那辆车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感觉它跑得很卖力，有种亲近感……”

“嗯，是呀。”父亲表示赞同，“毕竟开了那么长时间，想想看，一次故障都没出过，还挺好开的。”

那声音里，能听出对那头长久饱受使唤的可怜役畜般的温情。

“那，为什么换成这辆车了？”夏帆问。

父亲在人行横道前很远的地方就停下，让带孩子的母亲先过，然后缓缓而沉稳地踩下油门：“是你妈呀，她说想换这辆车。”

“妈妈？”夏帆说，“可是，妈妈她不是几乎不怎么开车吗？而且对车也没什么兴趣吧。”

“嗯，是这么回事，可她不知怎么突然就提出来了。说差不多该换辆车了吧。然后就一起去了雷克萨斯的展销厅，到处看了看，就说要这个。大红色的，正式名称好像叫茜草红，啥意思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挺显眼的。”

“嗯，是啊。可是你妈坚持说，不是这个颜色就不行。”

“这车型、这颜色，跟爸你好像有点不搭。”

父亲短促但相当认真地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说实话开这个去出诊，有时候还真有点发怵呢。不过换了这车以后，你妈自己也经常开了。”

“开车去哪儿啊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去哪儿呢。是去买东西？还是漫无目的地兜风，当换换心情？”

夏帆静静地凝视着父亲的侧脸，追逐他的视线。那是长年开车之人特有的眼神——谨慎而不松懈，却又带着几分松弛。从小她便喜欢坐在一旁，看着父亲露出这样的目光。父亲确在渐渐老去，唯独这眼神，至今仍那样笃定。

“哎，你不觉得妈妈最近有点不对劲吗？”夏帆鼓起勇气问父亲。

父亲扫了夏帆一眼，又将视线移回前方，慢慢开口道：“不对劲？哪方面？”

夏帆微微耸肩：“嗯，我也说不太好，就是觉得，整个人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
“很久没见，才这样觉得？”

“嗯，我是这么觉得。爸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”

父亲紧抿双唇，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这个嘛，你会这么觉得，大概是因为你长大了吧。”

“我长大了？”

“你大学毕业，搬出去独立，画画的工作看来也上了轨道。已经不再是小孩子，怎么说呢，算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了。所以，看妈妈的目光，才会跟从前有些不同吧。”

夏帆沉默片刻，细细琢磨这番话。

“嗯，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。”夏帆说。两人的对话便到此为止。

当时父亲的说法听来倒也合情合理，夏帆也不是没想过，或许真是这样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，待独处时静下心来细想，又觉得母亲的变貌

绝非如此简单就能解释。比方说，她对父亲的印象，即便久别重逢，也几乎没变。外表是衰老了些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跟从前还是同一个人。可母亲不同。不止感觉变了，简直像变了质一样。不过，要是当面把这话说出来，父亲恐怕会大吃一惊，不知所措吧。也许只是一笑置之。又或者会不高兴。搞不好还会伤到他。这可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，措辞必须极其小心。

然而夏帆想，父亲对母亲的变质，恐怕也并非毫无察觉吧。嘴上或是否定，但心底对妻子是否怀着一丝隐隐的疑虑呢？只是他努力将这份疑虑，不仅对外人，甚至对自己也拼命按压，不露分毫罢了。从父亲的语气里，夏帆并非没有这种感觉。而且他试图说服夏帆的口吻，总让人觉得有些生硬、不太自然，仿佛不知从何处临时搬来一套说辞敷衍……夏帆推测，在她没回家的这段日子里，父母之间大概出了什么事，水面下似乎正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东西在悄然进行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个推测渐渐变成了确信。

夏帆觉得母亲内里已全然换了个人，衣着的大胆变化便是证据之一。夏帆的母亲一向讲究穿戴，却几乎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她偏好将朴实无华的衣服穿出韵味。母亲五官端正，又注意饮食，即使上了年纪，身材依旧纤瘦，不见走形。因此，纵使不施粉黛、衣着简素——她选的连衣裙多半是素色淡雅的——也丝毫不显寒酸，反倒别致而有品位，只消点缀些许首饰，便添了几分恰到好处的华丽。这样的审美仿佛是天生而成，也许自幼家境优渥，那份潇洒的气质早在孩提时代便已自然养成。而这恰恰是夏帆所欠缺的特质。夏帆不太讲究穿着，日常有牛仔裤、运动鞋和连帽卫衣便已足够。她无需通勤上班，也几

乎与社交绝缘，交往过的男友大多是画画的友人——一帮不拘小节、随性穿着的人——手头的衣服差不多都能直接当工作服穿。那种郑重其事的繁琐衣着和化妆，她一概不善应对。母亲常埋怨她：“你也该像个妙龄姑娘，穿得稍微像样些嘛。”

夏帆心想——自己大约从出生起，就是个处处不称母亲心意的女儿，一次又一次辜负她的期望。衣着随便只是其中之一，此外母亲不满意的地方还多得数不过来：学习成绩毫不出众，容貌也远谈不上漂亮，运动几乎样样不行，在班上更不是能带头的那种角色。在母亲看来，夏帆本应取得优异成绩，考入一流大学的医学部，将来成为一名医生。她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，寄托在了女儿身上。母亲原本想考进东京的大学，度过一段明媚的学生时光，可这梦想终究未能实现。而该替她实现这梦想的，正是独生女夏帆。

然而夏帆对普通的学业几乎没有半点兴趣，更别说踏上那麻烦堆积如山的医学之路了。她独自闷在房间里画画，便已感到无比幸福。而那种内向的充实感，母亲全然无法理解。“真是的，你这孩子一点野心都没有。”母亲曾懊恼地叹息，“我要是像你这么大，又有你这么好的条件，肯定会拼命努力，往更高的地方奔呢。”

一回到浦和的老家，与母亲照面，夏帆最先注意到的，便是她的衣着变得相当花哨了。哪怕只是去趟附近，也要换上郑重的外出服，戴好首饰，化上妆。从前的她可不会这般不厌其烦。再看她，还频繁外出，去见“朋友”一起吃饭——多半是午餐。母亲竟有那般交好的“朋友”，让夏帆颇感意外。母亲原本有些清高矜持、略显冷淡的气质，按理不该有那么多密友才是。而去见那些“朋友”时，她穿的衣服比从前艳丽，图案也益发大胆了。夏帆对时尚几乎一窍不通，但也能一眼看

出那衣料和做工极其纤巧精细，价格想必不菲，正是所谓的“名牌货”。母亲身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当然，面对面直接追问也不是不行：“哎，妈，你怎么啦？最近好像对衣服的喜好变了好多呢。”但不知为何，夏帆的直觉告诉她，还是别这么做为好。总之，瞧着母亲的模样，那种不对劲的念头在心底愈发强烈起来。

最让夏帆惊讶的，是母亲的内衣。眼看要下雨了，母亲和“朋友”外出午餐时，夏帆收回了晾在檐廊上的衣物。那时她发现母亲穿的内衣看起来相当高级。颜色以白黑为主，但面料与设计都极为精致、做工考究，款式也颇为大胆。虽然不太了解，但肯定价格不菲。在夏帆的记忆中，母亲本来因为化纤面料不适合肌肤，一直穿非常普通的纯棉内衣。为何过了五十岁，忽然对内衣这般讲究，舍得花钱了呢？是人生有了什么重大转折，连带着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吗？还是说，她出轨了？和父亲以外的某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，为了对方才开始在意内衣？这么一想，夏帆便感到脸颊发红。可是，一个年过五十、身为儿科医生妻子的女人，会去搞外遇吗？嗯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她知道母亲已进入更年期，但母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，就算有男人觉得她有性魅力而接近，也不奇怪。

夏帆忽然想到，母亲频繁共进午餐的“朋友”，会不会并非女性，而是男性？若是如此，说不定此刻两人已经.....夏帆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将那种妄想从脑中甩开。想象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之外的男人，在某处酒店的床上赤裸肉体妖艳交缠，终究难以忍受。然而，这又极有可能发生。比起那个身心俱老、也许对妻子早已失去性趣的无趣丈夫，一个成熟女性将心思转向别的男人，这种心情，年轻的夏帆也不是不能理

解。她仔细叠好母亲的胸罩、吊带背心和内裤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我的母亲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而父亲对母亲的这些变化，是真的毫无察觉，还是仅仅装作毫无察觉？

翌日，夏帆得出了一个结论。没错，我的母亲已不再是从前的母亲。我的母亲被什么东西夺舍了。

在浦和娘家逗留的最后一晚，深夜一点多，夏帆隐约听到了摩托车排气声。她本已沉沉入睡（夏帆的睡眠总是迅速而深沉），那粗野的一连串声响让她朦胧醒来。但要从睡眠中挣脱、恢复意识，还需片刻。等她能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时（“对了，我暂时回到了浦和的老家。这里曾是我的房间。”），那声音已听不见了。但没错，不是听错，也不是做梦。她听到的是大型摩托车的真实排气声。那辆车像是在寻找什么，在附近来回徘徊。夜深人静中，那低沉而不祥的轰鸣，如同地底传来的巨大鼓声。她的额头微微渗出汗珠。然而，那排气声与她此刻睡觉的地方之间还有一段距离。夏帆衷心祈祷那声音不要再靠近这里。就这么祈祷着，又坠入了沉睡。

回到武藏境的家后，集中工作了三天左右。赶完了截止日期将至的航空公司机舱杂志的插图，和小说杂志连载的插画。这两项工作都不需画笔和钢笔，是在电脑上完成的，所以只需将做好的画通过邮件发送即可。以前可是要一一亲自送到杂志编辑部去的（不过因此和编辑町田小姐熟络起来，成了朋友）。

从父母同住的浦和老宅，回到自己独居的武藏境独栋房子，也许是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，肩膀一松，总算能喘过气来。按常理，这大概该是反过来的吧，夏帆心想，一股不小的罪恶感由此翻涌。我对家人是不是太过冷淡了？然而时隔许久再见到父母，比起怀念与暖意，更切身感受到的是，他们与自己的生活感差距变得更大、更深了。至于母亲，那已经不再是“生活感差距”这么轻描淡写的事了。

面对母亲如此大胆的转变——或者说，是人格本身的替换——今后该如何应对，夏帆心里拿不定主意。也可以装作什么都没察觉，就这么放任不管。反正也只是偶尔见见。只要避开深入交往、维系一下表面，现实中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原本也不是多么黏腻亲密的关系。然而另一方面，夏帆还是挂念父亲。要是佯装不知地就这么搁着，说不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事降临到父亲身上。具体是什么样的坏事，她还不清楚。但总之是不好的事。

可是，若不把母亲变化的全貌，以及支撑那变化的、类似原理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些，夏帆也无从下手。而且眼下，她手头还没掌握足够的线索来把握全貌。深夜那大型摩托车的排气声，也与这事有关吗？我之所以离开足立区花畑的公寓，搬到这武藏境来，就是为了逃避那排气声的逼近——至少食蚁兽太太是这么告诉我的。而我迁居至武藏野之地，姑且算是平安摆脱了那不祥的声音吧。新家的所在似乎尚未被查知。但摩托车男，会不会是为了填补我消失后留下的空白，或是为了诱我出来，而试图接近浦和的老家呢？就像丛林里的捕食动物，嗅着气味，循着足迹，一步步紧逼猎物。

不，那大概只是单纯的偶然。不过是另一辆排气声相似的大型摩托，凑巧深夜在附近驶过罢了。世上爱好大型摩托的人毕竟为数不少。可

是，即便事实如此，那或许也是一种暗示。也许是某个人对夏帆发出的提醒，一个警告。

回到武藏境的家第三天晚上，总算应付完工作的时候，新小岩的叔叔打来电话。

“哎，夏帆，有个有趣的事儿。”叔叔张口便说。

“什么事呢？”夏帆用没什么起伏的声音应道。凭经验来说，叔叔说“有个有趣的事儿”的时候，那大抵——至少对夏帆而言——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。

“前阵子我在家附近走，看见一辆亮闪闪的特大劳斯莱斯在跑。贵得吓人的那种。就在这小岩一带哦。平时根本看不到的景象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而且啊，那辆车还挂着足立牌照的。”

叔叔说到这里暂时不作声，等着夏帆的反应。

“那么，那又怎样呢？”夏帆说。

“可是啊，足立牌照的劳斯莱斯，你信吗？我简直使劲揉了揉眼睛。简直就像世界整个翻了个个儿。所以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拍了那家伙的照片。千真万确是足立牌照。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你？”

“哎，叔叔……你就是为了说这个，特意打电话来的？”

“啊——没意思吗？”

夏帆轻轻叹了口气。“足立区附近也住着一两个富裕阶层吧。最近不是连塔楼公寓都一幢接一幢地盖着嘛。”

“可是啊，夏帆，就算假定真有那种有钱人，你觉得那种人会坐挂着足立牌照的劳斯莱斯吗？那不简直就是个笑话嘛。”

“哈哈。”夏帆无力地笑了笑。

“那件事先不提了。”叔父用略带失望的声音说道，随即换上稍显正经的语气，“不过，话题整个换个方向吧。前阵子我久违地见到了你家妈妈，聊了几句家常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当时我忽然觉得，这个人跟以前相比，性格好像变了很多。或许是我的错觉，可我挺在意的——该不会是你妈妈身上出了什么事吧？”

夏帆在电话这头沉吟片刻。心中既有“果然”的念头，又隐隐担忧：一旦承认，或许就再也无法回头了。

“性格变了，比方说，怎么个变法？”她谨慎地询问。

“这个嘛，嗯，性格先不说，单看外表，首先化妆变了，接着服装变了，发型也变了。我长年做买卖接客，早就练就了凭外表迅速判断一个人的本事。在议论别人的性格人品之前，先得看准外表。做不到这点，可是会吃大亏的——这是经验之谈。那么，以我这种好歹也算受过社会磨练的专家眼光来看，只能认为，你妈妈身上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。”

“重大变化。”夏帆重复着对方的话，“比如说，像巨大的陨石撞击地球，气候改变，结果导致恐龙灭绝那种？”

“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恐龙死没死绝我不清楚，不过在我看来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至今为止，你家妈妈对我可是连话都很少搭。这么说可能不太好，但她就是那种典型的大小姐出身，总是盛气凌人地端着一副架子，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感觉就像在说，我跟您这种人，存在的世界根本不同。嘛，我过去确实活得相当不像样，给亲戚们添过不少麻烦，也难怪她那样。可是前阵子，在法事上碰面时，她居然格外

殷勤地跟我搭话，笑咪咪的，好像突然对我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似的。说实话，有点让人心里发毛啊。”

“叔父你虽然过去有种种不是，但毕竟现在也戒了赌，最近也在认真工作嘛，说不定她对你也稍稍改观了——就是作为人的评价提高了那种感觉。”

“不不不，绝不可能。首先就没这种可能。说白了吧，你家妈妈这个人啊，一旦认定了什么，除非脑袋上掉下颗巨大的陨石，否则基本不会改变看法，顽固得跟恐龙一样。说难听点就是死脑筋，绝不会因为一丁点小事就彻底改变对人的评价。她一旦把我归到‘框架外的人’那一类，那我到死都是框架外。不管我怎么使劲敲门，怎么哭着哀求，就算快饿死在路边，也绝不会让我进到里面来的。”

夏帆心想，叔父说的或许没错。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不论她在图画手工、美术课上取得多优秀的成绩，获得优等奖，还是在竞赛中受到表彰，母亲从未因此夸奖过她一次。因为在母亲眼里，那些东西根本算不上学业成绩。后来，她从美术大学一毕业就接到插画工作（这种幸运几乎没几个人有），画出绘本得以出版时（那甚至可以说超出幸运了），母亲也并没有特别高兴，既没夸奖也没鼓励，只是敷衍地瞥了一眼，说了句祝贺的话而已。说来说去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对母亲来说，夏帆永远只是个“当不了医生的不成器女儿”。母亲就是这种一旦认定便不会改变的性格。

“最近没听说妈妈身边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。”夏帆说，“不过，穿着打扮和化妆突然变了，这倒是真的。整体上可能变得有点花哨了，我也稍微有点在意。”

“我上次见你妈大概是一年前，这么短时间就变得那么彻底，我还是觉得不太正常。不光外表，连性格好像也跟着变了。”

妈妈的内在已经整个被换掉了——夏帆真想干脆跟叔父挑明。她觉得母亲大概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。不过，她当然没说出口。就算说出来，也不可能被轻易接受。

“所以啊，我跟大哥试探着提过一次，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变化之类的事。可他压根儿就不搭理我。”叔父说，“不如说，他明摆着一副‘我不想谈这事’的脸色。大哥确实从以前就是个慢性子，可他又不傻，整天住在一起，哪可能注意不到自己老婆那种变法。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嘛，连我都看得出来。你说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要这么说，说不定大哥就算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，装着没注意到老婆的变化——至少在别人面前是这样。也许有什么事儿发生，他也只想把它限制在夫妻之间。聊着聊着，我突然有了这种感觉。也可能是我多心了。”

叔父大概就是想说这事才联系自己的吧。足立牌照的劳斯莱斯之类的话，多半只是打电话的借口。

“知道了。这方面我留心看看。”夏帆说。

“那就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千万得当心，别被武藏境那一带的狸猫给迷了。那些家伙，可真是坏透了。挂了。”叔父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

叔父来电话的第二天清晨，夏帆走到院子里弯下腰，从廊檐下往昏暗的地板底下张望。她盼着食蚁兽夫妻说不定又回到了地板下。当年他

们住在地板下时，总是尽量不弄出声响，一直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所以就算现在真在那儿，夏帆大概也察觉不到气息。于是夏帆压着嗓子（万一大声嚷嚷让邻居听见也不好），朝通风用的方形洞口朝暗处喊了两声：“食蚁兽先生，食蚁兽太太，请问，你们在吗？你好，我是夏帆。在的话请回个话，有要紧的事想跟你们商量。”

然而没有任何回应。夏帆在石阶上坐下，等了一会儿，看有什么反应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四周寂静无声。杂木林里，小鸟们嘁嘁喳喳交换着只有它们才懂的信息。她又望了一阵天空中飘过的几团白云，最终还是死了心，回到屋里，简单做了顿早饭吃掉。那对夫妻大概已经回巴西，在丛林深处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吧。而巴西远在天边，几乎就在地球的正对面。说不定从武藏境笔直朝地心挖个洞，就能穿过地心，不偏不倚地一下子走到食蚁兽夫妻住的亚马逊丛林。夏帆心想，得查查武藏境的精确经纬度，弄清那正背面到底有什么才行。或许这在土地性质上能说明些什么。不过，就算真是那样，她也没有拿起铲子一路挖洞挖到巴西的力气了。

那天晚上，食蚁兽太太出现了。她来到夏帆的梦中。不，或许更确切地说，那应叫作“类似梦的东西”。它一如往常，既是梦，又不是梦。也许“清醒的梦”这个说法更贴切。这次的场景，四周被果冻般光滑的半透明墙壁所包围。两人——夏帆与食蚁兽太太——坐在一片翠绿的圆形草地上。草地直径约五米。草湿润柔软，坐着舒适得让人愿意一直这样坐下去。

“这么晚来打扰，实在抱歉，”食蚁兽太太十分过意不去地说，“您也知道，武藏境与巴西之间有着十二个小时的时差。我处理完身边的琐

事，不知不觉就拖到了这时间。把您从好梦中吵醒，我心里很是不安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的。不要紧，您别在意。原本就是我找您，说有事想商量。”

“是的。听说您有要紧事。莫非，又是那头美洲豹做了什么坏事吗？”

“不，这次我想大概和美洲豹无关。”夏帆说，“我想和食蚁兽太太商量的是我母亲的事。也许这件事和巴西毫无关联。因此找您商量或许有些不合常理，但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和谁商量了。”

“这个您不必在意。”食蚁兽太太缓缓摇了摇长脖子，“只要夏帆小姐有为难之处，而我们又能帮上哪怕一丁点忙，就请尽管开口。不用客气。您打倒了凶恶的美洲豹，是我们重要的恩人。我们食蚁兽，是绝不会忘记恩情的动物。”

“只是，这故事相当离奇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世界原本就是个相当离奇的地方。”食蚁兽太太眯起眼睛说，“请您慢慢、详细地讲给我听。”

夏帆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遵照她的嘱咐，连细节也慢慢花时间讲了。食蚁兽太太上下扇动着长睫毛，不时微微点头，默默地听着夏帆的叙述。只在听到半夜那摩托车排气声时，她才从旁插嘴。

“您确实听到了那个声音吗？”

“没错，确实是大型摩托车的排气声，是我耳熟的声音。我就是被那声音吵醒的。但几乎在醒来的时候，那声音便猛然消失，仿佛被黑暗吞没了一般。但那不是梦，分明就是现实中的排气声。”

“明白了。请接着往下说。”

夏帆讲完这一长串话后，食蚁兽太太歪着头，默默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口道：

“这个么，夏帆小姐，事情也许变得有点不妙了。”

“不妙？”

“是的。依我看，您的母亲好像被白蚁女王附了身。”

夏帆微微张开嘴，屏住呼吸，凝视着食蚁兽太太细长的脸。心怦怦直跳。然后她大口呼了口气，说：“白蚁女王？”

“没错。是白蚁女王。”

“附身……是像那头美洲豹附在磨刀店老板身上那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您的母亲，和那时的磨刀店老板一样，整个身体似乎都被白蚁女王夺去了。这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是常有的事。”

磨刀店里那凄惨的一幕在脑海中浮现，夏帆的脸色变得苍白。

食蚁兽太太说道：“看来我们似乎在武藏境与巴西的热带雨林之间打通了一条通路。而且，白蚁女王很可能穿过那条通路，移动到了这里。关于那只白蚁女王，我个人也略知一二。她在与更年轻的白蚁女王候选者的激烈地位争夺中败北，被驱逐出了巢穴。失去去处，又害怕敌对者报复，便逃到了这里吧。至于她是如何找到那条通路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条通路的入口本该被精心隐藏，难以寻觅。”

夏帆试着想象了一下那条秘密通路。尽管她无法很好地想象出它的形状。

“可是，来到武藏境的那只白蚁女王，为什么又附身到了远在浦和的我的母亲身上呢？”

食蚁兽太太摇了摇头。“其中的来龙去脉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总觉得背后似乎潜藏着某种邪恶的目的。”

“邪恶的目的？”

“那只被杀的美洲豹与白蚁女王，在热带雨林里本是亲密的朋友，说穿了，就是两个坏心眼的家伙互相勾结。所以，她也许是为了那只被杀的美洲豹，企图向你报复，方式可能就是附身于你。但直接对你下手并不容易，于是她才将目标对准了你周围环绕的圆环中最薄弱的环节——你身在浦和的母亲，对吧？白蚁女王毕竟满肚子坏水。这就是听了你的话后，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假说。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罢了。”

“圆环中最薄弱的环节？”夏帆重复道。

“是的。既然话说到这里，就请允许我直说吧，您的母亲，是不是原本就具有容易被什么东西乘虚而入的人格呢？或者说，容易被钻空子。”

夏帆心想，或许确实有那种倾向。即使从女儿的角度看，夏帆的母亲也确实抱有几个弱点。比如世俗方面好面子，争强好胜（在夏帆看来几乎都是些无所谓的事情），一旦认定了什么就会变得死板。头脑绝不愚笨，但在精神方面多少欠缺深度。但即便如此，那也不至于严重到活该被白蚁女王整个夺去身体。那大概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那种缺陷。而且不管怎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是生下我、养育我的人。我身上一半的DNA（尽管并非我主动要求）来自她。不能让她就这样被白蚁女王占据着。而且，我也担心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亲的未来。

“正是如此。”食蚁兽太太仿佛读着夏帆的心一般说道，“如果我陈述的假说属实，那么应该说，这是极其危险的状况。必须想尽一切办法，将您的母亲从白蚁女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否则，令尊恐怕早晚也会遭遇不幸。”

“食蚁兽太太，您说您个人认识那只白蚁女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个人对她非常熟悉。因为我们经常把她的巢穴一网打尽。把长长的舌头伸进她的巢穴里，舔食那些白蚁。用舌头一卷，就一网打尽了。”

食蚁兽太太大概想起了当时吃的白蚁的味道，眼神变得有些迷离，接着很快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。

“不过，无论我们多么贪婪地吃光这些家伙，也唯独不会吃掉白蚁女王，而是会把她留下来。因为一旦吃掉女王，此后的繁殖便会断绝，整个巢穴也会彻底死掉。所以，我们即使扫荡白蚁巢穴，也绝不对女王下手。这种习性，是我们食蚁兽必须遵守的规则，自古以来就通过基因代代相传。只要留下女王，就算白蚁巢一时变得空空荡荡，也很快会恢复如初，我们的食物来源就不会枯竭。因此，我们食蚁兽的本能就决定了无法杀死或伤害白蚁女王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们食蚁兽没办法同白蚁女王战斗，对吗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食蚁兽太太带着歉意说道，“所以很遗憾，要由我们来援助你与白蚁女王战斗，这会很困难。”

“如果要战斗，就只能我一个人去战斗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们会尽可能提供侧面支援，但没办法正面出手。”

夏帆说道：“那么，那个白蚁女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……或者说，什么样的蚂蚁呢？”

食蚁兽太太眯起眼睛，说：“夏帆小姐，很抱歉我一再讲些琐碎的事情，但从生物学上说，白蚁并不是蚂蚁的一种。它是蜚蠊目的昆虫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群小蟑螂集体社会化之后，就成了白蚁。蚂蚁基本上是肉食性、捕食性的，而白蚁主要靠吃朽木为生。世上大多数人似

乎都不知道，蚂蚁和白蚁虽然名字相似，却是截然不同的动物。就像燕子和蝙蝠那样不同。而且说到白蚁女王，那模样可是极其恶心的生物。可以说是丑陋的极致，光是看着就会反胃到想吐，就是这般怪诞的东西。而且，它的性格也与那副模样相称，处处自私卑劣，又诡计多端。简直就像是潜伏在黑暗中的凶恶生物。此外，它的繁殖力可怕地旺盛，没有性行为就活不下去。”

夏帆忽然觉得嗓子发干。“那意思是……她性欲很强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正是如此。该怎么说呢，她简直就是个性欲的集合体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那个白蚁女王附在了我母亲身上，那岂不是意味着……”

“是的，虽然这话不太好说，您母亲现在可能变得性欲相当强烈了。但这并非出自您母亲的意志。毕竟她的整个身体都被别的东西夺走了，她本人的意志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。”

强烈的性欲。这样一来，或许就能解释父亲为何会急速衰老了，夏帆想。

“正是这样。”食蚁兽太太读取了夏帆的心思，说道，“可以推测，令堂性欲高涨，首先会向令尊要求更频繁的性行为。毕竟他们是夫妻。然而，令尊在年龄上也有一定的限制，而且按常理来说，很难充分满足令堂的要求。而在那种情况下，令堂自然而然地，就必须在别处给这份满溢的性欲找个宣泄口了。”

“也就是说……她出轨了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郑重地点了点头。“对身为女儿的夏帆小姐您说这种话，我实在心中难受，但如果我的推测正确，令堂应该正在相当积极、频繁地进行婚外性行为。”

婚外性行为，夏帆在心里轻轻念叨了一下这个词。它带着一种像是陌生的外国特殊词汇般的音韵。“那是，呃，跟某个固定的对象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连我也不太清楚了。”

夏帆深深叹了口气。“先不说这个，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父亲。不过是一段时间没见，父亲的生命力就好像肉眼可见地衰退了。”

“是的，这确实令人担心。刚才也说了，白蚁女王极其邪恶、毫不留情，一旦发现令尊没有利用价值，很难说会做出什么残酷的事来。”

夏帆放在膝上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。“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食蚁兽太太抱起双臂思索。然后说道：“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我也会和丈夫商量一下。博学的他或许能想到什么好主意。也有必要听听丛林长老们的意见。”

说完，食蚁兽太太闭了一会儿眼睛，不久又猛地睁开，尾巴灵巧地卷了一圈。

“时间差不多到了。我必须回丛林去了。夏帆小姐想必也有许多担忧，但我们也会尽力而为。我会竭尽食蚁兽之力来帮助你。毕竟将白蚁女王引到此处，或许正是我们的责任……。那么再会了，祝您愉快。多保重。”

随后，食蚁兽太太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空中。只剩下光滑的半透明墙壁和圆形的草丛。夏帆在那舒适的草地上沉沉睡去。

在那个雨夜，于武藏境的商店街刺杀了附身在“磨刀店”老板身上的凶残美洲豹之后，夏帆过了大约一个月平静的生活。那段日子平静得出

奇，始终静谧安宁。期间，她身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或异常的事。就连天气也一直很平稳。

在那约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除了为购买必需品而步行去附近的便利店外，她几乎没有出门，一直坐在工作桌前绘制以食蚁兽夫妇为主角的绘本。为了平复尚未完全平静的思绪，她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上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她最终决定还是省略掉杀害凶残美洲豹的场景。无论出于何种理由，都不应该杀死动物——这是创作儿童绘本的铁则。

在夏帆的绘本中，食蚁兽夫妇召集了其他小动物，大家群策群力，设法让凶残的美洲豹主动离开他们居住的丛林。美洲豹中了那巧妙的计策，亚马逊丛林重归和平。夏帆觉得故事收尾多少有些过于简单讨巧，但食蚁兽夫妇恩爱的形象和悠闲可爱的性格似乎颇受欢迎，编辑町田小姐称赞了新绘本的完成度。

“食蚁兽夫妇的姿态和动作细节都画得很逼真，真让人佩服。难道你真的认识食蚁兽之类的吗？”町田小姐问道。

“谁知道呢，也许有吧。”夏帆一脸认真地答道。

夏帆原本睡眠很好。一般十点过后钻入被窝，几乎立刻就睡着了，然后一直睡到早上六点左右。中途几乎不会醒来。

但自从经历了“磨刀店”那件阴惨的事件后，她在深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了。那时，枕边的时钟总是指向一点到一点半之间。夏帆躺卧在被褥里，静静地吸气、吐气，在黑暗中侧耳倾听。被杂木林环绕的武藏野住宅区，始终沉静无声。没有车辆经过，没有风吹，也没有夜鸟啼鸣。可是我为什么如此心事重重地侧耳倾听呢？接着，她意识到自己

正凝神细听着，生怕漏掉那摩托车的排气声。如此一想，心脏便暗自咚咚地发出干涩的声响。深沉的寂静让她感到害怕。因为感觉那声音仿佛随时会从浓密的沉默深处传来。然而，排气声并没有响起。只有令人耳膜生疼的沉默无尽地持续着。

我喜欢摩托车这个叫法。比叫机车或自动两轮车什么的要喜欢。

男人这样说道。经他之口，就连“摩托车”这简单词汇的声响，都让人感觉蕴含着某种不健康的暗示。不久，她脑中浮现出一个可能性——一个不祥的假设，如同不知从何处突然涌现在天空的乌云。

我在浦和老家深夜听到的粗重引擎声，果然就是那个男人驾驶的摩托车发出的。更进一步说，母亲出轨——或者说进行“婚外性交合”的对象，莫非就是那个摩托车男本人。

那男人最后对夏帆说了这样一句话——简直像不祥的预言。

“我们大概，还会在某个地方改头换面地重逢吧。那说起来，就像是命运一样。”

或许那男人早就预见到了事态会如此发展。而且，摩托车男和白蚁女王也许在某个地方结识，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合谋夺取了我母亲的身体——作为将我收入囊中的前段步骤，这么说吧。借用食蚁兽太太的说法，就是盯上了环绕我的“圆环中最薄弱的环节”……夏帆明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却不知为何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将那骇人而离奇的假设从脑海中驱散。

夏帆什么都不愿想，只想就此安然入睡。然而，在深沉的静谧中，睡意却迟迟不肯降临。化作母亲模样的白蚁女王和那个摩托车男，在不知何处的床上赤身相拥的令人厌恶的光景，浮现在脑海里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夏帆最渴望得到的，莫过于食蚁兽太太的建议，但她不知道联络方法，只能静静等待她哪天现身。然而，食蚁兽太太连个影子都没露。大概是身为食蚁兽，在丛林里有许多不得不履行的职责吧——至于那是什么职责，她也无从得知。

有一天，住在新小岩的叔叔打来了电话。

“哟，夏帆啊，过得还好吗？”他声音明朗地说。

“还行吧。”夏帆简短地回答。有时她觉得，叔叔或许是在模仿《寅次郎的故事》——说话的方式总有点演戏的味道。又或者，那只是为了掩饰难为情的表演也说不定。

“还对武藏境没住腻吗？”

“嗯，武藏境这个地方挺不错的啊。”

“不会突然冒出什么古怪的野兽来吗？”

“好像没发生过那种事。”夏帆说。古怪的野兽？食蚁兽和美洲豹的事，还是别在这里提比较明智吧。

“最近，画画的工作有进展吗？”

“嗯，现在正在画新的绘本呢。”

“绘本好啊。字少嘛。”

“可不光是画，里面当然还有故事啊。”

“故事我也喜欢。或者说，只要是好的故事。”

夏帆稍微想了想这件事。好的故事……这不像电影里寅次郎会说出来的话。“不过，好的故事，具体来说，是怎样的呢？”

“好的故事里，必定包含着某种有用性。”叔叔用略带郑重的语气说道。

“那是谁的话？”

“瓦尔特·本雅明。”

“瓦尔特·本雅明？”夏帆愕然地重复道，“叔叔，你居然读瓦尔特·本雅明什么的吗？”

“你听着，我好歹偶尔也会读点书吧。毕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正儿八经四年制大学毕业的——虽说那学校提起来会叫人不好意思，是个偏僻的三流大学。”

“嗯——原来你好好读过大学啊。”

不过我几乎只记得天天泡在学校附近的麻将馆。但毕业证我可是好好拿到了。因为父亲曾经警告我说，要是拿不到毕业证，以后一分零花钱都不给。嗯，这个先放一边，我记得本雅明好像是这样说的：真正的故事，无论以可见形式，还是隐藏的形式，必定都包含着某种有用性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实际益处的故事就是无聊、乏味、毫无价值的—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在我看来。

“嗯——”夏帆应了一声。我写的故事里，会不会包含了某种有用性或实际益处呢？她略想了想，但并没有特别想到什么。要是哪怕只含有一点点那样的东西就好了……

“我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才打电话的，但你家父母的事，总让我有点放心不下啊。”叔叔说，“尤其是我大哥，父母都去世以后，就成了重要的家人了嘛，所以我希望他能尽量健健康康的。仔细想想，这世上和我血脉相连的，就只有大哥和夏帆你们两个了。我也想能更频繁地和大哥见见面、说说话，可是店里的事太忙，实在抽不出空专门往浦和跑一趟。所以我就想，说不定你这儿会有什么新消息。”

“新消息倒没什么特别的……”夏帆说。

母亲的 身体可能被白蚁女王占据了，因此性欲增强，或许损害了父亲的健康；而且为了排解过盛的欲望，母亲或许还日常性地进行着“婚外性行为”——这类丰富多彩的“信息”，她实在没办法原原本本地向叔叔坦白。

夏帆说：“也许我该亲自去一趟浦和。我也想看看情况怎么样了，还有几件事想确认一下。”

叔叔说：“啊，你能这么做就太好了。我总觉得那边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，一些不太寻常的事。”

“不太寻常的事是指？”

叔叔低沉地哼了一声。“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嗯，大概就是一种预感吧。具体也解释不好。”

“就是说，是虫儿这样告诉你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不过，你不觉得我妈妈比以前更漂亮了吗？”

“啊，或许是吧。看起来好像年轻了几岁似的。皮肤也有弹性，光润润的，说不定还多了点风情呢。呃，你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我想是五十出头吧。”

“嗯——，正是最有味道的年纪啊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最有味道的年纪？”

“啊，就是说啊，是女人那妙处渐渐渗透出来的年纪。尤其是老练的人妻就更不用说了。饱满多汁，又深邃得很。就是所谓的正值盛年啊。对夏帆你说这些，是有点不妥啦。”

“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也已经是大人了。不过，叔叔你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这么说的吗？不是些下流的妄想吧？”

“当然是亲身经验了。扎扎实实、丰富得很的切身体验。我确实没什么学问，但说到亲身经验，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，多到恨不得有人能一次性全部回收走呢。”

夏帆挂断电话后，沉思了好一会儿。的确，也许我该再去一趟浦和，与父母当面谈谈。我想亲眼确认母亲是否真的被白蚁女王附身，如果真是那样，就必须设法应对。我也有一部分责任，不能佯装不知、放任不管。可是，见到父母后，具体该谈些什么、怎么谈呢？话说回来，父亲对情况究竟认识到什么程度？他是否多少察觉到，自己的妻子已经变成了别的生物？而母亲呢，她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被白蚁女王夺走？又或者，她并未真正把握实情，只是依照白蚁女王的命令，像提线木偶般行动？

食蚁兽太太说，白蚁女王第一眼就让人恶心想吐，外貌极为可怖。她还说那东西自私卑劣，诡计多端。要以这般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深处派遣而来的凶暴生物为对手，我实在不认为自己能与她平等交锋。倘若那场对决以惨败告终，我会落得什么下场？会受到怎样的对待？我的身心也会像母亲那样被白蚁女王侵占，被拖进她的巢穴吗？越想，夏帆就越失去自信，决心也动摇起来。但也不能一味拖延对决。时间拖得越久，事态只会越发恶化。

食蚁兽太太再次现身，是在叔叔打来电话的三天后。地点和上次一样，是那处被半透明墙壁环绕的圆形草地。一片安静、草的触感十分

美妙的狭小草地——那大概是夏帆意识（或者潜意识）里的一个特殊场所。虽然不清楚原理如何，食蚁兽太太能够进入那里。

“本来我该亲自前往武藏境登门拜访，但很遗憾，通道暂时被封堵住了，眼下无法做到。”食蚁兽太太歉然道。“所以我想在这里与您见面谈谈。只是存在思念能量消耗的问题，我也无法在此久留，但我会把所知的一切，毫无保留地告诉夏帆小姐。”

思念能量消耗的问题.....夏帆心想。是吗，原来还有这个问题。

“是的。非常抱歉。”食蚁兽太太读着夏帆的心说道。

“不过，谢谢你特意来见我。”夏帆说。“我非常需要你。”

“嗯，夏帆小姐的处境，我们大致了解。老实说，看来情况相当棘手。”

夏帆切入最关键的问题。“那么，我母亲被白蚁女王支配这件事，果然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似乎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。我和丈夫一起踏遍丛林的每个角落，询问了众多生物，收集了信息。由此查明的是，在围绕女王宝座的血腥争斗中败北的前任女王，无法再留在原来的巢穴，乘着夜色销声匿迹了。如今丛林里再也寻不见她的身影。如果她还在某处，必定会被人看见，可她彻底消失了。这样一来，只能认为她找到了秘密通道，逃离丛林，来到了这武藏境。在通道入口附近，也发现了她留下的痕迹。”

“这条通道，就是食蚁兽先生和美洲豹它们来到这边、来到武藏境的那条通道吧？”

食蚁兽太太郑重地点点头。“是的。本来严密隐藏、不引人注意，但白蚁女王似乎找到了那个入口。毕竟，那是个诡计多端、狡猾至极的女

人。”

夏帆急忙梳理脑海中浮现的诸多疑问。疑问太多，这并非易事。然后她说：“我实在无法理解，白蚁女王为什么非得附在我身上呢？附在我身上，对它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这是你自身世界的故事。”食蚁兽太太说，“所以，你必然成为那个世界的中心。无论是善的事物、恶的事物，还是非善非恶的事物，都会一视同仁地涌向你。你瞧，就像这样，食蚁兽也来了，美洲豹也出现了，白蚁女王也来了。是你在吸引这些东西。而你必须从涌来的这些事物中，主动接纳某些，坚决排除某些。这是作为中心人物的你必须承担的责任——分辨是与非，并引导其走向好的故事，这就是你的职责。”

好的故事……瓦尔特·本雅明。

夏帆说：“我的世界的故事？也就是说，我是在做梦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摇了摇长长的脖子。“不，这不是梦。如果是梦倒好了，遗憾的是并非如此。这是真正的现实。你选择了它，并亲身活在其中。不是什么‘一觉醒来一切都会消失、一笔勾销’那么简单东西。只要你活着存在，即使醒来，状况也会毫不动摇地持续下去。其中的危险也依然是危险。耳朵还是耳朵，尾巴还是尾巴。”

“所以，我必须和母亲直接对质？”

“是的，你必须正面直接面对母亲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。你的母亲几乎可以肯定已被白蚁女王附身，但幸运的是，应该还没有达到完全一体化的地步。不过，那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如果不趁现在解决，你的母亲就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了。而不久之后，你的父亲也会被毁

灭，或者变成别的什么东西。白蚁女王毕竟是凶恶又自私的生物，对她无用的东西就没有容身之地。”

夏帆说：“但我没有力气，也不勇敢，更谈不上特别有智慧。而且迄今的人生里，也从没有过以命相搏的战斗经验。这样的我，怎么想都不觉得自己能战胜身经百战的白蚁女王。”

食蚁兽太太摇了摇头。“不，你拥有足以对抗白蚁女王的力量。只是还不知道如何运用罢了。你作为人，内心坚强，而且拥有明确的自立心。是能够切实穿越自己世界故事的人。只要竭尽全力，一定能找到明智的途径。”

夏帆试着思考了一下。但无论如何也无法产生那样的自信。根本不可能有。

“还有一个疑问。”夏帆说，“那个摩托车男，果然是以某种形式和母亲有牵扯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说：“嗯，虽然没有确证，但白蚁女王和那个摩托车男在某处结识并联系起来，并非没有可能。比如在黑暗网站上认识的可能性是有的。”

“黑暗网站？”

“是的，是关于夏帆小姐的黑暗网站。”

夏帆倒吸一口凉气。“那种东西……居然存在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静静地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存在。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在那个网站上，关于夏帆小姐的各种信息日复一日地流传。真相和谎言混杂在一起。所以，白蚁女王和那个摩托车男在那里结识并勾结，共同谋划些什么，是可能发生的事。”

夏帆闭上双眼，叹了口气。“那妈妈.....是跟那个男人发生了婚外性关系之类的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脸色一沉。“虽然不能断定到那一步，但那种事也有可能。不过夏帆小姐，请你理解。退一步说，即便真有那回事，实施那种性行为的，终究是那个淫靡至极的白蚁女王，而不是你的母亲。你母亲只是身体被侵占、被利用了。她没有责任，也没有罪过，丝毫没有被玷污。”

夏帆不由得心生疑问：这种事能那么简单一刀切吗？心灵和身体，能这么干脆利落地分割开来思考吗？

“听好了，绝不能被感情牵着走。”食蚁兽太太仿佛看透了夏帆的心思，说道，“我们必须看清真实与虚假之间那条清晰的界线。白蚁女王把摩托车男牵扯进来，恐怕是想动摇你的心，制造混乱，然后趁虚而入。若真如此，你就不能上她的当。当务之急，是先把你母亲从危机中解救出来。其他事情都算不得重要。被感情牵着鼻子走极其危险。”

“可是，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喜欢妈妈。”夏帆孤零零地吐出这么一句。说完，她自己也吃了一惊。独自生活久了，确实养成了频频自言自语的习惯。但这句话，自己甚至连在心里都没想过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食蚁兽太太并没有特别惊讶，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“这件事，想必长年以来一直压在你心上吧——没办法那么喜欢母亲这件事。对不对？”

夏帆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必勉强自己去喜欢原本喜欢不起来的人。心绪的流动，和风一样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但倘若这件事成了你心里的负担，那就必须卸下它。

眼下，你必须把母亲从白蚁女王手中救出来，夺回来。这才是你该做的事。说不定，这样一来，你也能把自己从心的牢笼中解放出来。”

把自己从心的牢笼中解放出来？

夏帆说：“那么，我眼下该做什么呢？我本来在想，是不是该近期内回浦和的娘家，跟母亲一对一谈谈。”

食蚁兽太太听了，脸色一沉。“不，我觉得你最好放弃这个想法。面对面地同母亲谈话——或者说对峙——尽管是打开局面的必要步骤，可地点成问题。浦和的娘家，恐怕已经成了她坚实的地盘。也就是说，那里已被改造成了她的巢穴。踏足那种地方极其危险，几乎等于跳进对方设好的陷阱。必须指定别的地方。关键是要把她从巢穴里拽出来。那样一来，她的力量就会减半。”

“别的地方，比如呢？”

食蚁兽太太仿佛在确认什么似的，眨了几次眼，然后说：“过阵子，你母亲应该会主动联系你。你等着就好，我们这边不必主动。她多半会主张让你到浦和的家里去，但你绝不能答应。你要一口咬定不能去浦和，说只能在这住处附近见面。就说是现在手头工作太忙，离不开武藏境，总之随便找个理由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就照您说的做。可是，万一妈妈说想来我这儿呢？那样没关系吗？”

食蚁兽太太摇了摇头。“不会，我认为不会。你和你的房子沾上了我们食蚁兽的体味。毕竟我们在那房子地板下住过很久。白蚁女王知道这件事，那种气味对它们来说完全无法忍受。毕竟我们食蚁兽是白蚁的天敌。你们见面的地点和日期，多半会由对方指定。或许会是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不过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你只要在指定的时间去指定

的地点就好。请一定相信你自身的力量。丛林里的生灵们也都站在你这边。啊，不行，我的时间快到了。抱歉.....”

然后，食蚁兽太太的身影从夏帆眼前消失了，仿佛被吸进空中裂开的缝隙里一般。

她在电脑的搜索栏里输入自己的姓名，试着搜了搜食蚁兽太太说的那个关于自己的信息网站。作为绘本作家的她，网上能找到几篇相关报道，但上面列出的大多是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毕业的美术大学名称，以及迄今出版的绘本清单，再没有更多的个人信息了。暗网？我的信息（或者假信息）频繁飞传的地方？根本找不到。也许是我搜索的方法不够好吧，夏帆想。既然叫暗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访问。可能需要特殊的应用程序.....从电脑到烤面包机，她对机械类都不太擅长。

她给一个精通电脑——有时候好像会干些类似黑客勾当——的熟人打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帮忙查查看，有没有那种关于自己的暗网之类的东西。

“这种事，办得到吗？”

“简单得很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第二天他打电话来，说：“我在暗路由各处转着看了看，依我看，那样的网站根本不存在。”

“可是，我听信得过的人说，确实有那种东西。”夏帆说。

“你是不是被耍了？”他说，“可能这么说有点失礼，不过我就直说了吧，那么多人，究竟为了什么，会想要夏帆你在暗网上的信息呢？”

“的确。”夏帆说。的确是这么回事。

浦和的母亲迟迟没有来联系。她比平时更勤快地做饭，擦地板，收拾房间。窗子也擦了。她把颜料和画笔仔细洗干净，整齐地排列好。早上早早起床，一边听着鸟儿们热闹的鸣叫声，一边拿着计步器在附近长时间散步。还照着网上的画面，试着做些简单的瑜伽和拉伸。总之，她尽量找些事做，让自己经常活动身体。然后尽量不去想母亲的事。或者摩托车男的事。可这并不容易。哪怕身体稍一休息，心神一放松，那两人在床上赤身交缠的景象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。接着，一阵仿佛被老虎钳紧紧绞住胸口般的沉重感便向她袭来。

这种露骨的性场景（或者说妄想），竟如此执拗地困扰着我，莫非是我本来就藏着这类心理问题？白蚁女王和摩托车男是不是共谋制定了计划，正一点点地攻击我意识中薄弱的地方？他们或许是通过暗网（之类的东西）获取了大量关于我的信息，并仔细分析，把我的问题点无一遗漏地列成了清单。我就这样，在他们面前，名副其实地被剥了个精光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场对决岂非胜负已定？而我呢，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是在食蚁兽太太拜访夏帆的四天之后。

“昨天我梦见你了。”简单寒暄后，母亲这样说道。“那是个特别逼真的梦。梦里你对我说，想和我好好面对面谈一次，说有重要的事。哎，这会不会是正梦？或者说是梦的神谕？”

夏帆在电话这边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正梦？梦的神谕？

“也许吧。”夏帆吐出憋着的那口气，用略微缺乏起伏的声音说道。

“你说也许，也就是说，现实中你确实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？”

“是啊。确实觉得有很多想聊的。”

“是想郑重其事地谈谈吗？”

“嗯，算是吧。”

“比如，可能很快要结婚之类的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样的。”

“那可真遗憾。”母亲说着，爽朗地笑了。就像世间普通的母亲对待适婚女儿那样。

夏帆心生疑惑：这个人莫非是在表演世间普通母亲的样子？可即便真是如此，表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真正的母亲，还是冒充母亲的白蚁女王，她却难以分辨。而且，夏帆不禁为此感到一丝焦躁。

母亲说：“那你再来浦和不就行了？那样就能悠闲地慢慢聊了。你的房间一直空着，随时可以住。”

正如食蚁兽太太所说。她正试图把我引到浦和的家里——引到她的根据地，引到她可能布下陷阱的阴暗肮脏的巢穴。

“工作上有些安排，一时半会儿离不开这里。”夏帆说。

“你是说离不开武藏境？”

“就是这么回事。”夏帆说。

“怎么都不行？喂，小夏帆，你的工作忙到那种程度？连两三天都离不开家？”

“不光是工作，总之各种杂事堆在一起。那妈妈你过来武藏境不就行了？我也想让你看看我住的那间简朴小屋，至少一次也好。”

夏帆这么说，是为了观察对方的反应。如果对方是白蚁女王，这个提议应该会被当场拒绝。因为听说白蚁受不了食蚁兽的气味。

电话那头一阵沉默。是那种饱含内容、有分量的沉默。夏帆握紧电话，等待对方的反应。

“也是啊。”母亲终于开口了。“要换乘电车，路上估计挺花时间，不过去一次你那边也行吧。武藏野那一带我还没去过，偶尔出趟远门也不错。最近我应该能腾出一整天的时间。等我定下合适的日子，再联系你。这样可以吗？”

谈话就此结束。挂断电话后，夏帆依旧拿着话筒，凝视着面前的白墙好一会儿。刚才通话的对象，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？还是占据了母亲身体的白蚁女王？她觉得两者都有可能。语调、说话方式，听起来都像是平时的母亲。但似乎又有哪里微妙地不对劲。同质性与异质性紧密交织。而且，母亲真的打算来这个家吗？这个沾有食蚁兽气味的家。

接着，夏帆猛地想起一件事。母亲在通话里叫她“小夏帆”。仔细一想，这并不寻常。母亲小时候是这么叫她的，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——大概是上高中以后吧——就改口称“夏帆小姐”了。而且在夏帆的记忆里，打那以后母亲再没喊过“小夏帆”。一旦立下规矩，便坚守到底——这就是母亲的性格。然而刚才那通电话，母亲分明说出了“小夏帆”。那么，或许她并非真正的母亲。可是，谁都有不小心口误的时候。单凭这点小事，就能一口断定她是冒牌货吗？

几天后，母亲发来一封电子邮件。母亲写这样一封内容完整的邮件，实在少见。平时有什么事，大都发条手机短信，三言两语便解决了。

邮件内容如下。

“你过得好吗？工作忙是好事。前几天能久违地通上电话，我很高兴。对了，如果你方便，四月某日下午五点，我们在武藏境站附近商业街那家叫‘磨刀店’的刀具研磨专门店碰面，然后在那一带找个地方聊一聊，你看行吗。我时间不太多，这次恐怕没法去你家里，实在抱歉。而武藏境站附近我有印象的地方，也就只有这家‘磨刀店’了。‘磨刀店’在哪里，你住那一片想必知道吧。那家店在关东一带很有名，能把各种刀具磨得锋利无比。正好趁这机会，我带把厨房的刀过去，请他们磨一磨。那天方便的话，回我一声。要是不行，我们再另定时间。期待与你见面。请多关照。母”

夏帆把那段文字反复读了好几遍，思忖片刻，回了一封信，说自己那天没问题。

在夏帆的记忆中，收到母亲这样一封长信（邮件）还是头一次。而且，虽说这只是母女间的往来，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过分的拘谨。不过，这也仅仅是感觉罢了。

可这样一来，情况就更清楚了。母亲肯定被白蚁女王占据了身体。否则，她绝不会特意把见面地点选在那家“磨刀店”——那家店和巴西产的瓶装白蚁有着某种关联。而且，她最终还是回避了来我家里，那个沾着食蚁兽气味的家。之所以用邮件而不是打电话联系，恐怕是害怕通过直接的语音对话，从细微的破绽里暴露身份。

想到还得再去一次那家“磨刀店”，在那里与多半是冒牌货的母亲面对面，夏帆的心情便沉重起来。不过，食蚁兽太太曾经这样说过：“那儿也许是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但不必担心。请务必相信你自身的力量。”眼下也只能抓住这句话了。毕竟对我来说，如今这世上，似乎没有比食蚁兽太太更值得信赖的人了。

夏帆用签字笔在墙上挂历的那个日期上画了个红圈。三天后傍晚五点，她就要在那儿和母亲——或者说和那个假扮母亲、凶恶而怪诞的白蚁女王——面对面了。和一个手持刚磨得锋利无比的刀具的对手，一对一。她实在没法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
三天转眼就到了。

夏帆套上牛仔裤、长袖T恤和工作衬衫，一身便于活动的休闲打扮，脚踩运动鞋，把棒球帽压得低低的。她望着镜中的自己，心想：这简直就是战斗服嘛。然后，她琢磨着要不要在挎包里偷偷藏一把菜刀。母亲在邮件里写过，会从浦和的家里带菜刀过去，让“磨刀店”帮忙磨一磨，还说这是个好机会。既然如此，自己这边恐怕也得备点防身的东西才行。毕竟，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。

在那个雨夜杀死美洲豹之后，“磨刀店”老板替她磨得无比锋利的那两把菜刀，夏帆还收着。它们被磨得简直吹毛可断，尖端的锋芒至今仍泛着一层青白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自那夜之后，夏帆一次也没再碰过它们。不管怎么说，那可是她亲手刺穿了美洲豹的菜刀。这种东西，怎么可能——比方说——拿来日常做饭用呢。她连看都不想看到。于是就用报纸严严实实地裹起来，塞进厨房抽屉的最里头，眼不见为净。

至于为什么没立刻扔掉，她自己也说不上理由。只是觉得，费了那么多功夫磨出来的刀，实在不该就那么随便丢掉。而且，万一扔得不好被人捡走，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。

夏帆从抽屉里取出菜刀，拿在手里凝神看了好一会儿。但终究还是改了主意，重新用一张新报纸裹好，又塞回了抽屉深处。不，这种东西果然还是不能带去的——她重新确认了这一点。她再也不想刺伤什么人，或者杀死什么人了。哪怕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又或是出于任何大义名分。

坐上巴士朝武藏境站去的路上，夏帆一直真心实意地盼着：“磨刀店”要是消失了该多好。自那夜起，夏帆再没去过那条商店街。连那一带都没再靠近过。因为发生在那里的每一件事，她都巴不得能从记忆里快些抹去（当然，那根本不可能忘掉）。她盼望着，走到商店街一看，“磨刀店”居然无影无踪，仿佛那家店压根儿就没存在过……她盼着事情能变成这般模样。最好是——她记忆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，全部不过是她自己虚构出的幻觉。

然而，仿佛在嘲弄她这份迫切的愿望似的，“磨刀店”偏偏就在那条商店街里，实实在在地杵着。店面不宽，很不显眼，可那块和上回见到时一模一样的精美木雕招牌，却堂而皇之地悬着“磨刀店”三个字，那气势跟它局促的门面颇为不称。夏帆在那块招牌前停住脚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没错，“磨刀店”是现实存在的，而她记忆里发生在此处的种种，的的确确就是在此处发生的事。耳朵终归是耳朵，尾巴终归是尾巴。正如食蚁兽太太所说的那样。

“磨刀店”的店门紧紧闭着，上面挂着一块木牌，冷冷淡淡地写着“闭店”两个字。店里没有窗户，从外面无法窥见里头的情形，也无从判断是否亮着灯。门边也看不到类似呼叫铃之类的东西。这下可怎么办呢——夏帆在门口思忖起来。腕表指着五点零五分。既然都到了这里，也只能先试试能不能把门拉开了。要是门上了锁，说不定倒能当成扭头就走的借口。然而，门并没有上锁。夏帆横向一拉，本以为卡涩的门扇竟发出轻微的响动，毫不费力地哗啦一声滑开了。店里亮着灯。母亲正坐在展示柜前的椅子上等她，膝头放着一本合拢的文库本，脸上的表情十足地百无聊赖。

“你好呀，小夏帆。”母亲一看见夏帆的脸，便用快活的语气招呼道。

“你好。”夏帆应了一声。那声音干涩涩的，听着简直不像自己。

“从浦和到武藏境可真远啊。我坐电车的时候一直在看书来着。”母亲这样说着，把放在膝上的书举起来给她看。书名的具体字眼看不太清，但那是本相当厚的文库本。这么一想，夏帆此前从没见过母亲读书的模样。她是什么时候变成读书家的呢？

“你在看什么呢？”夏帆试着问道。

“简·奥斯汀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”母亲说，“你读过吗？”

夏帆摇了摇头。她没读过。“真是好厚一本书呢。”

“故事的情节虽然有些老套，但还挺有意思的。读起来很流畅。托它的福，漫长的电车之旅倒也没那么无聊了。”

夏帆歪了歪头。从亚马逊丛林来的白蚁女王，读着十八世纪末英国写就的简·奥斯汀长篇小说，真的会觉得有趣吗？还是说，那不过是一件伪装用的小道具而已？

“哎，你先坐下来吧。总不能站着说话呀。”母亲说着，指了指放在展示柜前的一张简朴的凳子。夏帆依言坐了下去。“磨刀店”的店主到底去哪儿了？说到底，“磨刀店”的店主不是和美洲豹一起死了吗？夏帆脑子里一片混乱。

母亲身穿米色时尚修身西装套裙，脚踩一双富有光泽的栗色高跟鞋。领口别着一枚镶有珍珠的树叶形胸针，双耳戴着小小的金耳环。内搭白色丝绸衬衫。头发也打理得漂漂亮亮，像是刚刚去过美容院似的。这身打扮很适合去参加什么大使馆主办的派对，至少不像是来武藏境商店街这种寒酸的刀具研磨店该有的样子。而且，明明从浦和坐了那么久的电车，衣服上却连一条褶皱都没有。

“这身套装真好看。”夏帆说。今天的穿着不知为何格外雅致。

“谢谢。”母亲理所当然地道了谢。然后她把夏帆的穿着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，那表情却看不出多少欢喜。她说道：“你呢，该说是老样子呢，还是说穿得挺朴素的啊。”

朴素的穿着……夏帆在心里重复了一遍。话怎么说都有，全看人怎么讲。

夏帆说：“嗯，我一直都穿这种方便活动、样子朴素的东西。对我来说，这差不多就是工作服了。”

母亲嘴角浮起一丝几乎看不出的微笑，说道：“工作服固然不错，但偶尔也得打起精神，穿得规整些才行。要是老这么随随便便地过日子，人会越来越懒的。你也算是个像样的大人了，总得多少在意一下别人的眼光吧。”

这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真正的母亲一样，夏帆心想。不，甚至比真正的母亲还像真的。

母亲又说：“像你这样天天穿着这种毫无起伏、缺乏张弛感的衣服，不知不觉间，整个人就会失了精神，体形也会一点点走样。然后一转眼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一旦到了那个地步，再努力也恢复不了原状了。”

夏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母亲的脸色，特别是她眼睛的动作。她试图就近看清，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母亲。结果——怎么看都是她那位真正的母亲。脸的样子、眼神，那仿佛看透人心的独特说话方式，还有那种居高临下说教的内容，确实都是平日里那个真正的母亲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然而，夏帆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母亲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文胸有合适的尺寸吗？看你的时候，我从前就时常觉得在意，保持优美的身体线条很重要。虽说你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，但去专卖店买一件尺寸合适、像样的文胸，这点余裕总该有吧？而不是那种量贩店随便卖的便宜货。男人啊，一定会检查女性胸部的形状的，所以得更细致地注意这种事情才行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毕竟还是独身一人的年轻女性。要是可以的话，这点小事我可以陪你一起去买。”

夏帆感到脸上一阵发烫。接着她想，这样可不行，必须设法重整态势。不能就这样一直被母亲掌握对话主导权，一味处于守势。不管什么都可以，总之必须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。

“观察真敏锐啊。”夏帆说。

母亲微微耸了耸肩。“那当然，毕竟我是母亲嘛。就是会对小事情在意啊。”

“那么，妈妈，你已经在这里让人磨刀了吗？”夏帆问道。“你是从家里带了要磨的刀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还没有。还没有让人磨呢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入口挂着关店的牌子，我正犹豫该怎么办，试着把手搭在门上，门开了，里面没有人。于是我就擅自进来了，在这里这样等着。说来有点厚脸皮，但我想如果说是从浦和远道而来，即使闭店后，大概也能磨个一两把刀的吧。”

“这家店这么有名啊。”

“是啊，虽然是这样一家小小的老店，但以能把刀具磨得最锋利而闻名。据说在这里磨过一次刀，就再也去不了别的店了。我在网上查过大家的感想，那简直都是近乎盛赞了。”

真是不可思议，夏帆想。自己也曾在网上搜索过几次武藏境的“磨刀店”。但关于那家店的信息，哪里都没找到。是我搜索方法不好，还是母亲在信口编故事？母亲除了漂亮的漆皮钱包，还将一个小小的黑色托特包放在了展示柜上。大概那里面装着马上要磨的几把刀吧。一想到那些刀具的样子，身体就紧张得发僵。脑袋光秃的高个子店主的身影，以及潜伏在他内侧的美洲豹发出的强烈臭气，在她脑海中复苏了。

你到底是什么？是我的妈妈？还是从巴西来的白蚁女王？

夏帆真想这样明确地开口问出口。省去复杂的前言和互相试探，原原本本地坦诚发问。但她做不到。因为把这样大胆的问题突然抛出去之后，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，会带来什么样的事态，她无法预测。而且或许自己无法妥善应对事态的急剧发展。我既不是那么敏捷，也不是那么坚强，又不会随机应变。必须找到更迂回的方式。必须巧妙地委婉地试探，在不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，掌握她不是自己真正母亲的证据。

“夏帆，”母亲唐突地开口道，“我可是非常了解你这个人。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细节。毕竟我把你放在肚子里十个月，然后生下来，养大，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。”

夏帆一言不发，等待着对方接下来的话。她是为了什么而提起这话的，意图还不清楚。但无论如何，夏帆想，这个人恐怕是在向我挑起正面交锋。她知道我在试图看清她的真实身份，并且想要在这场博弈中抢占先手。

母亲继续说道，语气平静，仿佛在回忆：“虽然这么说不太好，但你从小就是个很多事情都做不好的孩子。实话实说，不论让你做什么，基本都笨手笨脚的，没什么章法。不过，只有画画你从小就擅长。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，也看不出你有努力提升的意思。游泳班和钢琴课都没能长久坚持下来。改掉口吃的毛病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月经初潮也来得比别人晚不少，胸部也迟迟不见隆起。对吧？关于这些，我也相当担心呢，心想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”

夏帆脸颊的红晕没有消退。或者说，反而更烫了。这个人拥有关于我的准确记忆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正如她所说，我从小除了画画以外，几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长处。初潮来得很晚，胸部也迟迟不发育（即使现在也不算大）。白蚁女王不仅仅是占据了母亲的身体，难道连记忆也一并据为己有了吗？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的弱点就全被这个人掌握了，这无疑会把我置于不利地位。

母亲继续说道：“不过现在看来，终究还是没什么问题。幸好。你长大了，成了一名出色的成年女性。大学毕业，有了工作，好歹也能自立生活。只是在各种意义上都晚熟罢了。不过，你作为女性的成长速

度，无论身体还是精神，都和我自己的情况大不相同，所以对照自己，难免会感到不安。这你能理解吧？”

夏帆默默地微微点头。

“那，怎么样呢？最近有和什么男人交往吗？”母亲问道。

这么说来，自从上次和那个摩托车男见过面、聊过之后，她就再没和任何男人约会过了。住在武藏境这样的郊外住宅区，既无朋友也无熟人，几乎整日闭门不出独自工作，这样的机会自然很难遇上。而且，她现在也还没有心情去认识某个男人，开始新的交往。这或许是因为摩托车男走后留下的不快气息所致，又或许是因为那个雨夜，握刀刺死美洲豹时那鲜活的触感，还淡淡地残留在掌心里的缘故。

夏帆摇了摇头：“现在好像没有那样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？找个适合你的人。”母亲说道。

夏帆再次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没这个必要。如果想找，我会自己找的。”

“可是啊，你虽然这么说，但像相亲之类的，有时候也不错哦。总之，生活中没有男人的气息，对身体和心情都不好，所以无论如何也得创造这种机会才行。”

“那妈妈自己呢？”夏帆为了驱散突然涌上的不快，鼓起勇气反问。

“我怎样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妈妈有在交往的男人吗？”

母亲的脸色僵住了。那一瞬间，夏帆觉得那张脸仿佛被另一张脸取代了——就好像面具背后有另一个人（或是别的什么东西）稍稍露出了脸。但那张脸随即又恢复了平常母亲的表情，快得像相机闪光灯一闪，转瞬即逝。然而，夏帆没有错过那一瞬间的变化。

“我有没有在交往的男人？”母亲用近乎无机质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夏帆的问题，“哎呀，你问妈妈这种问题还真是奇怪。我结婚快三十年了，是儿科医生的妻子，家庭稳定，连女儿都长大成人了。更年期早就来了，正被潮热困扰。像我这样平凡的中年主妇，有什么理由非得和外面的男人交往呢？”

夏帆看得出来，对方因这意想不到的反击而不知所措。看来自己总算成功戳中了对方的软肋。现在正是夺回对话主导权的机会。夏帆立刻说道：

“当然不是非交往不可。不过，就算妈妈真的在和人交往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。哪怕到了您这个年纪，哪怕结了婚，孩子也已经长大，社会上这种事好像也并不少见。不是吗？”

母亲歪了歪嘴，想了一会儿。然后说道：

“是啊。就算真有那种事，确实也可能并不奇怪。社会上都是这么说的。不过，你是在怀疑我实际上做了那种事吗？也就是说，怀疑我有外遇之类的？”

“你喜欢坐摩托车吗？”

母亲的脸一瞬间又差点变色，但这次她总算忍住了。只是脸色像蜡制面具一样僵硬苍白。

“摩托车？”

“就是机车啊。”

“你是在问我，是不是喜欢坐那辆摩托车？”母亲再次用近乎无机质的声音重复道，“怎么会问这个？你问这话总得有什么根据吧？”

“倒也没什么确切的根据。只是，我前阵子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妈妈坐在一辆大型摩托车的后座上。虽然戴着头盔看不到脸，但那绝对是妈

妈。毫无疑问。骑车的男人也戴着全罩式头盔，所以也看不到脸。年龄什么的也不清楚。但妈妈从后座用双手紧紧搂着那个男人的身体。就像紧紧抱住一样。看起来非常亲密，像一对恋人。”

这并不是真的。实际上她并没有做过那样的梦。她只是在脑海中想象了那幅场景。或许可以称之为妄想。然而那幅场景一次又一次、反复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。频繁而执拗，以至于她最后都分不清那究竟是梦，是妄想，还是现实了。

母亲像是要重整心情似的轻咳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你经常做那样的梦吗？你相信梦能预示什么吗？”

“我并不是相信梦，”夏帆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只是说我做了这样一个梦而已。至于那意味着什么，我倒不清楚。不过那是个非常深刻、清晰的梦，那个场面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脑海里。那辆大型摩托车的牌子是BMW。连这种细节我都记得。”

“所以你在怀疑我？怀疑我和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，怎么说呢，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？”

“嗯，谁知道呢。谈不上怀疑不怀疑，我只是在梦里看到了那样的场面，而且那光景非常真实，仅此而已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说，我对妈妈了解得并不多。妈妈说过，对我的事，事无巨细都很了解，对吧？但说实话，我对你并不怎么了解。”

母亲听了，轻轻地、短促地笑了笑。“可是啊，夏帆，孩子们有必要对父母的事了解那么多吗？假如孩子们把自己父母的真面目，还有他们藏着的秘密，全都知道了的话，说不定会失望，不，说不定会被绝望侵袭呢。幻灭之后，恐怕就再也无法信任周围的任何事了吧。世上有些事啊，还是不知道为好。”

夏帆终于鼓起勇气，问出了那个一直以来的疑问：“妈妈，我总觉得，你并不是因为想生下我才生下我的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母亲撇了撇嘴，沉吟片刻。“啊，你是这么感觉的呀？”

夏帆点点头。“我想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这种感觉就存在了。虽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根据，非得让我这么想不可，只是模模糊糊的。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道。

“看来，这里还是让我实话实说吧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夏帆说。

“坦白讲，怀上你对我来说，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当时没有怀上你，我想我大概就离开你父亲了。不，肯定会离开的。我当时确实有自己非走不可的理由。但碰巧你在我肚子里安了家，结果我就这样成了母亲，留在了这个家里。”

原来那个时候，她就已经不爱丈夫了，夏帆想。而我，并不是被期盼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。

母亲似乎看穿了夏帆的心思。她说：“不过，你父亲是最高兴你出生的，我想他是真心祝福你的。这一点是没错的。”

“但你并不是。”

母亲慢慢闭上眼睛，又慢慢睁开。然后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身上肯定有种类似业障的东西。虽然觉得对不住你，但我还是忍不住会想象：要是没有怀上你，没有生下你把你养大，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路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。”

夏帆说：“我好像对你、对你的人生，做了件很抱歉的事啊。尽管这并不是我主动想要的。”

母亲微微一笑。“所以我不是说了吗，有些事还是不知道为好。”

“不，”夏帆断然说道，“能知道真相，我觉得很好。因为这是堵在我心里很久的疑问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，我也给出了诚实的回答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两不相欠，扯平了吧？不是吗？”

夏帆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觉得还没扯平。我们之间，还有必须解决的事情。”

“哪方面？”

夏帆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我想请你退回巴西的丛林里去，白蚁女王。把被你占据的我妈妈的身体和意识原样留下，你自己赶紧从这里消失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我妈妈就这样被你霸占着。”

母亲听了，表情丝毫不变，沉默了片刻。然后，嘴角浮现一丝轻蔑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是这样啊，你是说我的身体和意识，被那个什么白蚁女王给占据了对吧。哎呀夏帆，这算是大胆的想法，还是离谱的假设？简直就像你写的童话故事一样的情节嘛。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这么个奇妙想法的？”

夏帆双手紧紧攥成拳头。“别再叫我夏帆了，拜托。”

“好啊。”母亲依然微笑着，“那我以后就不叫那个名字了。不过，叫你什么好呢？”

“什么名字都不想让你叫。对你而言。”

“好啊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个先放一边，你说我被巴西丛林来的白蚁女王附身了，这种事你到底是从哪里想到的？还是说，又是梦里看见的什么的？”

“不，不是梦里看到的。这是食蚁兽太太告诉我的。食蚁兽太太和她先生一起从巴西过来，在我家地板下面住了一段时间。”

母亲听了，显得非常开心地笑了。“原来如此，这还真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。是这样啊，你是说住在你家地板下面的那对食蚁兽夫妇告诉你，我被白蚁女王附身了对吧。嗯，这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得不佩服你那丰富的想象力啊。”

“食蚁兽太太告诉我的。你把前后经过都讲了——你被更年轻的女王夺走位置，遭驱逐出巢，拼死逃到这里。然后，你大概是为了给前不久在这家店里被杀的美洲豹报仇，才企图夺取我的身体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亚马逊丛林里和那只美洲豹有多亲密，总之你想消解他被杀的怨恨。可是，由于我的身体和家里都沾上了食蚁兽的特殊气味，你没能顺利附身到我身上。于是，第一步，你特地跑到浦和，夺走我母亲的身体。附身到我母亲身上，大概没那么困难吧。毕竟感觉年龄也相近——虽然我不知道白蚁有没有更年期。然后你就一直静观其变，盘算着最终用什么法子把我的身心彻底夺走。难道不是吗？”

母亲久久地直视着夏帆的眼睛。她似乎不知该如何应对夏帆的话，正犹豫着。

“放弃吧。”夏帆斩钉截铁地宣告，“你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了。我很清楚。你是从巴西来的白蚁女王，根本不是我的母亲。放弃吧，痛痛快快地承认这一点。”

“白蚁女王当然没有什么更年期。”母亲说，“产量一旦下降，就会被赶出去，说是没用了。然后女王的位置就会被更能生育的年轻雌蚁夺走。不过，我也是把前任女王赶下台才夺到那个位置的，所以也没资格抱怨。至于那只美洲豹，确实是我耍好的玩伴，可那家伙到处胡作非为，结了不少仇。就算被人暗中干掉，也无可奈何，我有心理准备。所以我并没有特意要替他报仇。我之所以想附身到你身上，纯粹

是被你这个人毫无道理地吸引过去的。就像铁钉被磁铁咻溜溜吸过去那样，完全出于自然。”

“被我吸引？”夏帆说。难道这和前些天食蚁兽太太说的是一回事？关于我处在这个故事中心的那句话。可是，眼下没有余裕在这里继续深究这个问题。

夏帆说：“可是，总之你承认你不是我的母亲，而是白蚁女王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，事到如今就算抵赖，大概也没用了吧。继续假装别人，我也多少有些累了。”她的声音骤然低沉、变粗了。白蚁女王终于摘下了面具，露出了本性。“我倒是想让你看看我真正的模样，但我想还是不这么做为好。你要是看到了，恐怕会受到巨大的冲击，那副模样会化作噩梦，妨碍你安稳的睡眠。”

说完，白蚁女王放声大笑。“不过，你母亲的身体和容貌倒是相当舒适。我很中意。说这话也许不太合适，但用着很舒心。”

“而且，不光是身体，你好像连母亲的记忆都据为己有了。”

“不，准确地说不是那样。我并不是把她的记忆夺过来据为己有。我们是共享着那些记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体共生的。”

“一体？”

“啊，也就是说，人格的融合正在不断推进。想把我从你母亲体内排除出去，已经相当困难了。因为各处都已经开始混杂，难以分离了。”

夏帆试着思考这一点。融为一体？开始混杂？那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夏帆问道：“那么，你和那个摩托车男，是在暗网上认识的吗？在那个关于我的暗网上。”

母亲（似的人物）略微犹豫地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是啊。我们在那个网站上，兴致勃勃地聊你，非常意气相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经由你才认识的。这一点得感谢你呢。”

“那是在进入我母亲体内之前的事吗？认识他，是在那之前吗？”

“是啊，在那之前。他告诉我你母亲住在浦和，还给了我如何接近她的指引。我呢，为了和他发生性关系，就不得不借用你母亲的身体。不管怎么说，总不能让他看到我本来的狰狞面目吧。你母亲是个相当的美人，身材相对于年龄也很好，所以我们和他充分享受了鱼水之欢。而且你母亲在性方面，也不比我差，相当贪婪。她和我一样乐在其中，甚至高潮了好几次。在身为女儿的你面前说这种话，我多少有些过意不去，但我不想让你觉得，是我出于自己的方便，硬逼她做她不愿意的事。”

夏帆对此未发表任何意见。这家伙是想扰乱我的情绪。不能上她的当。她说的话有几分是真的，根本无从知晓。夏帆装出平静的表情，向对方问道：“你说融为一体，那是不是意味着，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母亲也会出事？”

“是啊，如果杀了我，你母亲也很可能会同时丧命。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吧。”

对此该说什么，又该怎么说，夏帆一无所知。于是她紧闭双唇，保持着沉默。

“关于你母亲，目前没有任何需要你担心的事。你母亲和我相处得很融洽，就像某所女子大学宿舍里意气相投的室友一样。我逃离丛林，能在浦和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在丛林里，没有比被赶下权力宝座的女王更危险的存在了。新女王为了以防

万一，通常会派刺客来除掉旧女王。所以必须时刻提防背后。至于你母亲，自从和我合为一体后，她感觉仿佛从长期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。就像一直拴在手脚上的沉重锁链终于被解开了。”

从束缚中解放……夏帆想，对她来说，我也是那沉重锁链的一部分吗？然后，她轻轻摇了摇头，如此数次。

这位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仿佛读懂了夏帆的心思，说道：“去理解你的母亲吧。站在她的立场上想想。你已经是出色的大人了。这样做了，你们就能互不相欠，扯平了。”

“然后，你会继续支配我母亲的身体吧。从今往后，一直如此。”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摇了摇头。“不，不是支配。我们是作为灵魂伴侣共生的。作为对等的伙伴。”

灵魂伴侣，夏帆想。对等的伙伴？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偶尔也来浦和的家玩吧。我们会很高兴地欢迎你的。”

夏帆依然保持着沉默。

“你最好也去见见爸爸吧。你不是喜欢爸爸吗？爸爸最近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，身体也不太好。”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说道。

夏帆说：“食蚁兽太太说你比什么都更凶恶、狡猾、冷酷、自私。”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注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指。那纤细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。然后她开口说：“是啊，那家伙说的或许没错。坐在女王宝座上时的我，的确可能凶恶、狡猾、冷酷、自私。现在想来，我做过很多过分的事。但在当时，不得不那样做。在权谋术数翻涌的黑暗地底巢穴中，为了守住岌岌可危的女王之位。不过，那样的斗争日子已经结束了。我远离丛林，来到浦和这座城市，作为

平凡儿科医生的妻子，也想照顾日渐衰老的丈夫，过平静的日子。不想再伤害或折磨任何人。”

那简直就像儿童绘本的情节啊，夏帆想。最后改过自新、摇身变为善人的反派角色，白蚁女王。伟大的和解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……但夏帆不禁歪头思忖，事情就这么简单解决，真的可以吗？

“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”夏帆说。

“什么都行。”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说。

“我刚想到的，白蚁女王，莫非你从很久以前就住在那儿了？”

“那儿，是哪儿？”

“在我母亲的身体里。”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听了，嫣然一笑。然后隔了几秒说道：“是啊，或许也可以那样理解。就像食蚁兽们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你的身体里一样。”

说完，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拿起膝上的书，从椅子上站起身来。她拎起漆皮手包，又拎起那只似乎装着菜刀的托特包。

她说：“这家店的老板不会回来了吧。天色已晚，磨刀的事就算了吧，我这就回浦和了。难得来了，有点遗憾。”

夏帆依然坐在凳子上，眼看着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拉开推拉门，正要从店里出去。

“我还有一件事想问。”夏帆对着她的背影说。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在门口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“说吧，是什么事？”

“你刚才说，你是被我吸引着来到这里，就像铁钉被磁石吸引一样。”

“嗯，我说了。”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说。

“以后也会继续下去吗？也就是说，今后你也会以某种形式介入我的人生吗？”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注视着夏帆的脸。

“那是在问我吗？”

“嗯，我是在问你。”

同时是母亲的白蚁女王站在门口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答案要你自己去寻找。仔细想想就会明白。或许你已经明白了，只是没意识到而已。”

说完，她走出门外，慢慢拉上推拉门。店里只剩下夏帆一人。外面似乎下起了雨。雨的气味悄悄渗进店里。

三天后的傍晚，新小岩的叔叔打来电话。

“前些天，我看见一辆兰德酷路泽上并排贴着高龄驾驶标志和初学者标志，就拍了张照片哦。”叔叔一开口就这样说。

“世上嘛，总会有那样的情况吧。”夏帆漫不经心地说。

不过你啊，不觉得有点吓人吗？一个高龄新手司机，开着兰德酷路泽那种巨大的钢铁巨兽，在公路上耀武扬威地跑。

既然那么吓人，那你离那辆车远点不就好了。

你倒是不怎么吃惊啊？

夏帆叹了口气。“我说叔叔，你特意打电话来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？”

“不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只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，有点放心不下。嗯，也有那辆兰德酷路泽的事……另外，我也多少有点在意你母亲怎么样了。”

夏帆本想告诉叔叔自己和母亲见了面、谈了话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。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、该怎么说。当然，也不能把那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坦白出来。连夏帆自己，都无法百分之百确信在“磨刀店”与母亲（那样的存在）的对话是否真实发生过。有时候，她觉得那一切或许只是自己在脑海中精心编织的幻想。但夏帆心里清楚，事实并非如此。那毫无疑问是现实中的事。她曾与同时也是母亲的白蚁女王当面对质，鼓起勇气将郁结在心的念头抛给对方，进而揪出了潜藏在那里的真相（似乎如此）。不过，真相未必只有一个。真相有时具有多个侧面。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真相也会改变模样。而且，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白蚁女王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“前阵子稍微聊过几句，她看起来还算精神。”夏帆含糊地对叔叔说道。

“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奇怪的地方吗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，我觉得跟平时差不多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叔叔说，“话说回来，改天再来我店里吃饭啊。菜单上加了新菜。虽然从武藏境到新小岩有点儿远。”

“嗯，我近期一定去。”

“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你对我来说，是为数不多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一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夏帆说。

那是一个多雨的春天。不知为何，常常是入夜后才开始下雨。那是细如绢丝、悄无声息的雨。夏帆独自坐在外廊，望着那若有若无的夜雨，想起了身在浦和的母亲。接着又想起了“同时也是母亲的白蚁女王”。她——不，她们——此刻在做什么呢？她们是不是在母亲的身体

与意识深处，亲密地交谈着什么？就像在某个女子大学宿舍里共同生活的两个要好的女学生一样。然后，两人是不是都在满心期盼着那辆摩托车的排气声由远及近呢？

夏帆凝望着雨，扪心自问。我应该原原本本地接受她们吗？还是该把她们当作错误、邪恶的存在，断然拒绝？或者该把一切当成另一个世界的事，视而不见，彻底忘却？正如真相有多面性，正确也有多面性。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可能成为正解，也都可能成为错误。

夏帆闭上眼睛，将这些找不到答案的谜题从脑海中驱散，试图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她想在那里躺下，让疲惫的意识静静休憩。当然，前提是那个“自己的世界”真的存在的话.....

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中屏住呼吸，雨声依旧听不见。

第四章

守护天使、象蛋

与斯嘉丽·约翰逊

大概是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，夏帆家来了一只母猫。与其说是养，不如说是它自己随意闯进来，就那么住下了。那天它忽然出现，毫不客气地走进屋里。它不怕人，又讨人喜欢，试着拿手边的食物喂它，它便狼吞虎咽吃个精光，心满意足地打着呼噜，然后走到房间角落咕咚躺下，就那么睡着了。毫无戒备，甚至还发出安稳的鼾声。毛色润泽，一看就知道是习惯了与人相处的，大概之前一直在某户人家里养着吧。也许是迷了路，或是出于什么原因回不去原来的家了。一身白底黑斑，让人联想到荷斯坦奶牛，于是暂且叫它“霍尔”。看不出具体年龄，感觉不算年轻，也不算老。

霍尔相当聪明，很快融入了夏帆一家，成了家庭成员。不知是原先的主人严格训练过，还是它天性守规矩，就算桌上摆着看起来很美味的食物，而且周围没人，它也绝不偷吃。去兽医那里做绝育手术时，也许是出于对主人的完全信赖，它不挣扎、不尖叫、不闹腾。连兽医都佩服地说：“这么温顺听话的猫咪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”

霍尔在家里跟父亲最亲。父亲走到哪儿，它就跟到哪儿，几乎是贴着脚边寸步不离。父亲上洗手间，它就耐心地等在门前，直到他出来。家里最勤快疼爱这只猫的是夏帆，可不知为何，猫却更愿意亲近那位儿科医生。父亲晚饭后坐在椅子上看书或看电视时，它总是幸福地眯着眼，窝在他的膝上。寒冷的夜晚，它几乎都要钻进父亲的被窝里。霍尔跟普通猫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喜欢和人一起外出散步，简直像只狗。当然，并不是像狗那样拴上绳子牵出去，它始终是个自由的伙

伴，迈着自己的步调啪嗒啪嗒跟在人后头。那样子十分可爱，夏帆常和霍尔一起在附近散步。而且，只要霍尔看到夏帆要出门，就会自主主张地跟上来。无论何时，一起走在附近的霍尔都显得非常得意。每遇上一个擦肩而过的人，它就高高竖起尾巴，脸上——不，看上去简直就像——绽开满满的笑容，仿佛在宣告：“我可跟别的普通猫有点不一样哦。”有时路上看到什么引起兴趣的东西，它会嗖地跑过去侦察，等好奇心大致满足，又急匆匆跑回夏帆脚边。只是它好像怕狗，一见到狗就敏捷地躲个无影无踪（等狗一走，又马上回来）。

然而，这般愉快的散步持续不了太久。离开家，走到某个特定地点，霍尔便会戛然止步，不肯再跟过来。似乎那里对霍尔而言，划着一条“边界线”——一条猫看得见、夏帆却看不见的边界线。猫一步也不肯越过那条线，仿佛那里拉着一道通了高压电的栅栏。它对着迈过那道严肃界线、走向前方的夏帆大声叫唤。直到夏帆转过街角，再也看不见身影，它一直不停地叫，像是在拼命诉说什么。

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夏帆，深深着迷于那条肉眼不可见的边界线。原来世界上，竟存在猫能看见而人眼看不见的神秘分界线。线的那一边，对猫来说大概是危险的领域，不可踏入。那个世界里，恐怕满是恶意与陷阱，正虎视眈眈地等候着猫。

又或者，人类的世界里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边界线呢？可是，对于自己而言，那条边界线究竟划在哪里、如何划定的，她无从知晓。而且，若在自己毫无察觉时不小心越过了那条线，到底该如何是好？一旦踏入那片领域，我或许就再也回不了家，再也见不到父母，连平时睡惯的温暖被窝也无法再享用，甚至全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那将是全然陌生的世界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她便怕得不行。要是我也能像霍尔

那样，亲眼看见那条边界线，看见路上画着的清晰白线该多好啊。那样的话，就能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己安全的领域里了。必须时刻睁大眼睛，留心不要错过那条边界线——夏帆这样告诫自己。

夏帆升上初中后不久，霍尔忽然从家里消失了。某天突然发现，猫不见了。过了三天，过了一周，终究没有回来。“猫这种东西啊，大致就是这样的。”母亲说道，“某天晃晃悠悠地来，某天又晃晃悠悠地消失。跟狗不一样，是种完全不知在想什么的随心所欲的动物嘛。”父亲对霍尔的离去似乎深感惋惜，也颇觉寂寞，但他原本就寡言少语，并没有把这份心情化为具体的言语，只是比从前更沉默了一些而已。

但夏帆明白。霍尔大概是越过了那条边界线。究竟是有什么非那样做不可的必要，还是想心事时一不留神越了界呢？不，霍尔是只非常聪明的猫，绝不可能因为疏忽就那样。一定是有某种不得已的情由，不得不移到那边去。猫绝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，是种随心所欲的动物。尽管常有人说“好奇心杀死猫”，霍尔虽确实好奇心旺盛，却是只格外谨慎的猫。更何况，它那么依恋父亲，绝不可能轻易抛下这个家，搬到别处去。

总之，霍尔消失之后，家里再没养过别的猫，也没有人提出再养一只新的。霍尔就是那样存在感极强、极不寻常的猫。要找到一只能够填补它离去后留下的空白的猫，恐怕是极其困难的事吧。

大学毕业后开始独自生活，尤其是搬到武藏境的那栋独栋房子以后，她想，要是猫在身边，或许能排遣寂寞，倒也不错。但一想到说不定那只猫也会像霍尔那样，某天突然消失，那时候寂寞的心情便又涌上心头，终究没能主动去养一只新猫。要是能像当年的霍尔那样，有哪只猫晃晃悠悠地走进家门，就那么住下来就好了。那样的话，或许

就能顺着自然的节律，彼此作为自由自在的生灵，心意相通。然而，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。虽然有不少猫穿过武藏境那座小小（却绿意盎然）的庭院，却没有一只试图走进夏帆的家，或是对她表现出丝毫兴趣。在它们眼里，仿佛压根儿就没瞧见夏帆的身影。

现在我也还是会时常想起霍尔，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。关掉灯钻进被窝，我忍不住想象：霍尔迁徙而去的那个新世界，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对霍尔来说，那是个令它满足的、理所当然的世界吗？还是近似噩梦的、错位的世界呢？夏帆当然无从知晓。何况，霍尔消失已经是将近十五年前的事了。按猫的平均寿命来推算，不论它去了哪个世界，如今大概都不在这世上了。

夏帆心想：莫非我也跟霍尔一样，在某个地方，跨过了那条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边界线、那条肉眼看不见的路面上的界线——只是自己浑然不觉而已？而这次无意识的越界，让我原本所属的世界，打个比方说，发生了一次相位转换吧？

你是你自己世界的故事中心。

食蚁兽太太是这么说的。记得她大抵是这个意思，虽然准确的字句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她说，形形色色的东西都会极其自然地，朝着那个故事世界的中心点——也就是我——汇聚而来。食蚁兽会来，美洲豹会来，白蚁女王也会来。而我则必须迅速而准确地将它们一一甄别，厘清哪些可以接纳，哪些必须拒绝。但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，一点都不容易。因为世间万物，都并非如它们表面所见的那样。

夏帆在心里祈愿，要是能一夜酣眠，睁开眼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就好了。她是发自内心地、强烈地这样盼着。她想回到那个没有食蚁兽、

没有美洲豹、没有白蚁女王、没有“磨刀店”主人、没有摩托车男——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统统都不存在的、令人怀念的往昔世界。想回到那个我平平静静过日子的世界，那个虽然无聊、平凡、处处匮乏，却自有其秩序、理所当然的世界。那个转过街角会遇上什么，凭常识大体就能心中有数（尽管偶尔也会料错）。

然而愿望理所当然地没有实现。翌日清晨，当武藏境平坦的地平线上再度升起一轮崭新的太阳时，她环顾周遭，映入眼中的仍是一个荒谬透顶的世界：食蚁兽夫妇在那里，美洲豹也在，白蚁女王、“磨刀店”主人、摩托车男都在，悉数到齐，将她密密匝匝围在当中。她真切地感觉到了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是啊，不过睡了一夜，这个已被篡改的世界，又怎么可能轻易恢复原貌呢。就像食蚁兽太太说过的，我并不是在做梦。我毫无意识地踏进的这个世界，多半就是我原先那个世界，只不过它的成立方式在某处被大幅度地篡改了。它不可能那么轻易就烟消云散。

所以我必须找到这个世界的出口。穿过那扇门，回到那个未经篡改的、原本的世界去。一定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一道出口。就像各种各样的东西通过它，从巴西的热带雨林移动到了武藏境这片土地上一样，一定有着同样的、用于空间移动的隐秘通道。

可是，要怎么找才好呢？那道出口想必被巧妙藏匿着。

夏帆一边接下杂志社等委托的插画活儿，一边寻着空当，画了一本绘本。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小的女孩，独自寻找那道被藏起来的秘密出口。

主人公是个十岁的女孩——名字用片假名写作“米索拉”——随家人来到森林深处远足。午饭后，她躺下午睡。春日午后暖意融融，腹中饱足，又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格外舒服，不知不觉睡得很沉。猛然惊醒时，只剩她一人。原本在一起的家人全不见了踪影，铺开的野餐用品也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太阳已向西沉。她环顾四周好几遍，大声呼喊家人。他们一定就在附近，不可能把我一个人丢下走远。可她无论怎么喊破喉咙，都没有回应。她细弱的声音撞上空地四周树木厚实的屏障，反弹回来。只有不知名的鸟儿在高的枝头，发出嘲笑般的尖锐啼鸣。

这片森林极深，不可能找到归路。一家人把车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，靠谷歌地图在没有路的地方走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才到达这里。父母、她和妹妹，一共四人。他们发现了一片可供休息的小空地，铺开垫子，大家一起愉快地用了午餐。之后米索拉躺下睡去，醒来就只剩自己了。

我大概是被家人抛弃了。不再呼喊后，米索拉蹲在地上这样想。她不愿这么想，但事实只能如此认为。大家一定从一开始就打算丢下我，才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进这片密林深处。然后不知用什么方法让我睡熟，趁那时候悄悄溜回去了。

我到底哪里不好呢？米索拉想。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吗？的确妹妹长得可爱，成绩也优秀，性格开朗，讨人喜欢。我却不是。相貌平平，学习运动都不擅长。我成了家里的累赘吗？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？但就算这样，就像被厌倦的宠物一样，能这么轻易地丢弃在森林深处吗？

好一阵子，米索拉蹲在地上低声哭泣。眼泪不停涌出，滴落地面。太阳缓缓而确凿地向西倾斜，随之，树木的黑影一步步吞没了空地。不能一直哭下去，她想。夜晚不久就会来临。四周将变得漆黑，我既没有手电筒，也没有火柴。必须想办法。否则我会在这片森林深处，无人发现，凄惨地死去。最终孱弱地沦为野兽的食物。

米索拉抬起头，从地上站起来，确认自己身上有什么、没有什么。她头戴棒球帽，身穿牛仔裤、粉色运动鞋，深蓝色短袖Polo衫。还有一件可套在外面的拉链抓绒外套。抓绒外套的口袋里装着一小瓶水和两块巧克力棒。但米索拉不记得自己曾往口袋里放过这些东西。那么，一定是某个人出于好心为她放的吧。为了不让她饿死，出于怜悯。可究竟是谁呢，对我的处境抱有同情？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是妹妹？或者是别的什么人？

要是手机就好了，米索拉想。那样就能跟谁联系上了。或许还能用地图App找到回家的路。可是父母没给她手机，说还太早，要等到十二岁才行。

总之，在天黑之前，必须找到一处可以安全过夜的地方。一个能有类似屋顶的东西，能避开夜里可怕野兽的地方。

写到这里，夏帆合上笔记本电脑，起身去厨房做晚饭。她把冷冻的鱼放进烤箱烤了，又做了萝卜味噌汤，再用微波炉热了糙米饭团。简简单单的一人份饭菜。她边吃边看定点的电视新闻，却没看到任何能引起兴趣的报道。当然，也没有十岁少女在森林里失踪的消息。

一个十岁的女孩被抛弃在森林深处（大概是被家人遗弃），孤零零地即将面对漆黑的夜晚——那会是怎样一种心情？夏帆茫然地望着电视画

面，心里琢磨。毫无疑问，必须有人向那孩子伸出援手。如果没人去救她，她就会这样消失在森林深处。

消失不见了。

夏帆就此思量了一番。可是，“消失不见”.....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？再者，“消失不见”具体意味着什么？那和“死去”是两回事吗？

当然，绝不能让她消失不见——不管那具体意味着什么状态——米索拉。既然是这本绘本的主人公，读这本书的孩子们毫无疑问会对被父母抛弃的可怜米索拉产生共情。所以，她最后必须得救。这是大原则。哪怕走到快要消失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她也必须竭尽全力站稳脚跟。

可是，我不也一样吗？夏帆想。和故事里的米索拉一样，我也必须尽心尽力，在危急关头站稳脚跟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哪怕没有一个人对我产生共情，也绝不可以消失不见。必须坚强。不能蹲在森林空地上哭个没完。对吧？至少，抓绒外套的口袋里，有不知谁为我放的两块巧克力棒和一瓶水。某个不知名的人，虽然微不足道，还是向我伸出了援手。

夏帆吃完晚饭，洗了餐具，坐到读书用的椅子上闭目思索：那么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必须采取措施，而且要尽可能快。我在浦和的母亲，被来自巴西丛林的白蚁女王控制了。时间拖得越久，那种控制力就会越强，直至不可逆转吧。另外，父亲身体不适也让人挂念。

夏帆想，眼下头等大事，是核实白蚁女王的话有几分真实。她说的不可能全是事实。食蚁兽太太说过，白蚁女王是奸猾邪恶的生物。这种东西能把假话说得多么逼真，又会装模作样编造多少谎言，根本无从预料。不过，她本人声称因被逐出王位而洗心革面，这话在夏帆听来

倒也不像彻头彻尾的谎言。到底哪些才是真的？我必须看清这虚实之间的界线。

直觉告诉夏帆：要验证白蚁女王所述故事的真伪，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新信息。光这样坐在椅子上左思右想，不过是在同一圈轨道上打转，哪儿也到不了。必须去见某个人。然后与那个人促膝对坐、推心置腹地交谈。把一切如实坦白，寻求忠告。那样的话，或许那个人会给我提供新的信息、重要的提示之类的东西。

究竟是谁……会是谁呢？如果能和食蚁兽夫妇谈谈就好了，但它们远在亚马逊的丛林里，眼下不可能联系得上。那么，还有谁呢？夏帆绞尽脑汁，能想到的人只有一个。就她自己而言，但凡有可能，她都不愿去见那个人——毕竟那是自己曾亲手杀死的对象。然而，又不能不去见。因为那恐怕是她剩下的唯一线索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夏帆把以前在磨刀店磨过的两把菜刀，用报纸厚厚地裹好，塞进帆布包里，坐上了开往武藏境站的公交车。一想到自己这是要去见磨刀店的主人，她的呼吸就急促起来，腋下也渗出了汗。

我就是用这把菜刀，刺死了那个店主。

但实际上，她杀死的是凶残的美洲豹，而非磨刀店的主人。证据就是，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磨刀店主人被刺杀的消息。换言之，这起杀人并未在现实中发生——在刑法上并不存在。夏帆仅仅是在象征意义上刺杀了美洲豹而已。磨刀店主人或许只是一个容纳美洲豹于体内的纸糊道具。警察是不会把象征性的杀人当作案件追查的。说到底，我之所以把菜刀捅进他的身体，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意志，不如说是被食

蚁兽先生从背后猛推了一把。我顺着那股劲往前一栽，握在手里的菜刀就这么刺进了对方的胸膛。深深扎进了心脏附近。毕竟那菜刀的刀刃磨得锋利得难以置信，只轻轻一捅，就毫无抵抗地没入了他的胸口。

悄悄藏在帆布包里的那两把菜刀，在公交车座位上沉沉地压着她的膝头。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、蕴含着深意的特殊重量。夏帆坐在座位上推测，磨刀店主人大概不会记得自己曾被刺伤。就算那一幕的记忆还留在脑海中，也至多只会把它当成梦中的事情，或是某种朦胧模糊的印象。没什么好怕的——夏帆这样告诉自己。毕竟，我并没有在现实中犯下罪行。

可是，她还是怕。没法不怕。店主说不定正清楚地记得自己心脏被我深深捅进一刀的事。然后，也许一见到我就会厉声指责，甚至去告发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她完全无法预料。这个世界，已经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世界了。

夏帆在站前下了公交车，脚步沉重地走向商业街。这本是晚饭前购物客流相对较多的时候，可商业街上的人影却稀稀落落。这是一条被时代潮流甩在后面的商业街。位于正中间的磨刀店，入口一如往常紧闭着，但门口挂着一块写有“营业中”的冷淡木牌，仿佛在说客人来不来都无所谓……夏帆深深吸了一大口气，镇定下来，慢慢拉开了那扇门。

里面空无一人。夏帆走进店内，回身拉上门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静静地调整呼吸。肩上的帆布包里，两把菜刀的重量清晰可感。然后，她鼓足勇气走上前，拿起展示柜上的呼叫铃，轻轻摇了摇。

可是，不管她摇多少次铃，或是使多大劲弄出响声，都没有任何回应。侧耳细听，里面也听不到一丝动静。店内笼罩着沉重的沉默。要不就这么回去吧，夏帆想。她认真思索着。我八成是在做一件毫无意义、白费力气的事。然而，有种东西拦住了她。事到如今，总不能夹起尾巴逃回去，夏帆想。我必须战斗。我必须变强。为了父亲，为了母亲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再试最后一次吧。她伸手用力摇响铃铛，然后等待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。夏帆双手交握在身前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。这时，从店堂深处终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搬动什么东西。不一会儿，隔间的门缓缓朝这边打开，店主人露出了脸。那毫无疑问就是她曾经刺过一刀的人。夏帆浑身一颤。然后她不由得回头望去，总觉得食蚁兽先生会不会就站在身后。可是谁都没有。只有紧闭的入口门板立在那儿。

“磨刀店”的主人一言不发，站在展示柜另一侧，一边搓着双手，一边正面凝视着夏帆。那眼神里似乎有几分困惑，又像是在记忆深处搜寻着什么。

“请问有什么贵干？”主人用低沉的声音悄声问道。他是个高个子男人，头顶光秃，只有耳朵上方还残留着一小簇白发。年龄大概已过七十。身材消瘦，耳朵细长，耳尖有些尖。眼睛细细的，眼角微微泛红。

这个人究竟还记不记得我呢？大概是不太记得了——夏帆从对方的表情里瞬间做出了判断。

“您还记得我吗？”夏帆单刀直入地开口问道。

主人眼中浮现的淡淡困惑里，似乎混入了一丝微妙的恐惧。这姑娘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，是不是想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。他隔着展示柜，重新审视起夏帆的脸。

“我想我不记得了。”主人顿了顿，用毫无起伏的声音说道，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我向来比较擅长记住人的长相。但凡见过一次面的客人，我几乎从未忘记。”

夏帆也毫不畏怯地正面盯着对方的脸。对方眼中的困惑之色已然消失，但恐惧还略微残留。无论如何，他似乎真的不记得夏帆了。

“那么，您对这两把刀有印象吗？”夏帆说着，从帆布包里取出用报纸包着的两把菜刀，轻轻放在玻璃展示柜上，然后解开了报纸。

店主与刀保持距离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两把菜刀，然后伸出手一把一把地拿起来，在灯光下细细检查。目光锐利，透出不容放过任何细节的专业匠人风范。

“这的确是我磨的菜刀。”他说，“错不了。我磨过的刀具，我一看便知。而且这两把是最近才磨过的。对吧？”

夏帆点了点头。“是的。就是不久前请您磨的。”

“而且自那以后，一次也没用过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主人稍微歪了歪头。“然而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对这件事没有记忆。我对自己磨过的刀具，每一把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会忘记。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事情……可我竟完全想不起磨过这几把菜刀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夏帆说：“我想我可以向您解释原因。当然，只能解释到一定程度。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但不管我怎么解释，我担心您恐怕

难以轻易相信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可能不会相信您的解释？”

“因为那会变成一个太过脱离现实的故事。”

店主的面孔缓缓扭曲。接着，他用前所未有的清晰声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听好了，我对自己的工作心怀自豪——非同寻常的自豪。尽管我不过是这条寂寥商店街上一家又小又脏、其貌不扬的老旧店铺里，一个长相寒酸的年迈店主，但经我之手磨过的刀，锋利程度绝不输给任何人。我能让钝刃重新焕发光彩，那是上天赐予的才能。这样的我，怎么可能将自己亲手磨过的菜刀忘得一干二净？简直荒唐，也绝不允许发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知道这事的来由。哪怕它多么脱离现实，我也必须知晓。”

“就算我说，大约半年前，我用那把菜刀刺杀了您，您会相信吗？”

主人交抱双臂搁在胸前，沉默地沉思了片刻。仿佛在呼应她的思绪，那双尖耳朵似乎微微扑闪了几下。夏帆心想，这人或许能像狗一样摇动耳朵。

“这个嘛……恐怕没法一下子就相信。”他终于开口，耳朵已不再晃动。

“毕竟不是那种能立刻想通的事。不过，我也不会因此就当成笑话，一笑置之。我想知道的，终究是真相。哪怕那真相多么脱离现实，多么令人难以一下子接受……总之，就让我听听您的讲述吧。”

“会是个很长的故事。”

“知道了。我这就去外面挂上打烊的牌子。”主人说完，从陈列柜后面走出来，打开入口的门，将“营业中”的牌子换成“打烊”，然后拉上门，上了锁。听着锁头落下发出的咔嚓声，夏帆感到一阵寒意。在这狭窄的店内，自己竟与这个相貌可怖的人单独相处了。而且，陈列柜上那

两把菜刀，还反射着鲜活而不安的寒光。不过，寒意只在一瞬之间。因为夏帆感觉到，这人远比其外表要正派得多，仅仅是被一头凶恶的美洲豹暂时支配了身心而已。

主人坐到陈列柜前的金属凳上，请夏帆坐上一把铺了薄垫的木椅，并带着歉意说：“这把椅子坐起来不太舒服。”夏帆依言坐下，挺直脊背，开始讲述。

“故事要从一对来自巴西丛林的食蚁兽夫妇，开始住进我家的地板下面说起。”夏帆开了头。

主人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既没提问，脸上也没有特别惊讶的表情，只是把眼睛眯得更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夏帆于是继续往下讲。正如她事先告知的那样，这成了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
夏帆讲完后，主人久久地交抱着双臂，紧闭双唇，沉默不语。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在秃长的脑袋里，思绪正在东奔西走。

“是个极其古怪离奇的故事，”主人终于开口，“而且脱离现实，正如您一开始所说。”

夏帆点点头。

“也就是说，我曾一度被从巴西丛林来的恶劣美洲豹支配了身心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夏帆说，“关于这件事，您有没有什么能想起来的线索？”

主人似乎在记忆中搜寻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是的，我觉得有几处确实对得上。比如，有些特定时间段我完全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，记忆断断续续，有些时段完全空白。想不起来当时自己在哪儿、在干什么。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。我一度真心担忧自己是不是得了认知

症。但去医院做了认知功能检查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的认知能力完全正常。只是记忆零星地、斑驳地消失了一部分。还有，有时候觉得身体的气味变了，带着一股野兽的臭味，洗澡时不管怎么用肥皂搓洗，那股味道也去不掉。与此同时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身上奇怪地长出了许多体毛。那些毛不知什么时候又脱落了，但有段时间多到连自己都觉得害怕。”

“冒昧问一下，您有家人吗？”夏帆问。

主人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没有家人。没结过婚，当然也没有孩子。至今一直一个人生活。父母很久以前就去世了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我虽然有自己的房子，但基本不回去。店里有一张简易床，我主要就睡在那儿。几乎没什么社交。所以，就算我被什么东西附身了，大概也没人会注意到。”

原来如此，这位孤独、与世隔绝的老人，对美洲豹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理想“容器”啊，夏帆心想。就像寄居蟹找到了再合适不过的贝壳。

“有件事想请教，您是从巴西进口瓶装白蚁的吗？”

“瓶装白蚁？”主人紧紧皱起眉头。“不，这事我不清楚。”

“食蚁兽太太拜托我到这里取瓶装白蚁的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这个印象。倒是曾经有人通过熟人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代为保管从以色列进口的瓶装橄榄，对方似乎也是没地方存放，很是为难。我这儿正好有多余的空间，就答应了，把一打左右的纸箱堆在后面的仓库里。作为保管费，也收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酬金。”

“那些箱子还在吗？”

“一个也不剩了。前阵子有运输公司的人来，全取走了。”

“那么，您和巴西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联系，对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和巴西什么的毫无关系。如你所见，我只是个磨刀师傅。”

夏帆把思绪整理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武藏境这里与巴西的亚马逊丛林之间，似乎开了一条秘密通道。通过这条路径，丛林里的野生动物悄悄潜入了这边。就这样，美洲豹附在了您身上，白蚁女王附在了我母亲身上。而食蚁兽夫妇似乎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危害。”

“真是不可思议。”磨刀店的老人摇了摇头，“不过，如果我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被凶恶的美洲豹占据了身体，那或许在无意识中，用这双手干过什么不好的事，比如违法的事。”

“说得是，那样的可能性确实很大。不过我就住在这附近，我每天都会看报纸和电视新闻，从不漏掉任何消息，并没有看到这个地区发生过类似的事件。所以我想，那样的坏事并没有发生。大概是在它干出坏事之前，食蚁兽先生出手相救，我用那把菜刀刺死了潜伏在您体内的美洲豹吧——用的就是您刚刚磨好的那把快刀。”

每当我忆起那时的事，后背便蹿过一阵恶寒，恍如冰块紧贴。双手掌心又鲜明地浮现出当时紧握菜刀刀柄的触感。

店主睁大了眼睛说：“也就是说，你用我刚磨好的菜刀，刺进了我的心脏啊。”

“不过实际上，刺中的是披着你外衣的美洲豹。”夏帆说。

“而那把菜刀，大概深深地、轻易地就刺穿了我的胸口吧。”

夏帆点了点头。“嗯，锋利得简直可怕。”

店主听了，满意地粲然一笑。真是个怪人，夏帆再次由衷感叹。对于刺穿自己心脏的刀子的锋利程度——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致命性——他反倒感到喜悦与自豪。

夏帆说：“我母亲前几天特意从浦和乘电车来过这家店，带了好几把菜刀想请您磨一磨。可刚好您不在，她等了一阵子也不见您回来，只好作罢，直接回了浦和。就是那位被白蚁女王支配着的母亲。或许有什么非来这里不可的缘由。那之后，母亲没有再来过吗？一位五十岁上下、身材纤细、衣着大概很得体的女性。”

店主沉思片刻后说：“不，就我记忆所及，没有见过那样的女士。”

“附在母亲身上的白蚁女王，似乎和死去的美洲豹生前关系相当不错。”

店主高高挑起单边眉毛。“这么说来，令堂或许是怀着复仇或报复之类的目的来过这里？——为了美洲豹的死，觉得我该负什么责任之类的？”

夏帆摇摇头。“不，我觉得不是。因为白蚁女王明确说过，美洲豹的死是它自己的责任，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并未想过要报复。”

“又或者，是不是我曾经暂时保管过那罐白蚁的事出了问题？她因为这个生气之类的？”

“不会，那大概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因为您当时并不知道那是罐白蚁。”

店主听了，似乎稍稍安下心来。“可是，那令堂为什么要从遥远的浦和特地乘电车来这武藏境呢？除了磨菜刀，想必还有别的目的吧。”

夏帆摇了摇头。“那原因我不太清楚。不过我在想，这附近会不会有类似秘密通道入口的东西——一个巧妙隐藏起来的入口。母亲或许是为那个入口而来。”

店主把两边的眉毛紧紧拧在一起，然后环视四周。“难不成，那个入口就藏在这家店的某处？或者在这商店街的某处？”

“也有可能。”夏帆说，“但那个入口肯定伪装得十分巧妙，隐藏得很好，让人难以找到。再怎么找，恐怕也入不了我们的眼。”

店主久久地紧抿着嘴唇，眼睛微眯，宽大的鼻孔随着呼吸左右翕动。然后终于开了口：“说起来，接下来你打算拿令堂怎么办？那位被白蚁女王附了身的，浦和的母亲。”

“我必须把母亲解救出来。”夏帆斩钉截铁地说，“白蚁女王说过，要排除它的存在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了。但我认为应该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人格的融合，不该那么轻易就能完成。而且我实在无法忍受，自己的母亲有一半变成了白蚁女王。”

店主深深地点了点头。“那是理所当然的吧。”

我想，我和母亲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某种类似隔阂的东西。不，说隔阂或许言重了些。但母亲和我的关系，确实不像一般母女那样亲密。也许该说，是心灵无法顺畅相通吧。我们之间始终横着一条无形的沟壑。可这次的事让我彻底明白了——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无法忍受母亲被白蚁女王支配，被那种东西占据身体、掌控一切。

店主语气沉重地说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只能刺向令堂了。就像你之前在这里刺我，除去我体内的美洲豹时那样。”

夏帆猛地抬起头，看着磨刀店店主的脸：“我……刺我母亲？”

“是啊。我当然明白，这对你来说会是痛苦而艰难的事。但除此之外，恐怕再没有别的办法能解救令堂了。”

“又或者，白蚁女王可能真如她自己所说，已经彻底占据了母亲的身心。女王说过，如今要分离已相当困难。我估计应该尚未同化，但终究只是推测。要是已经同化，我再用刀子刺进母亲的心脏，母亲可能也会跟着死去。”

店主凝视着夏帆的眼睛，然后说道：“是的，没错。那种可能性无法否认。您会担心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其实，要是用那种普通的刀具，您的

目的恐怕很难达成。这需要一把特殊的刃物——一把能在不伤害令堂的情况下，只驱除白蚁女王的刃物。”

“有这样的刃物吗？”

“有。或者说，必须有。正如特殊的外科手术需要特制的手术刀一样。”

“你能打造出来吗？”

店主用力而坚定地地点了点头：“我能为你打造那把特殊的刃物。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
夏帆理清思绪，离开磨刀店，乘公交车回了家。磨刀店店主对她说，等那把“特殊的刃物”一准备好，就立刻联系她。她问：“那要花多少天才能做好？”“这个嘛，可能三天，也可能一周。因为会是极其精细的手工。不过应该不会超过半个月。必须尽快完成，因为时间拖得越久，令堂人格的分离就越困难。”磨刀店店主说着，眼神仿佛在眺望远方的风景。

夏帆回到家，从帆布袋里取出用报纸包着的两把菜刀，放回原处——厨房抽屉的深处。我可能又要用刀去刺某个人了（而且不是陌生人，而是自己的母亲）——想到这里，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。脑袋发晕，头脑霎时一片空白，脚下也站不稳了，不得不靠在墙上。可是为什么，偏偏是我，要接连遭遇这种莫名其妙的事？偏偏选中了我。

眩晕平息后，夏帆歇了口气，泡了杯温热的奶茶，端着杯子坐到读书用的椅子上，尽可能忠实地在脑海中重现方才与“磨刀店”主人的对话。那么，我从那番对话中能得知什么呢？首先一点是，他是个无依无靠、孤独独居的老人。恐怕正因如此，才会被美洲豹轻易地夺走了

心灵与身体吧，而周围也没人察觉他的异样。而夏帆的母亲被白蚁女王占据，大概是因为她作为“容器”很合适吧。她有家庭，有家人，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女儿夏帆看来，她总是怀有某种空虚，并且一直从虚无中急切地渴求着什么——恐怕连她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在渴求什么。所以才会被趁虚而入，让白蚁女王篡夺了心灵和身体。

与“磨刀店”主人交谈的另一收获是，那个看似不易取悦的人，好歹把我的说明——那个骇人地脱离现实的离奇故事——当作事实接受了。而且他还答应为我打造一把“特殊刃物”。我将带着那把刃物前往浦和，在那里刺穿母亲的心脏。不是为了杀死母亲，而是为了把母亲带回这个世界。

然而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？如今我周围的世界，怎么看都很难说是正常的世界。可以说是基准扭曲、畸形的世界。从亚马逊腹地而来的食蚁兽夫妇、凶恶的美洲豹、被逐出巢穴的白蚁女王，这些东西徘徊游荡的世界。费尽辛苦将母亲带回这样的世界，又能有多少意义呢？

话虽如此，事情已向前推进——如同自动机械般，状况咔嗒咔嗒地发出生硬声响，遵循自身的原理，稳步进行着。“磨刀店”主人正在为我——大概在店铺深处的工坊里——制作“特殊刃物”。我很快就能拿到手了吧。背后的各种力量推着我。来吧，夏帆，向前走。无论我本人是否愿意，都被不由分说地推向前方。找不到任何后退的齿轮。

就在这时，有什么冷不防地击中了夏帆的胸口，仿佛有人抓住她的肩膀摇晃。她问自己：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一件我必须做、极其重要的事情。那是一件做了一半、半途而废的事。夏帆闭上眼睛，用指尖咚

咚地敲着椅子扶手，探寻那是什么，在记忆深处打捞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没过多久，她想起来了。对了，我必须把写到一半的《米索拉的故事》完成。被家人冷落、抛弃，遗弃在森林深处的小米索拉还留在那里。我必须拯救她。无论如何，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丢在森林里不管。日暮将至，夜色即将降临。我有责任守护那个少女的命运。毕竟，我是这个故事的说书人。在等待“磨刀店”主人发出“刃物已完成”联络的这段时间里，夏帆下定决心，把意识集中在绘本的创作上。

米索拉独自在森林深处的空地上茫然无措——此前她因为肚子饿，吃掉了口袋里的一块巧克力棒，喝了半瓶水——一只动物出现在她面前，将她引向安全的地方……就按这个情节来吧。

那么，什么样的动物才合适呢？夏帆在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可能性——大小不一、种类各异的动物，从大猿到蛇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她最终锁定了猫。于是，霍尔便成了原型：一只黑白相间、宛如荷斯坦牛花纹的猫。它是只体型较大的雌猫，长长的尾巴笔直地竖着。猫从某处悠然现身，径直走近米索拉，亲昵地舔了舔她的手，接着做出“来吧，跟我来”的示意。它能够通过漂亮尾巴的敏捷摆动，以及脖颈的微妙转动，向米索拉传递必要信息。

米索拉站起身，跟着猫走了，因为她似乎别无选择，而且那只猫看起来非常聪明。猫竖着尾巴，在杂草丛生、无路可走的荒野上快步前行，不见一丝犹疑。它似乎已将这座森林的地理细致地印在了脑中。太阳一寸寸向西倾斜，暗影像爬行般笼罩了森林。猫和米索拉攀上陡坡，又走下坡，跳过几道细流。赶着回巢的鸟儿在头顶发出尖厉的啼

鸣。猫偶尔回头确认米索拉还跟在后面，除此之外始终面朝正前方，沿小径继续前行。不久，米索拉开始不安，觉得要是天色再暗下去，恐怕就没法在林中赶路了。就在这时，她与猫来到了一间小小的屋前。小屋孤零零地建在开阔的空地上，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，屋顶的烟囱升起袅袅白烟。大概是壁炉里的火在燃着吧。猫走到空地边停下脚步，大幅度地甩了几下尾巴，抬头望着米索拉的脸。

“你是要我进这间屋子吗？”米索拉问猫。

猫灵巧地骨碌碌转动尾巴，传达出“对，进去吧”的意思。

真的进去没问题吗——少女重新打量那间屋子，心中不安。童话《韩塞尔与葛雷特》里，森林中那栋可爱的糖果屋，不就是邪恶魔女设下的陷阱吗？该不会变成那样吧？说实话，她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米索拉问猫。

忽然一看，猫已不在脚边了。它赶在入夜前将米索拉引到小屋，仿佛使命已然完成，便一声不吭地消失了。猫的离去让米索拉感到深深的无力。明明是一只那么亲切又聪明的猫啊。而我此刻，明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别人的帮助。

然而，不管猫在不在身边，这间小屋她非进不可了。周围已是一片漆黑，空气也迅速寒冷起来。而且，身后的森林里传来窸窣窸窣、不知来由的诡异声响。窗户上映出的昏黄灯光，以及烟囱升起的白烟，不由分说地吸引着她。管它是魔女的家还是恶魔的宅邸。无论如何，此刻她非得进到温暖的屋顶底下不可。那只猫不也指示她这样做了吗？米索拉鼓起勇气走到小屋前，在腹部暗暗使了把力，咚咚敲了敲门。第一次声音很轻，第二次稍稍响亮了些。

写到这里，夏帆停了手。今天的量足够了。就在这里让故事稍作沉淀吧。无论是我还是米索拉，都需要暂停动作、喘口气的时间。

第二天中午，她刚吃完简单的午餐，正想着继续写米索拉的故事，责任编辑町田便打来了电话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町田开口就问。

“不坏。”夏帆说，“我正在创作一本新的绘本。”

“嗯，不错嘛。那么，食蚁兽还会在里头出现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目前还没出现。”

“食蚁兽的插图反响好得惊人，要是能再出现，我倒挺高兴的。”

“我考虑一下。”夏帆说。

“还有，今天打电话来，是为了佐原的事。”

“佐原？”

“不久前和你相亲的那个男人啊，已经忘了吗？”町田仿佛很无奈地说，“撒哈拉沙漠的佐原先生。”

“啊，对哦。当然记得。”夏帆说。为什么自己没能立刻想起那个名字呢？明明是个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家伙，名字又好记。

“然后呢，那位佐原先生，他说想尽可能和你再见一面。”

夏帆一瞬间说不出话来。然后说道：“再和我见一面？”

“恐怕是相当中意你吧。”

夏帆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喂喂？”町田说，“小夏帆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我在听。”夏帆说，“只是有点无语。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应该很清楚地跟他说过，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他耳朵是不是有点背啊？”

“这个嘛，耳朵的事我不清楚，可他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他说你现在一定正面临着什么棘手的麻烦，而自己差不多能把那个麻烦解开——他是这么主张的。”

“解开？”

“那是他用的说法。他说他自己差不多能把那个麻烦事解开。”

夏帆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町田说：“哎，小夏帆，你现在是有什么麻烦事吗？”

“这世上，要找到没有烦心事的人恐怕更难吧。”夏帆小心地说道。

“不不，不是泛泛而谈那种。”町田说，“佐原说，你现在肯定正抱着什么不同寻常的麻烦，很特殊的问题。而他自己能向你伸出援手。所以你必须和他再见一面，谈谈那件事。怎么样？要再见他一面谈谈吗？”夏帆试着回忆起最后一次见面时和佐原的对话。那个男人心里无疑藏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。恐怕是某种扭曲的东西。而且，他可能还和夏帆的母亲有性关系。她不想再见到那种男人，也不想再和他说一句话。伸出援手？多么自以为是、居高临下的说法。

“不，不必了。我不想再见那个人了。”夏帆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好的。”町田说，“答案很明确了。了解。我会这么转告佐原先生的……话说回来，我也不是直接和他说话，只是通过邮件来回聊罢了。打扰了。工作加油哦。我会满心期待新绘本的。”

然后电话挂断了。

之后夏帆对着工作桌想写绘本故事的后续，但想象力却无法顺畅发挥。佐原这个男人的存在，以及从他那里（通过他人经由电话线路）

传来的消息，妨碍了她集中精神。

他能向我伸出援手。

那会是怎样的援助呢？那里头牵扯到母亲的问题吗？这些疑问潜入了她的心里，仿佛化作乌云，盘踞不去。

不过，临近傍晚时分，佐原的影子也渐渐淡去，她总算能将意识重新集中到故事上。在那里，米索拉敲着谜样独栋房屋的门。在森林黄昏的寒气中瑟瑟发抖。

不久，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里头探出脸来。这个男人该是个什么模样，身为作者的夏帆事先已经知道了。那必须是个和“磨刀店”老板长相酷似的老人才行。她用软铅笔在素描本上刷刷地画下了那张脸。回想他的容貌很容易——细长的脸、瘦削的面颊、像毛毛虫一样又粗又浓的眉毛、光秃秃的头顶、耳朵上方蓬乱纠结的白发、一对仿佛要刺破天空般尖尖的耳朵、如同峡谷般深深而严厉切入的眼睛、宽大的鼻孔、看似营养不良的薄而干枯的嘴唇。

当然，米索拉一看到那恶鬼般老人的脸，便吓得魂飞魄散。更准确地说，差点就要尿裤子了（虽然书里自然不会写到那个份上）。但事到如今，她又不能退缩。

“晚上好。”米索拉战战兢兢地说。

老人双唇紧闭，抿成一条线，把米索拉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然后用仿佛眺望远方似的目光，注视着她的脸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米索拉支支吾吾了一阵，好不容易挤出话来。“对不起打扰了。我在森林深处迷路了。而且天快黑了，也不知道回去的路——”

“是吗。不过，这里可没有你要找的回路。”老人不以为然地说。

米索拉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她没有出声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一直强忍的泪水接连不断地涌出来，滴落在地上，渗进了泥土里。

“啊，好了好了，行吧。”老人见她这样，仿佛放弃似的说道。“总之先进来吧，趁那些不好的野兽还没聚过来。”

米索拉进了屋，老人关上入口的门，从里面挂上了一把沉甸甸的金属锁。咔嚓一声巨响，米索拉又吓得一哆嗦。她心想：我在这森林深处的小屋里，要和这个不明底细的可怕老人单独待在一起了。

不过，柔和的灯光和壁炉里粗大木柴燃烧的暖意，多少让她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而且，这位老人虽然外表可怕，但也许本性是个好人。毕竟人不可貌相嘛。

老人在壁炉前的旧安乐椅上坐下，却没有给米索拉让座。随后，他一言不发，仔细地端详着站在地板上的米索拉，仿佛漫长岁月里从未见过人似的。而且，他也没有问那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问的问题，比如‘是一个人来到这森林的吗？’‘没有同伴吗？’或者‘你家在哪里？’‘你几岁了？’之类。这些事，他要么是已经知道了，要么是毫不关心——两者必居其一。当然，米索拉无从知晓是哪一种。

“那个，我叫米索拉。”米索拉报上了名字，她觉得这起码是礼貌。

老人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爷爷，您叫什么名字？”米索拉问道。

“老夫的名字无所谓。”老人说。米索拉是头一次遇到自称“老夫”的人。

“一只大猫把我带到了这里。”米索拉说。

老人又微微点了点头。米索拉无法判断他是否知道那只猫。

“是像奶牛花纹一样的，黑白相间的猫。”米索拉只是因为不说点什么就会紧张得浑身发抖，才这样没话找话。但这时，能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。和老人单独相处，房间里的沉默沉重地压了下来。

“我给你弄点吃的。”老人沉默许久后，突然说道。“没什么像样的东西，不过你反正什么也没吃吧。”

米索拉用力点了点头。虽然被这么一说才意识到，但肚子确实饿了，饿得快要咕咕叫了。

“老夫几乎不吃东西也能活。”老人说，“身子骨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几乎不去考虑吃饭这种事。但普通人类不是这样。你一定是普通人类吧？”米索拉点了点头。我大概是普通人类。然后她想：这样啊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类啊。不过，就算不特意说，他那外表也实在不像普通人类。

老人从安乐椅上缓缓站起身，从暖炉里抽出一根前端燃着火苗的木柴，拿着它走到隔断墙后面的厨房。他用那根木柴点燃了一台黑乎乎、沉甸甸的烹饪炉——那玩意儿仿佛一个世纪前就摆在那里了，旧得不成样子。米索拉站在老人身后，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提防着他会喂给自己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这里似乎既没通电，也没通自来水——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在这么幽深的森林深处，这也理所当然吧。老人从架子上取下一只带把手的铜锅，搁到烹饪炉上。锅里好像装着炖菜之类的东西。然后，他又从木箱里拿出一块面包，把刀子当锯子使，切下了一部分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端到简陋桌子上的炖菜里有肉和蔬菜。无论肉还是菜，都已经煮得烂糊糊的，分不清原本是什么颜色、什么模样了。话说回来，这究竟是哪种动物的肉呢？这附近肯定没有卖肉的店铺，那

这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而且看这菜，好像已经做好好些天了，该不会已经馊了吧？看起来可不像有冰箱的样子……不过，肚子实在饿得厉害，根本顾不上担心这些，米索拉便只管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。炖菜的表层隐约泛着一种诱人的色泽，可实际尝了尝，味道却很醇厚，相当可口。肉味也十足，那味道和米索拉之前吃过的所有肉都截然不同。“这是什么肉呢？”米索拉本想这么问，但转念一想，觉得还是不知道答案为好，便什么都没说，用一把弯折了的勺子不停地往嘴里送着食物。面包几乎要石化了，但只要花上些时间，总算还能嚼碎咽下去。这面包又是多久前做的呢？

饭后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也许是因为饱腹感和炉火的暖意，她忽然困得不行了。眼皮变得沉重，她差点儿就要把双手撑在桌上，就那么睡过去了。

“有张床，你到那儿去睡吧。”老人见了，说道。然后就把米索拉带到了最里边的一个小房间。房间小得可怜，里面只放了一张小小的床，大概只有真正的孩子才能睡在上面吧。米索拉蜷起身子，往上一躺，老人便给她盖上了被子。想必这位老人是个善良的人吧——米索拉在半梦半醒间想着。至少，他大概不算多坏的人。不过，说到底，谁又能知道呢。可这会儿，怎样都无所谓了。等到明天，大概……这么想着，米索拉像被生生拽走一般沉入了睡乡。恍惚间，感觉身旁睡着一只猫，一只暖乎乎的大猫……然而，米索拉连去确认那到底是不是猫的余裕都没有了。沉沉的睡意化作一件宽大的斗篷，将她整个儿包裹了起来。

暖炉前，老人双臂交抱，深深陷入沉思。不多时，木柴哗啦一下塌落，火星猛然飞溅开来，可老人的思绪却未因此受到丝毫搅扰。

“磨刀店”的店主依然没有来信。他大概正对着工作台，仍在有条不紊地磨砺着那件“特别的刀刃”吧。仿佛与之呼应，夏帆也对着书桌，继续写着米索拉的故事。她随文附笔，还画了一些简略的草图。自从把“磨刀店”的店主作为“森林老人”的原型之后，故事仿佛就获得了某种势头。那个独自栖居在森林深处的老人，究竟是何许人也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连身为作者的夏帆都无从判断。可是，要让故事向前推进，就必须从中择一。在面向儿童的绘本里，登场人物非“善”即“恶”。若非如此，孩子们就无法跟上故事的走向。

然而在现实社会中，善与恶往往无法如此泾渭分明。既有多行恶事的好人（为数不少），也有偶行善事的恶人（极其罕见），要想看清这一点，无论对孩子还是大人来说，都常常是件难事。

每当放下工作，得以喘息的片刻，夏帆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佐原。他就站在自己面前，直接对她说话。

“我可以向你伸出援手。你正面临一个非同寻常的难题，对吧？我大致能理出个头绪。你必须再见我一次，跟我谈谈这件事。”

夏帆曾对町田小姐明确说过“不”，说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。可是思来想去，她渐渐失去了信心——我显然需要别人的帮助。然而，食蚁兽夫妇似乎一时半会儿无法离开巴西的丛林；“磨刀店”店主虽然会为我准备“特别的刀刃”，但恐怕难以指望他提供更多的帮助。而佐原——那个“摩托车男”——正向夏帆伸出援手。他声称，自己能够（大致）理清夏帆所怀的“难题”。

回想起来，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——怎么看都脱离现实的——事件，正是始于我和佐原相亲的那个时刻。仿佛他悄悄按下了开关，启动了一连串事物。此后一切便连锁推进。我为了逃离深夜里那瘆人的摩托车排气声，搬离花畑的公寓，迁往武藏境的房子，食蚁兽夫妇便来与我同住在那地板下。接着，我借助食蚁兽先生的帮助，用菜刀刺伤了“磨刀店”店主，除掉了那只恶毒的美洲豹。而后，白蚁女王又经由“秘密通道”从亚马逊赶来，附身到我母亲身上。难道不能说，佐原正是这一连串混乱的起点吗？若是如此，我难道不需要再见佐原一次，向他追问这一切的真伪吗？

经过深思熟虑，夏帆给町田小姐打去电话，说自己或许可以再见佐原先生一面。

“你已经替我回绝他了吗？”夏帆问道。

“没呢，没呢，说来也算走运——我磨磨蹭蹭的，还没来得及联系对方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“我这拖拉的性子，偶尔也能派上点用场呢。对了，你这回见佐原先生，就是第三次了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男女之间见了三次，按世俗眼光看，那可就有有点特殊意味了，这你不在乎吗？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。”夏帆断然否定，“我只是想知道，他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。”

“就是说，关于你现在正面临的那个有点棘手的特殊问题？”

“对。如果要见面，我觉得越早越好。”

町田小姐在便条纸上记了些什么。夏帆听到了那样的动静。

“我试着联系一下佐原先生。”町田小姐说，“时间和地点让对方来定，可以吗？你有什么要求之类的？”

“我没什么特别要求，不过我不打算坐摩托车。绝对不坐。你能替我把这话转达给他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不打算坐摩托车。绝对不坐。收到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夏帆为了理一理思绪，出门在附近散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步。路过便利店时，她买了一盒牛奶和一袋四个装的英式马芬。然后回到家，冲了杯牛奶咖啡喝。

答应和佐原见面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决定，就连夏帆自己也不清楚。这就像身处森林深处、敲响一栋神秘独栋房房门的美空一样。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，她无从预料。但四周一片漆黑，空气冷冽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“不祥的野兽”便会逼近。总之，若不去敲门，故事就无法向前推进。无论门后站着的是“善者”还是“恶者”，亦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什么人……所谓故事本就是如此构成的。在某个节点，主人公必须豁出自己。由此，事情的真相（或多或少）才会清晰起来。

翌日临近中午，町田小姐打来了电话。

“明天下午两点，可以吗？”她说，“地点就定在赤坂***酒店的茶室。”夏帆回答没问题。

“佐原先生很高兴地说，非常感激你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”

夏帆想不出该如何回应这句话。

“总之，第三次约会，希望能顺利呢。”町田小姐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

将近中午，夏帆出门坐上巴士，在JR武藏境站换乘中央线快速列车。她已经好久没去市中心了。而且，以夏帆的标准而言，那天她算是穿得相当得体。深蓝色裙子、仔细熨烫过的白色衬衫、深灰色薄棉外套、低跟黑色浅口鞋，衬衫上还搭配了一枚低调的银饰（别人送的，是谁来着？）。甚至化了淡妆。毕竟要去一流酒店的茶室，总不能还穿着皱巴巴的牛仔裤、沾着番茄酱污渍的连帽衫和鞋跟踩塌了的网球鞋。她忽然想到，母亲若是看到自己这副健全市民的打扮，想必会喜笑颜开吧。可是，我打扮又不是为了佐原，夏帆像辩解似的告诉自己。当然，也不是为了让母亲高兴。只是为了配合所去场所的氛围罢了。第三次约会？开什么玩笑。

抵达酒店时是一点半。为了打发时间，夏帆把酒店内的商店大致逛了一圈。拱廊街里开着各式各样的店铺，却找不到任何一样能引起她兴趣的东西。为什么世上尽是这种怎么看都毫无必要、而且大体上——至少在夏帆看来——丑陋不堪的东西呢？还是说，是我自己的价值标准扭曲偏执了呢？

两点零五分过后，她探头望了望茶室（她是故意稍迟一会儿的），佐原已经等在里面了。他一看到夏帆，便殷勤地抬手示意，脸上甚至浮现出开朗的笑容。他下身穿修身的奶油色棉质长裤，上搭绿色夏季毛衣，脚踩白色帆船鞋。全身上下依然是一贯的整洁利落。他起身迎接夏帆，让她就座，自己在对面坐了下来。一名穿着浆洗挺括制服的年轻服务生走来，夏帆点了热咖啡，佐原则要了加了柠檬片的巴黎水。今天不喝花草茶了啊，夏帆心想。

“谢谢你给我见你的机会。”佐原首先开口，“我原本担心你可能不会再愿意见我了。”

担心？夏帆对此未置一词，表情也没变，只是直直地盯着佐原的脸。啊，今天倒是挺谦虚的嘛。

“武藏境住得还习惯吗？”佐原问。

啊，这人知道我搬去武藏境了。

“嗯，我当然知道你搬去了武藏境。”他像看穿了夏帆的心思似的说道，“掌握这类情况，说起来，也算是我的工作吧。不过，我想最好别让你太戒备，所以一直避免靠近你在武藏境的住处。尤其是骑那辆排气声特别响的摩托车。我可不想让你又搬一次家。”

“你的工作？”夏帆不由得反问，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佐原嘴角微微一咧，笑了。“啊，那些事情，我们慢慢再谈吧。毕竟，不管是说明情况，还是让你接受，看起来都相当困难。”

“但我觉得你有义务向我说明。”

佐原微微歪头，思索片刻，然后说道：“‘义务’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恰当，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，不过，你的意思我并非不能理解。”

并非不能理解？

这时服务生走来，将白色瓷壶里的咖啡、一套刻意的英式杯碟，连同银器里的砂糖和奶油，摆放在夏帆面前，然后往杯中注入咖啡。接着，又将盛有柠檬片和晶莹冰块（并非制冰机所制）的细长玻璃杯、金属搅拌棒和吸管放到佐原面前，静静倒入沛绿雅气泡水。那动作慢条斯理、小心翼翼，仿佛在进行化学公开实验。一整套工序完成，差不多用了山手线电车一站路的时间。

“说得简单一点，”服务生好不容易离开，佐原便徐徐开口，“就是我在保护你。或者说，称作守护着你更为恰当。”

“守护着我？”夏帆机械地重复对方的话。

佐原并未碰那玻璃杯，只是像观赏罕见事物一般，注视着细长杯中不断升腾的气泡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究竟凭什么身份？”夏帆问道。

“不，我倒没什么特别的资格。至少，没有官方的那种资格。”

“可你说过，这类似工作。”

“有点难以启齿，就是说，怎么讲呢，我就像你的守护天使。”

“守护天使？”

佐原说出那个词时，脸颊似乎微微泛红了。那样子仿佛在说，如果可以，真不想把这种词说出口。

夏帆说：“我不太明白，你说你是我的守护天使，这究竟是象征意义上的？还是字面意义上的？”

“比喻与实体的区分，在许多情况下并不简单。不过，针对你刚才的问题，若要诚实回答，我想你可以认为，在字面意义上，我是你的守护天使。”

夏帆往咖啡杯里放了一小块方糖，用勺子搅了搅，随后将勺子搁在碟子上，说道。

“也就是说，是货真价实的守护天使？”

“没错。货真价实的守护天使。”佐原说着，脸颊又微微泛红。“用英语讲就是**Guardian Angel**，但我个人不跟任何宗教或政治团体有关联。

我独立于那些之外活动，就像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。只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，才暂且借用了‘守护天使’这个说法。”

“但大致上，你是把它当成工作来保护我的？”

“正是。因为那是赋予守护天使的唯一工作。”

“你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守护天使。”夏帆说。

“常有人这么说。”

“我见到守护天使——不，见到自称守护天使的人，这还是头一次，所以自然没法准确比较，但你丝毫不像守护天使。不是吗？你先是公然侮辱我，让我不快，又用摩托车的排气声吓我，甚至逼得我搬家。这难道是守护天使干的事？”

佐原叹了口气。“我跟寻常的守护天使，风格稍微有些不同。该怎么说呢，算是新一代的守护天使、不守常规的守护天使吧，处在偏离主流的边缘位置。说起来，就像是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。所以，上边对我不太满意，评价也不高。”

杰克·凯鲁亚克？

“你还年轻，大概不知道，有过这么一个人。美国作家。虽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佐原说道。“总之，我喜欢采取跟所谓正统守护天使稍有不同的方式。”

“凯鲁亚克我还是知道的。”

“那真是失礼了。”佐原道歉说。

“所以，你觉得可以随意侮辱我、吓唬我也无所谓？”

“不，那件事让我很内疚。说实话，我很抱歉。我并非有意伤害你。但那个时候，必须从一开始就给你强烈的刺激。因为温和的暗示或忠告

根本来不及了。需要让愤怒和恐惧来驱使你行动。而且如果顺利的话，我本想让你搬到武藏境去住。”

是啊，确实给了我强烈的刺激呢，夏帆心想。愤怒和恐惧也给得毫不含糊。多亏了你，我搬到了武藏境。

“听着，当时你正面临巨大的危机，需要有人向你发出警告。所以作为守护天使，为了你，我必须用力按下警铃，必须让警报声在房间里响彻不休。”

“你说巨大的危机，到底是什么危机？”

“事到如今再说这些，也许没什么意义了，但你本不该越过那条界线。活生生的人一旦越过那条界线，即使有守护天使出手，也很难收拾。各种东西都会凑过来，想把你拉进去。因为活人的存在是很宝贵的。那里——不，这里，就是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啊。”

“而你为了警告我这件事情，就先当面侮辱我？”

佐原微微耸了耸肩。“我认为那样能给你有效的讯息。考虑到你的性格。我采取的方法，事后来看，也许有点演戏的成分。”

“总之，你就像养猪的人用电击棒戳迟钝的猪一样，刺激了我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样。你不是迟钝的猪。你是个聪明、有才华的年轻女性。虽说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女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也相当有魅力。难道没人这么跟你说过吗？你今天的打扮也相当漂亮呢。”

也相当有魅力？夏帆愕然地摇了摇头，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。这算什么话。佐原还没动那瓶巴黎水。他说：“就这样，我介绍了你和食蚁兽太太认识。”

夏帆直视着佐原的脸。“你让我和她联系上的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有必要这么做。”

“然后，半夜里让宝马的排气声轰轰作响来吓唬我，最终让我搬到了武藏境。是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嗯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吧。”

夏帆说：“不过，守护天使有必要骑宝马的大型摩托车吗？”

“不，骑宝马大型双缸摩托车的守护天使，大概也就只有我了吧。就像刚才说的，我算是异端的守护天使。在很多方面都不能算标准。一般的守护天使需要移动时，多半是乘一小朵云彩。”

“是啊。云彩更安静，而且不用在加油站加油。”

“嗯，而且不用一直还贷款。”

“是啊，毕竟贷款可不容易啊。”夏帆说。

佐原没用旁边放着的吸管，喝了一口巴黎水，好看的眉毛怀疑地皱起，重新盯着夏帆的脸。然后说：“莫非，你不相信我是守护天使？你觉得我在信口雌黄吗？”

夏帆用力点头。“嗯，当然。这不是明摆着嘛。你根本不是什么守护天使，只是在随心所欲地说些无聊的胡话罢了。什么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，谁会相信那种荒唐的鬼话。”

佐原轻轻摇了摇头，一脸为难。“唔，这可难办了。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一直认真、热心地暗中守护着你——用我自己的方式。即便这种方式多少有些偏颇——虽然这事确实到处都有人这么说——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是守护天使这个事实，接下来的工作就会在方方面面都很难办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你用看得见、确凿无疑的形式证明你是真正的守护天使。要让我信服地点头，说出‘原来如此’才行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这个我做不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佐原深深叹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因为规定就是这么定的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允许自称守护天使——在某些情况下。但是，禁止用具体形式来证明自己是守护天使。就像警察出示警察手册那样，‘给，请看’地证明身份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不是公开的存在，在官方层面也没有被承认。”

“听起来有点像《碟中谍》似的。你或者你的同伴……”

“总之，我无法证明。这是不允许的。我尽管渴望尽量做一个自由人，但我所属的部门有着不可动摇的严格规则。虽然感到很抱歉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我无法相信你是守护天使。我只能认为你是个精神上有些麻烦、品行恶劣的偏执狂。”

佐原一时脸色凝重，陷入沉思，然后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和食蚁兽太太是熟人。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证明呢？”

“我写了一本有食蚁兽太太出场的绘本，并且出版了。你可能读过。”

“啊，那本书我确实拜读了。嗯，相当有趣呢。”

“那谢谢了。”夏帆说。

佐原说：“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其实这件事也是不该说出口的，但为了让你相信我是你隐藏的守护者，我就破例悄悄告诉你这个。你好像对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，但那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。我并没有和你母亲发生过肉体关系。”

夏帆倒吸了一口气。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我在怀疑他和母亲的关系？是听谁说的吗？

佐原说：“听好了，守护天使绝不会和活生生的人类发生性关系。在任何条件下，这种事都不可能发生。因为说到底，我们守护天使本就没有性欲。你似乎从哪里收到了假消息。可能是你周围的什么人出于某种目的，向你提供了不实信息。现阶段我能告诉你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”

“你是说有人故意在说谎？为了让我陷入混乱，或是为了把我引向错误的方向？”

佐原摇了摇头。“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可能有什么意图，也可能只是误会的扩散。目前我无法再透露更多。我被允许做的，只是给你一些正当的提示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虽然守护着我，却无法如实揭示我所需要的信息？”

“尽可能以模糊的形式向客户提供有益的忠告，这是托付给我们守护天使的主要职责。那是上头的——更上头的——基本方针。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
夏帆心想：真是够了。

佐原闭了一次眼，稍作停顿后，又睁开了眼。他那端正的面容上似乎掠过一层薄薄的阴影。然后他开了口。

虽然这已成为一条普遍原则，但我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。那就是，我们在人生中经历的大部分严重混乱，都源于无法在原因与结果之间找到对等关系而产生的。

夏帆试着琢磨他的话，但一时不得要领。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？

“什么意思？”夏帆问道。

听好了，夏帆小姐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已经跨过了一条意义深远的边界，这里已不再是你所熟知的世界了。这不是你眼中所见的那个世

界。你必须看透眼中万物的背面。找到连接原因与结果的线。这不用说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你应该能够做到。因为你是一位聪慧而独立的女性。而且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编织自己的故事。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才能。在这个世界，这项才能或许对你有重要意义。正如瓦尔特·本雅明精辟指出的那样，好的故事总是包含着某种有用性。

瓦尔特·本雅明，夏帆心想。瓦尔特·本雅明又出现了。佐原继续说道。

你深信存在的东西，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。你深信不存在的东西，或许实际上存在。内在的东西或许其实在外，外在的东西或许其实在内。你能明白我想说什么吗？没错，这里是一个如同错视画的世界。为了安然穿过这个世界，不仅需要你自己原有的力量，还需要外部的帮助。在那里，有用性是高于一切的。而区区在下，也是希望成为你的有用性之一的人。所以拜托了。请你相信我确实是你的守护天使。请坦然接受这个事实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己。

佐原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，然后迅速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一脸严肃地拿起放在桌上的账单，随即快步离开了。没有一句道别，也没有回头看一眼。夏帆坐在座位上，只是默默注视着离去的背影。

那个男人也许真的是我真正的守护天使，后来她这么想。一个离经叛道的守护天使。骑着大型摩托车，自称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……唉，但为什么非要是这么个古怪的东西来当我的守护天使呢？

磨刀店主人打来电话，是那三天后的事。电话响起时，夏帆正开始考虑准备晚饭。从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起，不知为何，夏帆就感觉那是磨刀店主人在联系她。一定是通知她，那件特别的刀具已经做好了。夏帆这样预感，而事实也是如此。主人说，希望您能尽快来取那个“物品”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马上。老实说，我不想把它放在手边太久。

“好的。我现在就去取。”夏帆说完挂断了电话。时针指向五点半。夏帆突然想到，仔细想想，我去磨刀店总是在黄昏时分。那只是巧合吗？不过，去磨刀店这样的店，的确让人觉得这个时刻最为相称。树木和建筑物的影子在路上长长地延伸，鸟儿们匆匆归巢的时刻。在薄暗之中，刚刚磨好的刀具散发着苍白而不祥的光芒。

看到夏帆，磨刀店的主人默默地退进里屋，随后拿着一个细长的褐色木箱回来了。

“精心磨好了。”主人用低沉干涩的声音说道，随即将箱子放到展示柜上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。箱子里用薄纸层层包裹着一件东西，与其说是刀具，倒不如说更像一根粗针。尖端套着保护用的软木塞，主人轻轻将它拔下。刀具靠近根部颇为粗壮，越往前端却急剧变细，锋锐的尖端几乎化作虚无，消融在空气里。手柄是粗短、形似肾脏的胡桃木柄，含柄全长约十八厘米。不明就里的人见了，虽不知确切用途，大概也不会觉得它有何特别。至少，它不像是为了抹杀某个特定人物而特意打造的专用凶器。

“这就是那把特殊的刀具吗？”夏帆问主人。它小巧轻盈，携带倒是方便，但就凭这副略显纤弱的外表，真能达成目的吗？

“恐怕您想象的是更大、更煞气逼人、更像样些的刀具吧。”主人望着夏帆意外的脸色说道，“比如刺我的那把菜刀。”

“嗯，是的。我原本也那么猜测。”夏帆老实地回答。

“不过呢，姑娘。要达成您这次的目的，这个大小的刀具便足够了。不，倒不如说，非得是这般轻巧纤细的才行。因为，接下来我要说明，这将是一项从头到尾都极其精密的工作。”

从头到尾都极其精密的工作——夏帆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老人的话。喉咙深处，仿佛堵着一团硬邦邦的空气。

“请稍等。我去把歇业的牌子挂到外面去，中途被人打搅可就麻烦了。”主人说着，走出店外，警惕地扫视了一遍门前街道，然后在门口挂上“歇业”的木牌。接着他拉上滑门，从内侧落锁。和上次一样，咔嗒一声沉重的金属响动不祥地回荡在店内。听到那声响，夏帆忽然想起了米索拉和森林老人。那两个人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不，眼下必须先把心思集中到眼前的事态上。

主人从玻璃展示柜上的木箱里，再次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把带柄刀具。他眯起眼睛，将刀具举到空中，锐利的刀尖映着天花板的灯光，刺眼地一闪，犹如初升朝阳照在崭新的冰柱上。

啊，这东西危险得不得了——夏帆看到那道光芒，瞬间便领会了。她仿佛理解了磨刀店主人电话里所说“不太想把它久留在手边”的心情。这把磨得锋利无比的刀具，仿佛拥有独立的生命和意志。人使用刀具的同时，刀具也可能反过来驱使人，仿佛在与之呼应，或在弥补着什么。那一瞬的闪光里，潜伏着如此不祥的气息。

“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我想格外慎重地再确认一次。您必须用这把刀具刺穿您的母亲，将盘踞在她体内那个叫白蚁女王的东西驱逐出去。就

像从前她用菜刀刺我，把我体内的亚马逊恶质美洲豹赶走一样。您是这样理解的，没错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夏帆说。说完，她咕咚咽了一口唾沫，喉咙深处传出清晰的声响。没错，正是如此。假如真的能够做到的话。

主人重新将软木塞套上凶器的尖端，轻轻把它收进了木箱。

听了您的讲述，看来您母亲的情况，驱除作业将比我的情况困难得多。因为在我这里，那头美洲豹终究只是暂居形式，可以说是临时附在了我身上，但那位白蚁女王似乎意在牢固地扎根于您母亲的身体，连同精神。看来它相当中意那个地方啊。这意味着，说不定人格的融合已经开始了吧。

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。

既然如此，就不该像我的情况那样，单纯把刀噗嗤一下刺进心脏就能了事。得事先确认两者的融合进展到了什么程度。人格是仍旧处于分离状态，还是已经进入了合体状态，您必须亲眼把它看准。如果已经合体，分离或许就无法实现了。因为一刺下去，结果可能把两者都杀死。

也就是说，我会成为杀人犯吗？成为弑母者。

主人轻轻歪了歪头。“大概会那样吧。杀死白蚁女王，在社会上恐怕不会构成问题。因为那是无人觉察的象征性事件。就像您杀死美洲豹没有成为问题一样。然而，若是当真用刀杀害了您母亲，恐怕就会受到司法当局的追究。”

我不想杀害母亲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既然如此，您就必须首先看清两者的人格是尚未分离，还是已经融合了。

上次在这店里和母亲见面谈话时，我觉得人格还是明确分离的。”夏帆思考片刻后说道。“当时和我说话的对象，明显是白蚁女王。白蚁女王走到前台，以白蚁女王的身份和我交谈。母亲完全没有现身。”

啊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这样的话还有救。您该做的，是趁母亲的人格浮现到表面时，取得她的同意。要问她：‘接下来我要把这把刀刺入你的心脏，可以吗？’这把刀是特制的，只杀死潜伏在她体内的白蚁女王，所以不必担心。务必请母亲清楚理解并同意这一点。

那么，如果母亲说不愿意呢？

主人摇摇头。“啊，那样的话就只好放弃了。什么也别做，就这样回去吧。很遗憾，已经无法将母亲夺回了。”

如果母亲说那样做也可以呢？

那样的话，就立即把这把刀刺入心脏。没时间犹豫。这锋利的刀尖将不受任何抵抗地抵达心脏深处，将您的意念注入那里，把白蚁女王驱逐出去。白蚁女王会在那里毙命，您的母亲则会平安获救。大概会恢复成原来的母亲吧。

夏帆心想，这种事自己果真能做到吗？我生来就不是手巧的人。可以说，除了画画，几乎没有什么比别人更擅长的事。大学时在驾校考路考，考官叹着气忠告说：‘就算万一拿到了驾照，日常也最好少开车为好呢。’（从那以后，夏帆一直忠实地遵循这个忠告。）而将锐利的刀具刺进亲生母亲的心脏，这理应比倒车入库或侧方位停车之类的事困难得多。

“心脏的位置，您自然是知道的吧？”磨刀店主人问夏帆。

“在胸部的左侧，这附近吧。”夏帆说着，指了指自己心脏的位置。就在乳房之间稍偏左的地方。

主人说道：“心脏通常位于身体中央偏左的第二肋间至第五肋间之间。大小约莫一拳。请务必在自己身上确认好位置，以免偏离目标。接下来是刺入方法——”

“磨刀店”主人又从木箱里取出那把小小的刀具，拔去尖端的软木塞，细细地将用法教给夏帆。他从里屋拿来一只旧靠垫，当作身体模型。他用记号笔在白色靠垫上画了个心脏，然后将刀尖对准正中。左手握住那肾形刀柄，右手掌抵住柄头，像要静静推入一般，将刀尖滑进了靠垫里。

“听着，千万不可用力。”主人提醒夏帆，“右手掌只需轻轻贴在柄上即可。剩下的，刀尖自会感知你的心意而动。你只要扶着它就好。最要紧的是不能退缩。明白吗？”

夏帆点了点头。不能退缩——这实在是难。毕竟是要将一柄致命的利刃刺进自己母亲——或是有着母亲外表的东西——的心脏里。即便利刃本身会代劳，仍非易事。

“来，用这个靠垫试试。”

主人于是将刀递到夏帆手里。夏帆用微微颤抖的手接过来。它比看起来还要轻，轻得几乎觉不出分量。

“好轻。”夏帆说。

“特别做得轻的。”主人说。

夏帆依言将刀尖抵在靠垫的心脏部位，右手掌贴在柄上。那刀尖果然如主人所说，自行滑溜溜地钻进了靠垫里，活物一般。夏帆只用手掌扶着那凶器。手上的颤抖不知不觉止住了，仿佛颤抖自然而然被吸进了刀柄里。

主人问：“如何？它可是顺着你的心意自行动作的吧？”

夏帆点点头。

主人满意地说：“正因如此，它才是一柄特别的刀。”

主人将那把刀的尖端重新套上软木塞，又用薄纸裹好，收进木箱，然后递给夏帆。

“那个，钱……”夏帆怯怯地问。

主人重重地摇了几下头。“不收钱。你鼓起勇气刺死了那恶毒的美洲豹，把老夫从那脏得不能再脏的牢笼里救了出来。这是老夫一点小小的谢意。”

“谢谢。”夏帆道谢。

“还有，你记住，老夫见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不对，该说老夫从未见过你，也从未与你交谈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夏帆说，“我没有见过您，也没有跟您说过话。今后也不会再见。无论何事，我都不会再来叨扰您了。”

主人深眯起眼看了看夏帆。“愿事情顺遂。你是个可靠的小姐，老夫看得出来。虽然那行为极难，但一定有满意的结果。要信自己。万万不可退缩。那就这样。”

主人说着解开门口的门锁，扫一眼路的两侧，确认无可疑人影后，将夏帆送出门外。两人无言而别。身后门锁落下的金属声又沉沉地响了一下。外面已经全黑了。商业街上人影依旧稀稀落落。夏帆珍重地将装木箱的帆布包抱在怀里，坐上巴士回了家。

夏帆在第二天傍晚给浦和的老家打了电话。电话响了大约十声，等待接通时，她的心怦怦直跳，发出硬实的声响。如果母亲来接，该如何

开口？接电话的会是自己真正的母亲，还是白蚁女王，自己能分辨得出来吗？然而，接电话的却是父亲。父亲极少接电话。

简单寒暄之后，夏帆问父亲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去那边住两三天，没关系吧？我想把一直放在房间里的旧衣服整理一下，没用的东西也打算处理掉。”

“啊，你要来的话随时都行。你的房间还给你留着，想什么时候住就什么时候住。”父亲说，“只是，你妈妈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可能没法好好给你做饭什么的，你不介意的话就过来吧。”

“身体状况不好……是生病了还是什么？”

“不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也没发烧，也没有哪里痛或肿，但就是整个人不太舒服，身体好像不太听使唤，常常白天就昏昏沉沉地躺着。”

“那是从多久前开始的？”

“啊，大概有三天了吧。与其说是生病，更像是更年期女性常见的症状，所谓的‘不定愁诉’吧，可能还相当严重。那个年纪的女性，身心本来就会出现各种难以理解的事嘛。”

夏帆心想，母亲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异常。她觉得这不像是单纯的更年期障碍。说不定，白蚁女王与母亲的人格融合正在切实推进，而母亲的身体对此产生了某种生理反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。

“我明天就去。”夏帆说。

“啊，好的。不过很抱歉，这样一来，恐怕你来了我也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
“做饭什么的我自己来。对了，妈妈有吃东西吗？”

“这个啊，她什么都不吃，说是没有食欲。不过，我们根据需要给她喝一些口服营养剂，目前不必担心。体温和血压也时常检查。家里有个

医生，还是挺方便的嘛。”

父亲说着，轻轻地、开朗地笑了。他本就是个人在人生各种局面中基本上都能保持乐观态度的人。

夏帆挂了电话，把简单的行李装进背包。背包最底下，放着用毛巾厚厚包起来的、装有刀具的木箱。其他要带的东西暂时是换洗衣物、笔记本电脑，还有在车上读的文库本。明天上午，等上班高峰期过去就出门，坐电车去浦和。从武藏境到浦和，地图上看距离相当远，但交通方便，从车站到车站总共用不了一小时。先到三鹰换乘中央特快，到新宿下车，走到湘南新宿线的站台，坐上开往宇都宫的列车就行。夏帆查了换乘时间，记在了手机上。

接着，她坐到书桌前，打开素描本，拿起软芯铅笔，继续画米索拉的故事。那个停滞不前、被搁置的故事，必须尽量往前推进一些。该如何推进，她没有确定的计划，也预测不到后续发展，但无论如何，都得让故事动起来。如果就这么放着，米索拉将永远走不出森林。那也太可怜了。

让故事继续吧。

天亮后米索拉醒来，四周已完全明亮。老人为她准备了早餐，是用森林里的蔬菜做的，糊糊的像粥一样。米索拉说不出这滋味到底好不好——仿佛非常美味，又仿佛索然无味，总之一股不可思议的味道，全然不属于她所知任何滋味。但米索拉自己都没想到竟会饿成那样，便什么也不想，用勺子舀起来，一粒不剩、一滴不剩地吃了个精光。然后她低头说声“多谢款待”，向老人道谢。老人默默点了点头，接着，像是十分佩服一般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。

“能把那碗粥吃得一点不剩、干干净净，唔，看来你真是饿坏了啊。”

米索拉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那碗粥，到底是什么粥呢？

老人说：“那么，你究竟遭遇了什么，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说给我听听好吗？要仔仔细细，一五一十。”

“要详细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把你记得的事全都告诉我。你为什么会来到这片森林，又为什么孤身一人。这些事，我想听你从头到尾、原原本本地讲一遍。”

米索拉把自己记得的都说了。一家四口商量好这个周末去山里野餐，母亲多方研究后，把目的地定在了※※县深山中的一条郊游路线：先开车到半路，然后步行，找块地方吃便当，在森林里一起玩耍，傍晚前下山，再开车回家。虽说山有些险峻，但全家人脚力都不错，应该没问题。

米索拉说话时，老人提了各种问题：便当里有什么菜；开来的车是什么车型（本田奥德赛，蓝色）；家里有没有养狗或猫（没养，只有热带鱼）；爸爸的职业（在制药公司上班，研究岗位）……等等等等。米索拉每问都仔细地答了。

米索拉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：饭后在草地上睡得很沉时，被家人丢下，孤零零留在森林里，感到绝望；在那里抽抽搭搭哭着，不久，一只奇特的猫出现了，把她带到了这间小屋。

“唔。”老人抱起胳膊，陷入沉思。“唔。”

米索拉默默地等着老人开口。可等了半天，老人也只是苦着脸，抱着胳膊，独自“唔”个不停。她甚至有点怀疑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思考的能力。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老人终于说道，“可怜的孩子啊。不过，你能来到这间小屋，真是幸运。要是没来，恐怕早已成了潜伏在森林里的恶兽的饵料。你可得好好感谢那只猫啊。”

“老爷爷，你认识那只猫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它有名字吗？”

“嗯，叫斯嘉丽·约翰逊。”

“那个女演员吗？”

老人摇摇头：“不，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女演员。电影电视我都不看。我只知道，它就叫斯嘉丽·约翰逊。不过名字什么的，怎样都好。那都是极其琐碎的问题。总之，那只黑白花纹的猫——斯嘉丽·约翰逊——是你的守护天使。它知道你在森林深处被丢弃，觉得可怜，才来救你的吧。”

“守护天使？”

“啊，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。当人在某处遭遇困难、感到脆弱时，守护天使便会现身相助。但世上有很多人，看不见它们的身影，听不见它们的声音。明明守护天使特地前来相救，却浑然不觉，就这样一步步坠入毁灭的深渊。真是可悲啊。不过，你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斯嘉丽·约翰逊的模样。嗯，这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那么，那位斯嘉丽·约翰逊小姐，会把我从这片森林里救出去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连我也不太清楚。关于守护天使这东西，什么能做到、什么做不到，其中的规矩相当复杂，我也说不好啊。”

“可我必须离开这片森林，回到原来的世界去。虽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着我，但总之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“当然。这里不是你应该停留的世界。就连这个小木屋，也谈不上绝对安全。我什么也无法保证。毕竟，向你涌来的森林之力，恐怕强大得惊人。”

“为什么家人要把我抛弃呢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。“我当然不知道原因。莫非是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惹恼了大家？”

“不，我没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。”米索拉说，“我不是坏孩子。只是，有些地方没能达到父母的期望罢了。”

“那是哪些方面呢？”

米索拉稍微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所有方面。”

老人露出叹息的表情，摇了几下头。然后说道：“不管怎样，你若要逃出这片森林，就必须跨越几重严酷的考验。哪怕你想回去，也不可能顺顺当当回到原来的世界。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或者说，这里的法则。”

“严酷的考验，”米索拉战战兢兢地问道，“究竟是什么样的考验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比方说，到某处去找一颗大象的蛋，把它带回来。”

米索拉倒抽一口凉气。“大象的蛋？这怎么可能。大象不是哺乳动物吗？它们根本不会下蛋啊。”

“哼，那不过是学校这么教的吧。”老人带着不屑摇摇头，“话虽如此，也不等于这世上就绝对没有一颗大象的蛋。学校之类的最靠不住了。凡事都有例外。”

“可是，大象的蛋这种东西，我从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要怎样才能认出那是大象的蛋呢？”

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。大象的蛋，自然在大象的巢里。就像暗绿绣眼鸟的蛋在暗绿绣眼鸟的巢里一样。你一看就会明白。你不是好好长着两只眼睛吗？”

“老爷爷，您亲眼见过大象的蛋吗？”

老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看样子他是在假装没听见。或者，他的耳朵会适时地变聋。“好了，到森林里去找大象的蛋吧。要是你能把它带回这儿来，你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不过，你可千万要当心母象。要是它发现宝贝蛋被偷了，肯定会暴跳如雷的。”

“那个，请问，这难道不是极其危险的尝试吗？”

“没错，极度危险。不是‘该不会’，而是认真说来，从头到尾都极度危险。说穿了，像丢了蛋的母象那样凶暴、残忍、执念深重的动物，这世上可找不出第二个。可是呢，小姑娘，正因为危险，它才成为有价值的考验。这一点你可别忘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米索拉认命地说，“既然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，那也没办法。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我还是会去试试。那么，我这就去森林里找大象的蛋。”

“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。”老人笑眯眯地点点头。“不过，那头发怒的母象，你可得万分小心啊。”

浦和父母家的玄光照旧没上锁。她默默推开门，屋里却察觉不到丝毫人的气息，一片死寂。她本想打声招呼，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是说“你好”呢，还是“我回来了”呢？夏帆觉得，无论哪一句似乎都不大合适。于是她什么也没说，默默脱了鞋，走进客厅。

客厅里空无一人，也看不出不久前还有人在的痕迹。只有旧沙发套的气味淡淡地飘荡着。客厅的桌上放着一本文库本，是简·奥斯汀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大约三分之二处夹着书签。那是母亲读了一半的书。原来她还没读完啊，夏帆心想。餐厅和毗邻的厨房也空无一人。厨房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一尘不染，有种踏进了一间保养得当的空屋子的感觉。夏帆走进自己从前的房间，把背包从肩上卸下，放在桌上。

她曾想过要不要去母亲的房间悄悄看一眼，但还是决定等自己稍微平静些再去。要和母亲面对面，总得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。不如先去别栋父亲开的诊所露个脸。她换上拖鞋，穿过屋后那片草坪的庭院。推开入口的玻璃门，眼前是一个小小的接待台，一位体态丰满的中年妇人正坐在那里，脸上带着网球裁判般了然于心的神情。她姓真仓——就是《脑髓地狱》里那个“仓”。不过，跟这个耸人听闻的姓氏截然不同，她为人极为和善。从夏帆还在念高中时起，她就在这里负责接待了。候诊室里，破旧的塑料面长椅上坐着四个访客，等着叫号：两位母亲，和两个小女孩。四个人脸上都挂着阴郁的表情，用一种充满猜疑的目光狠狠地打量着夏帆。候诊室墙上，挂着一幅装在简朴画框里的德拉克洛瓦《但丁之舟》复制品。天晓得是哪个家伙选了这么一幅阴沉的画，来装饰儿科诊所的墙壁。那人真的懂得这幅画的意思吗？真仓一看见夏帆，便绽开笑容说道：“哎呀呀，这不是夏帆嘛。好久不见了呢。”

“我爸在吗？”

“在呢，这会儿正在问诊。要不要我去叫他一声？”

夏帆摇了摇头。“不用，没那个必要。我刚到，麻烦您告诉他我在家就行。也没什么急事。”

“好的，我一定转告他。”

夏帆穿过庭院回到自己房间，在窗边那把从少女时代就坐惯了的椅子上坐下，翻开了自己带来的书。屋里奇迹般安静，与其说是安静，不如说所有声响都缺席了。她刚开始读书，心里却忽然对那把刀在意起来，于是从背包底部取出木匣。她剥开包着的薄纸，拔掉保护用的软木塞，确认那纤细的刀尖并未因一路移动而损坏。她紧紧握住肾形的胡桃木刀柄（可刀柄为什么非得是肾形呢？用普普通通的形状就不行吗？想必费了许多功夫才加工成这样吧），将刀尖举到空中。她感觉那刀尖仿佛满含着敏锐的意志，在回望自己。这把刀，一定已经心知肚明——自己来到了一个需要它发挥效用的地方。夏帆闭上眼，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，然后给刀尖重新套上软木塞，照原样用薄纸裹好，收回木匣，又放回背包底部。

可是，能直接相信“磨刀店”主人说的话吗？那把刀，真的能只把白蚁女王从母亲身体里排除出去吗？能完全信任他的说法吗？仔细想想，我对那个主人几乎一无所知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却打算听从他的建议，用他特制的刀刺穿母亲的心脏，把刀尖从身体中心偏左的第五肋间上方埋进去。正常人大概都不会把这种荒唐话当真，就像不会相信“象蛋”存在一样。我或许被什么巧妙地哄骗了。最后，我会不会作为杀害母亲的凶手被严厉起诉，送进监狱？警察和检察官，无论我多么拼命解释事情原委，恐怕都不会信服吧。母亲被来自亚马逊的白蚁女王身心都支配了？他们肯定会觉得这女儿需要精神鉴定。然后，我或许要在戒备森严的精神病医院里度过一生。

夏帆坐在椅子上，想接着读之前没看完的书，可意识怎么也集中不到铅字上。她死了心，闭上眼，黑暗中各种思绪纷至沓来，错综交织，

渐渐连自己在想什么、接下来该想什么，都弄不明白了。手里的文库本啪嗒一声掉在地板上，夏帆就这样被拖入了睡眠。

过了中午，上午结束门诊的父亲轻轻敲了敲房门。夏帆被那声音惊醒，像被弹起来似的从椅子上坐起。连自己睡了多久都不清楚。总之，是许久未有的深沉睡眠。

“你妈妈在房间里睡着呢。”父亲就站在门口说道，“刚才我往房间里看了一眼，她好像睡得还很沉。”

正如“磨刀店”指出的那样，父亲的身体，也像那个顶着母亲形貌的白蚁女王一样，显得不太健康。整个看上去透着疲惫。不过比起上次见到时，他多少恢复了些精神，脸色也不像之前那么苍白了，声音也有力了些。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，夏帆稍微放下心来。

“睡那么长时间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夏帆问道。

父亲为难地摇了摇头。“嗯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但身体上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异常。呼吸、心率、血压、体温都基本正常。光看这些数字，说是健康也不为过。可能身体正在努力从什么状态中恢复吧，好像需要休息。”

“休息，是从什么里面恢复呢？”

父亲咯吱咯吱地搔了搔夹杂着白发的头。“哎呀，那个我也不明白。可能是某种压力，或者慢性疲劳那类东西。本人只说就是困得不行。”

又或者，是白蚁女王正在对母亲的身体施加某种作用——让母亲陷于一种无力状态，自己则在身体内部一点一点地扩张版图。无论如何，母亲现在这种异常的“昏睡”状态，肯定和白蚁女王有关，这一点大概

不会错。但这种话自然不能对父亲说。他终究是医生，是信奉科学的人。

要是食蚁兽太太在这里就好了，夏帆想。她一定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。目前，她是我几乎唯一能完全信任的人。而且她那位叼着烟斗的先生大概也会帮忙。可是她在地球的另一面，在亚马逊丛林深处，从那里通往这里的通道暂时被封上了（据说是这样）。因此，我必须独自闯过这道难关。

“我马上准备午饭。”夏帆说。

“你能这么做真是太好了。最近我基本只吃附近便利店买来的便当，营养好像偏得厉害。你难得回家一趟，我却这么使唤你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夏帆迅速为父亲做了三明治当午餐。然后仔细查看了冰箱里的存货，大致了解了有什么（几乎没什么能用的食材），便步行到大约十分钟路程外的超市，把必需品满满装了一大手提袋，全买了回来。接着淘米，做了炖蔬菜、沙丁鱼黄瓜醋拌菜，还用茼蒿和油豆腐煮了味噌汤。接下来只需等父亲下午诊疗结束，擦点萝卜泥、烤几块鱼就行了。虽然是简单的晚餐，但总比便利店的海苔便当有营养。

之后，夏帆走到父母卧室前，轻轻推开门，从门缝往里瞧。窗户上厚重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房间里暗暗的。双人床靠里的一侧，母亲模糊的身影横卧在那里。她背对着门，看不出是否真的睡着了。但她盖着被子一动不动，估计是睡熟了。夏帆本想走进房间，靠近去看看，却还没能鼓起那份勇气。总之，先让她这样安静地睡着吧。

不管怎样，眼下也只能等母亲醒来。等母亲恢复意识，到时候就得遵照磨刀店主人的指示，向母亲征求明确的同意。“我想用这把锋利的刀，深深刺进妈妈的心脏，你能同意吗？”唉，这种话我真说得出口

吗？再说，母亲真能轻易理解这种说明，爽快地回答“知道了，好啊”同意吗？

五点，下午的诊疗结束；六点多，夏帆和父亲两人吃了晚饭。母亲仍旧躺在床上，待在房间里没有出来。

“她眼睛睁着，也能简单说说话，但好像还没到能起来活动的状态。”去看过情况的父亲说，“你来了的事，我跟你妈说了。她挺高兴的。”

“每天都这样吗？”夏帆问。

“嗯，差不多，这两三天基本都是这个样子。就算能从床上坐起来，身体和意识也还是恍恍惚惚的。偶尔起来上个厕所就够呛了。可以说是像半梦半醒的状态吧。”

“不是痴呆症之类的问题吧？”

父亲摇了摇头。“嗯，我想不是脑子的问题，这倒是万幸。她说话条理很清楚，头脑功能应该跟平时一样。好像也没有头疼什么的。只是无论如何都困得不行。或许该让专科医生看看，可实在搞不清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，没法选定专科医生，也就无从入手啊。”

“无从入手？”

“眼下，我觉得除了等待自然恢复，别无他法。”

“哪怕一点点，有没有在好转呢？”

“嗯，大概三天前最严重吧。今天这样已经算稍微好些了。她本人也说，觉得再过一阵子就能起来了。在那之前，连一点想起身的迹象都没有。”

父亲好像很高兴，因为总算吃上了一顿热乎、像样的饭菜。毕竟他这个人，家务活一概不会，连茶都不会泡。刷碗这种事，恐怕生来一次

都没干过。可既然如此，厨房怎么会保持得这么干净，收拾得这么井井有条呢？夏帆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就算他只吃便利店的紫菜便当或杯面，碗筷多少也会脏，垃圾总该有的，却丝毫不见这类痕迹。这么说，难道是有人在洗碗收拾、倒垃圾吗？可除了父母，应该没人进出这户人家。莫非是父亲去诊所上班时，母亲悄悄起来收拾了厨房？母亲在整理上有极度的洁癖，就算身体摇晃不稳，或许也受不了厨房乱糟糟的吧。

夏帆一边想着这些，一边收拾了晚饭的碗盘。为了免得母亲事后挑剔，她把每样东西都仔细洗干净，锅碗瓢盆放回该放的地方。在此期间，父亲在客厅喝着热咖啡，看NHK的新闻。

“最近晚上还出夜诊吗？”夏帆问父亲。

“不，夜诊我尽量推掉了。毕竟那样身子实在吃不消，到底不比年轻时候啦。不过，要是听起来病情严重，也不能一概回绝。有时候还是会去的，那毕竟关乎生死嘛。”

父亲是个认真的人，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他想着也许夜里会有急诊，所以晚饭时连酒都不碰。他本来爱喝点酒，但晚饭前的啤酒也仅喝小瓶的半瓶，剩下的就留着——那半瓶给夏帆喝了。因为要是突然得出夜诊，体内留着酒精开车就麻烦了。这样的父亲，夏帆隔了许久再次近距离观察，心里愈发强烈地觉得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恢复正常。两人作为夫妻究竟有几分亲密，这一点她不太清楚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父母毕竟在这幢房子里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。至少以夏帆所见，父亲对妻子一直很体贴。如果当真存在婚外性行为——摩托车男（佐原）虽否认自己参与其中——那无论如何也得阻止。她并不想对母亲身为一个女性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，可那样的话，父亲未免太可怜

了。况且那种行为并非出自母亲本人的意愿，而是白蚁女王在操控（或者说是在强力控制）着。无论如何，得把白蚁女王从母亲体内赶出去——夏帆重新下定了决心。

夏帆回到自己房间，再次从背包里取出那只放着特殊刀具的方形木盒，放在桌上，以便情况来临时能马上取用。然而，一想象自己将那锋利的刀尖抵在母亲胸口的情形，她的脉搏便陡然加快，一吸气的喉咙就火辣辣地疼。说到底，我真能做出这样胆大包天的事吗？就凭我这个做什么都笨手笨脚、又无力又怯懦的人？夏帆就着自带的瓶装水润了润喉咙，心情不由得黯淡起来。

时钟的指针转过九点，母亲仍没从卧室出来。这时夏帆已经很困了，便对父亲说“我去睡了”。父亲答道：“啊，晚安。我也再过一会儿就睡。你妈妈好像还是不太舒服，明天再见面聊聊吧。到了早上，她大概会精神一些的。”

夏帆在洗脸台刷了牙，从抽屉深处翻出旧睡衣换上，九点半便上了床，关了灯，合上眼皮。然而，就在快要入睡时，脑海中突然清晰地浮现出米索拉的故事，还带着画面——那是她正在画的绘本的后续。故事仿佛脱离了身为创作者的她原本的计划与想法，凭自身的力量自然推进。夏帆半被睡意裹挟，用心灵之眼追随着情节的展开。可以说，她只是一个旁观者。

米索拉一早便离开了老人的小屋，独自去森林深处寻找象的蛋。她漫无目的，一边四处张望有没有类似的东西，一边无力地走在森林小径上。这时，眼前忽然倏地出现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猫。正是前一夜将

她引到老人小屋的那只名叫斯嘉丽·约翰逊的猫——按老人的说法，是米索拉的守护天使。

“你好，斯嘉丽小姐。”米索拉说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看向米索拉的脸，只是得意扬扬地将长长的尾巴笔直竖起。

“那位老爷爷吩咐我，要找到象的蛋带回去。说这样就能走出这片森林，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可是，我根本摸不着头脑，哪里才有什么象的蛋。难道斯嘉丽小姐您知道吗？”

斯嘉丽·约翰逊对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回应。既没有显出知道，也没有显得不知道，连一丝表示都没有。它只是在米索拉前面大步流星、毫不犹豫地走着。米索拉心想，我大概只要乖乖跟在它后面就行了吧。毕竟这位猫可是我的守护天使，所以可以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它。

小径两侧，古木巨树伸展着宽阔的枝桠，将森林的上空遮得严严实实。因此，尽管还没到正午，森林中却已是一片昏暗。各式各样的鸟儿在枝头停驻，俯视着米索拉和斯嘉丽·约翰逊，用各自嘹亮的嗓音啼叫。那些叫声究竟是对她俩的警告、鼓励，还是嘲弄，米索拉无从判断。但她决定尽量往鼓励的方向想。这么一想，力气似乎便涌上来一些。

然而，就算能找到象的蛋，又能否平安无事地带回小屋呢？一旦发现蛋被偷走，就像老人说的那样，母象必定暴怒。世上没有比暴怒的母象更危险的动物了。据说无论是老虎、狮子还是犀牛，看见愤怒的大象都会一溜烟地逃跑。要是变成那样，我大概转眼间就会被那巨大的脚给踩烂吧。毕竟我跑得实在不快。

“喂，斯嘉丽小姐，”米索拉出声问道，“就算找到了象的蛋，要是就这么悄悄带走，象妈妈难道不会火冒三丈吗？我实在很担心这个。”

猫转头瞥了一眼后方的米索拉，但什么也没说。那条善辩的尾巴也没有发出任何信息。

“还有，那位老爷爷拿到象的蛋后，打算拿它做什么呢？”

猫轻轻一扬尾巴，画了个小圈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那样子仿佛在说：“是啊，打算做什么呢。嘛，对我来说，那件事怎样都无所谓了。”传来一种冷静淡漠的波长。这位化身为猫的守护天使，看来虽能理解人类的语言，却无法说出口。不过取而代之，它用尾巴的动作竟能做到极其丰富的表达。米索拉不禁深感佩服。仅仅甩一下尾巴，就能表达如此微妙的感情，还能构成对话，只能说太厉害了。很多人虽然学了很多词汇，却压根儿用不好呢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中途停下歇了一次脚。岩石间渗出的水汇成一个小小的泉眼。这只化身为守护天使的猫咪用舌头啪嗒啪嗒地舔饮泉水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。然后它望着米索拉的脸，眯起眼睛，长长的胡须微微颤动，仿佛在说：“好了，你也趁现在好好喝点水吧。”米索拉应了声“嗯”，用双手掬起泉水尝了尝。这水冰凉清冽，带着一丝淡淡的甘甜。她生来从未喝过如此甘美的水。只此一口，米索拉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究竟渴到了什么程度，身体究竟有多需要水分。她心想，得感谢让自己察觉到这些的斯嘉丽小姐。这只猫无疑就是我的守护天使，正如那位老爷爷所说。

在泉边歇了大约十分钟后，米索拉和猫再次踏上森林小径。依旧由斯嘉丽·约翰逊竖着尾巴领头，米索拉调整步伐紧随其后。她们就这样一步步向森林深处走去，一路寻找着象的蛋。

就在故事进展到这一步时，夏帆沉入了深深的睡眠。仿佛被人攥住脚踝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不由分说地直往深处拖去。我能把这故事的后续记住吗？早上醒来后，得趁还没忘记赶紧记在什么地方——她一面这么叮嘱着自己。

夏帆清晨五点多醒来，一出被窝便径直坐到桌前，把昨晚浮现在脑海中的米索拉故事后续飞快记在了笔记本上。然后她穿着睡衣去洗漱，准备早餐。父亲每天早上通常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起床，在那之前得把热腾腾的饭菜备好。她用电饭煲煮了饭，做了味噌汤和腌白菜，再配上煎蛋和水煮西兰花就行。父亲早上必定吃米饭。母亲则吃烤吐司，喝加了牛奶的咖啡（或者常常什么都不吃）。起床的时间也不同。母亲是夜猫子，不到八点基本不会醒。所以还在家上学时，夏帆总是设好闹钟，六点就起床，揉着惺忪的睡眼站在厨房里，为自己和父亲准备早餐。这一连串早上的活儿她很熟悉，也不觉得有多麻烦，厨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。

她和父亲两人一边看NHK的新闻一边吃饭（这也是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），饭后收拾碗筷，清洗。早饭过后，父亲喝着刚冲好的黑咖啡，花时间把两份报纸从头到尾细细读完，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埼玉新闻》。对镇上的开业医生来说，地方报纸提供的本地信息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。西武狮队和浦和红钻队的胜负也是与患者交谈时宝贵的话题（虽然他本人对任何运动都毫无兴趣）。父亲会仔细跟进这类信息，重要的还会做笔记。有些看似有用的报道他会在之后剪下来保存，这可是件相当费功夫的事。就这样到了九点，父亲从沙发上缓缓起身。门

诊九点半开始，但挂号处的真仓小姐九点就会来，给房间换气，做诊疗准备。到那时候，候诊室里大概已经有几位患者落座了。

父亲穿上那身穿惯的白大褂出门去诊所之后，母亲仍然没有起床。于是夏帆决定去卧室看看她的情况。说不定夜里病情恶化，起不来了。

不管怎样，回到这个家后还没见过一面呢，至少得去打个招呼。

夏帆换了衣服，去洗手间用梳子理了理头发。她涂上润唇膏，对着镜子利落地绷紧表情，免得被母亲说些“还是一副邋遢样”之类的责备话。

时钟指向九点半，父亲开始诊疗了，夏帆来到父母卧室前，轻轻敲了敲门，侧耳倾听，等待回应。但没有回应。她又敲了一次，这次声音稍大一些，还是没有回应。夏帆静静地向右转动门把手，把门打开十厘米左右的缝隙，往房间里看了看。窗户上厚实的窗帘仍像昨天一样拉得严严实实，房间里很暗。母亲躺在双人床的里侧，姿势和昨天看到时几乎一样，背对着她躺着。一动不动。寂静无声。房间里的空气沉重而混浊。一股气味弥漫着，像是几种异域水果盛在盆里，无人采摘，任凭它们腐坏。

夏帆下定决心把门开得更大些，走进了房间。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向母亲床边。她无法预测，现在在那里的究竟是真正的母亲，还是侵入她身体的白蚁女王，此刻又是哪一方的外表占据主导。所以她站在床尾，先从那位置窥探母亲的脸。母亲把被子拉到肩膀，紧闭着眼睑，似乎睡着了。她的表情纹丝不动，甚至看起来像停止了呼吸。脸庞在薄暗中一片苍白，毫无生气。母亲的脸色看起来比在“磨刀店”见到时老了五六岁。或者说，用“符合年龄”这种表达或许更贴切些。和精心化

妆、穿着时髦时的印象大相径庭。还是说，难道白蚁女王主导时，随着其能量的释放，外表也会明显变得年轻吗？

夏帆拿来放在房间角落的小木头凳子，搁在母亲枕边，然后坐下，从近处细细端详着安静熟睡的母亲的脸。没过多久，她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个人看样子大概是我的母亲。在这里的是真正的我的母亲，而不是在“磨刀店”里见面说过话的那个对方。尽管外表如出一辙，两者之间却有些许异样。那种风采之类明显不同。就像一幅画和极其精巧地模仿它的摹本——是这种感觉。别人恐怕分辨不出，但作为女儿的我却能明白。这么一想，夏帆稍微轻松了些。我能够区分自己真正的母亲与被白蚁女王支配的冒牌母亲。不会那么容易受骗的。这件事说不定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线索。

久久地近距离凝视着母亲的脸，不久，母亲的表情出现了微小的动静。像小雏鸟想从里面啄破蛋壳……那种极其微妙的动作。或许是被夏帆的视线所触动，终于要从深沉漫长的睡眠中挣脱出来了。但那动静还很微弱，靠不住。

“妈妈。”夏帆小声试着叫了一下。仿佛在对自己呼唤似的。

应着这个声音，母亲脸上的动静稍微活跃了些。嘴唇微微张开，洁白的牙齿间一闪，露出空隙。

“妈妈。”夏帆又一次呼唤。

回应这声音，母亲的眼睛微微睁开了。

“夏帆。”母亲小声说。

听到这话，夏帆松了口气。她没有叫“小夏帆”，而是正确地叫了我“夏帆”。而且声音也确实确实是母亲的声音。这个人不是白蚁女王的化身，是我真正的母亲。

“啊，你来啦。”母亲用呢喃般的声音说。她看起来连动动嘴唇都很吃力。

“因为这边有事要办。”夏帆说，“那么，妈妈，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但总之，困得不得了。”

“有没有哪里疼？”

“不疼。”母亲说，然后轻微地摇了摇头，幅度只有几厘米。“什么特别的症状都没有。只是昏昏沉沉地想睡觉。”

“怎么样，起不来吗？我给你煮点粥吧。听爸爸说，你几乎没吃东西。哪怕喝点粥配梅干，好歹垫垫肚子，好不好？”

“是啊，也许吃点东西会好。不过，再等一会儿吧。现在实在提不起那个劲儿。就是困得不行，像被睡意拽住了脚，一点点往深渊里拖……”
说完，母亲仿佛耗尽了全部气力，再度合上双眼。从喉咙深处逸出一声微弱而认命的叹息，就那样沉沉地睡去了。

“我会再来看你的。”夏帆对母亲说完，便离开枕边走出房间，轻轻带上了门。为了整理思绪，她来到客厅，大致扫视了一遍父亲的唱片架。收集古典音乐唱片，几乎是父亲唯一的爱好。车站附近有一家卖二手唱片的小店，父亲一得空闲，便以散步兼逛店的心情前去，花不多的钱买回几张旧时代的LP唱片。他偏爱上一个时代的演奏家们的录音，几乎不碰CD。母亲对古典音乐全无兴趣，也讨厌这些散发着霉味的东西摆在客厅里，曾三番两次想将它们赶去别处；但在音乐这件事上——其他事他几乎都对母亲言听计从——父亲却寸步不让。于是，老式音响设备（Luxman的真空管功放，Tannoy Berkeley音箱）和唱片架依旧堂而皇之地占据着房间的一隅。对父亲而言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聆听布鲁诺·瓦尔特、吉诺·弗朗切斯卡蒂、参孙·弗朗索瓦、皮埃

尔·富尼埃等人演奏的略带古韵的优美音乐，便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欢愉之一。

夏帆从收藏中挑出帕布罗·卡萨尔斯的巴赫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盒装专辑，取出一张放在唱机上，落下唱针。夏帆对古典音乐并不十分熟悉，但这张唱片她从小就格外喜欢，偶尔会独自聆听。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是名曲，许多演奏家都曾录制，然而夏帆从未听过像大提琴家出身的卡萨尔斯所指挥的这般，如此直叩心扉的演奏。

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吧。有一次，她对着正在客厅听这张唱片的父亲，不经意间说出了对那音乐的感受：“这首演奏虽然非常有力，但也同样非常温柔呢。就像一头长着柔软栗色皮毛的、健壮的大熊。”

父亲听了，略显惊讶地注视了夏帆片刻，但没有对这句感想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便又闭上眼睛，沉浸到音乐中。然而夏帆明白，父亲其实相当愉快地接纳了自己说出的感想。他天生是个善于倾听的人，而非多话之人。

夏帆聆听着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，在回忆的温暖中暂且休憩了一会儿。但不久，与佐原（自称·骑摩托的守护天使，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）交谈的一小段内容，像一股冰冷的暗流，悄然滑入意识深处。他曾这样说道：

“有件事想请你记住：我们人生中经历的大多数严重混乱，都是因为无法在原因与结果之间找到等价性而产生的。”

夏帆就这一点大致思考了一番，然后觉得，经他这么一说，或许确实如此。等价性。如果此刻我所处的、极度奇妙、明显脱离常识的状况是一种“结果”，那么，带来这一结果的、具有（必须具有）等价性的

“原因”，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呢？假如我自己对这个“结果”负有责任，那我究竟拥有怎样的等价原因，才走到了这一步？

那个男人还这样说过。

“你必须看透你所见的一切事物的背面。去找到那条连接原因与结果的线。”

夏帆闭上眼睛，倾听着那令人怀念的巴赫音乐，努力去看透围绕着她的事物的背面。这几天几乎一直昏睡不醒的母亲，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不，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？

白蚁女王声称，她和夏帆的母亲就像女子大学宿舍的室友般友好地共存——作为亲密的灵魂伴侣、对等的搭档，在同一具身体里和谐共生。但那终究只是白蚁女王的一面之词。白蚁女王是亚马逊丛林激烈生存竞争中身经百战的强者，擅长权谋术策。凭她三寸不烂之舌，要哄骗夏帆这样涉世未深的姑娘，想必轻而易举。她大概察觉到了夏帆对母亲怀有几分冷淡，且为此隐隐感到愧疚，便巧妙利用了这点。况且，倘若真如自诩守护天使的佐原所言，他并非母亲的出轨对象（因为天使没有性欲），那么在这件事上，白蚁女王就是对夏帆提供了虚假信息。于是，一个谎言又串联起另一个谎言。恐怕是这样。

恐怕。

作为当事人的母亲，对自己身处这般境况，究竟作何想法？她是否也被白蚁女王的巧言令色巧妙哄骗，精神上受其控制？难道她真的以为，自己正在女子大学宿舍与亲密好友共同生活（说起考进东京的四年制大学，曾是她年轻时的梦想）？抑或，她压根儿未曾察觉，自己的身心正被某种东西一点点侵占？或者虽已察觉，却被逼得无力反

抗？在夏帆看来，白蚁女王似乎极其擅长敏锐地发现他人弱点，并潜入其中。而母亲天生就带着好几处明显的弱点。

夏帆闭上眼，暂且停止思考母亲的事，重新将意识集中于流淌的音乐。帕布罗·卡萨尔斯指挥的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第二号F大调。柔软栗色皮毛的、健壮的大熊。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凝神细听这音乐的呢？他每次聆听时，会不会倏地想起那只“柔软栗色皮毛的、健壮的大熊”的身影？

就这样想着，夏帆最终得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。我在这里该做的，大概就是与母亲达成（或多或少的）和解吧。然后彼此信赖——这样一来，我和母亲便能齐心合力，共同对决白蚁女王。除此之外，恐怕再无战胜白蚁女王的办法。毕竟，单凭我一人，或单凭母亲一人，绝无可能敌过那个强大的对手。

和解——若能达成，我或许便能获得将母亲从白蚁女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资格。把母亲从白蚁女王所谓的“女子大学宿舍”房间里带出，带回这边的世界。如此一来，原因与结果终将找到等价性，发生在我周围的严重混乱便会消除，而我们也就能逆向跨过那条边界线，回归原来的世界。

恐怕。

话虽如此，这般重任，当真是我所能达成的吗？要将母亲带回这边，首先必须说服母亲，让她认识到自己正身处危机，并产生必须脱身的紧迫感。不可跳过说服，硬以强力强行拖出。即便强行拖出，也终究只是暂时的解决，恐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本人那份“必须离开这里”的自发意愿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然而，“和解”这个词，究竟是否恰当呢？回想起来，我从小至今，从未与母亲正面对立过，也不记得曾有过任何争吵。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而恰当的距离。大学毕业离开老家，开始独居时，我竟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安心，品尝到安详的解放感。那种感觉，似乎正是源于从母亲身边离开。同时，对于自己感到了安心，我又抱有一种近似罪恶感的情绪。在此之前，我竟从未察觉到自己一直承受着母亲的心理压迫，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会特别意识到引力的存在一样。既然如此，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“和解”的余地。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的，不过是难以具体衡量的、暧昧的“距离感”而已。没有对立的地方，恐怕也不会有和解吧。

或者，我是在嫉妒白蚁女王吗？因为自己的母亲要被白蚁女王夺走？不明白，夏帆想。嫉妒这种感情对她来说几乎毫无亲近感。自出生以来，她不记得嫉妒过任何人，从不曾羡慕过谁，也从未想过要变成另一个人。然而，且不论此刻那感情是否就是嫉妒，自己的母亲被那种莫名其妙的生物占据、夺走，这对夏帆而言，是自然而然无法忍耐、难以容许的事。自然而然。那更接近于厌恶感。但这厌恶感中混入了多少嫉妒的成分，却难以判断。

夏帆想到这里，暂停思考，深深叹了口气。仿佛与之呼应，音乐结束了，唱片机的唱臂咔嚓一声自动抬起。夏帆站起身，从转盘上拿起唱片，擦去灰尘，放回封套，再放回架子上原来的位置。必须精确地放回原处，父亲对这种细节极为严格。

无论如何，夏帆想，都得和母亲见上一面，真正促膝而坐，谈谈她目前所处的状况。不这样做，一切无从开始。但自己能成功说服她吗？还有，我终究还是得拿起那把锋利的特殊刀刃吗？

然而母亲始终闭门不出，迟迟不肯在夏帆面前现身。

父亲结束上午的诊疗回到家，夏帆为他也为自已准备了简单的午餐。火腿芝士三明治、生菜、番茄、黄瓜沙拉，以及餐后咖啡。父亲一如往常，边看电视新闻边吃午餐。

“这世上，净发生些不像话的事啊。”父亲看完新闻后发表感想。

“那别看新闻不就好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但总归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啊。”

“了解一下，是说了解这世上净发生些不像话的事？”

“没错。这是身为医生的基本职责。”

“哈。”夏帆愕然应道。随即意识到，这番对话以前就有过。家庭这东西，似乎就是靠着同一件事的缓慢重复，才得以大致平稳地运转下去。

吃完午餐，喝过咖啡后，父亲去他们的卧室查看母亲的情况，很快便回到餐厅。“妈妈好像还在沉沉地睡着，”他皱眉摇头说道，“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脉搏和体温倒是正常。”

“我准备了米粥，本打算随时做给妈妈吃，看来现在还吃不了呢。”

“嗯，是啊。可能还得再等等。叫她起来的事，再等一阵子吧。”

夏帆点点头，收拾了留在桌上的餐具。墙上的时钟指向快一点的位置。

父亲回诊后，夏帆回到自己房间，坐在平日那把椅子上，打算读带来的书打发时间——她实在想不出别的可做的事。也想过联系高中同学

见面，但脑海里浮现不出一个想见的朋友，所以只能在家看书。可是才追着铅字读了十五分钟，同昨天一样，一阵强烈的睡意袭来，她像倒下一般躺到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睡意来得极快，仿佛电源被拔掉，意识“啪”地黑屏了。然后，梦来了。

在梦里——当然，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梦——周围已经暗了下来。似乎睡着时天就黑了，房间的灯也没开。到底睡了多久？现在几点了？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钟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家里似乎一个人也没有，感觉不到人的气息，只有她独自躺在黑暗中。

夏帆心想，得起来才行，还得给父亲做晚饭。可是不管怎么使劲，横躺的身体都无法坐起。身体纹丝不动，像被无形的绳子绑在床上。只有双手指尖勉强能动，除此之外毫无自由，仿佛被小人国的人抓住、捆绑在地上的格列佛一般。

夏帆就这样仰面朝天，凝视着昏暗的天花板。那是老房子的旧天花板，上面有着各种形状的污渍。房间虽然一片漆黑，唯有那些污渍的图案不可思议地清晰可辨。每个图案都仿佛在诉说着什么，向夏帆发出警告，给予忠告，但内容却解读不出。就像那些只能用迂回方式告知真相的守护天使的信息一样。

在黑暗中动弹不得地躺着，夏帆渐渐不安起来。要是就这么一直动不了，该怎么办？她再度使出浑身力气试了试，可是身体怎么也动不了，肌肉不听使唤。心脏正常跳动，两肺也毫无不足地吸入空气，但仅此而已，无法凭自己的意志行动。鬼压床？这就是所谓的鬼压床吗？

这时，传来了门把手被转动的声音。因为是旧门把手，无论转得多轻都会发出吱呀的摩擦声。门向内推开，微光射入，有人蹑手蹑脚地走

进房间。那人反手关上门，站在门口附近，凝视着黑暗，似乎在观察房间里的情形。夏帆的脖子动不了，不知道是谁。不过就算能动，房间里漆黑一片，恐怕也很难辨认出来。那人稍稍停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向夏帆靠近。看不见身影，却能听到悄悄靠近的脚步声。夏帆的恐惧不由自主地高涨起来，呼吸变粗，肾上腺素在全身血管中奔涌。到底是谁？还有，我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僵硬地冻住？

那人不久便站到了夏帆的枕边，从上方定定地俯视着她的脸。是母亲。黑暗中，母亲肤色白皙的细长脸庞朦胧浮现。那张脸上缺乏表情，任何感情都丝毫没有浮现。然而，不流露表情这件事本身，就是一种明确的意志表达。

“夏帆酱，”母亲说。说话方式很奇特，仿佛只机械地动着嘴唇。

这是白蚁女王，夏帆想。会那样称呼她的，只有白蚁女王。

“夏帆酱，”她说，“你不该来这儿的。你在这儿打算做什么，我一清二楚。而且，当然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让你得逞。”

夏帆想要开口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唇齿间的肌肉仿佛凝固了一般。白蚁女王穿着一身白色套装，即便在黑暗中，也能看出是香奈儿。幽香浮动，气味独特，可素来与香水无缘的夏帆，连这是什么牌子都分辨不出。

女王动作轻盈得惊人，悄无声息地上了床，跨骑在仰卧的夏帆身上，稳住了身形。她原本那双看似死寂的冰冷眼眸，此时亮起了光。那双眼睛正睁得更大，眸中火焰熊熊燃烧。

“我对你没什么怨恨，夏帆酱。说实话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你是个相当不错的孩子。不过，抱歉了，我可不能就这么轻轻松松地退走。毕竟，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新窝。”

白蚁女王伸出双手，搁在夏帆的喉咙上，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探寻着最脆弱的所在。随后，她就保持着这个姿势，直直地俯视夏帆的脸，足有好几分钟。那目光，就像是在窥视玻璃窗的深处。啊，这个女人打算勒死我，夏帆心想。

“没错。”女王读着夏帆的心思说道，“抱歉，你得死在这里。要是可能的话，我也不太想做这么粗暴的事，不过很可惜，眼下这情形，我别无选择。”

旋即，女王的双手灌注了力道。那股力道异常强韧，根本不像一位身着香奈儿套装的女性所能发出。十指保养得细嫩光滑，却比钢缆还要冷酷无情。夏帆拼命想要吸气，可气道被死死堵住。她试图挥动手脚抵抗，但无论怎么努力，身体都全无反应。

“没用的。”女王浮起一抹浅笑说道，“趁你熟睡的时候，我在你胳膊上打了一针毒药。你的身子一时半会儿是动不了的。那是从亚马逊特产的蜂身上提取的强效麻痹液。所以，放弃吧。乖乖上路去冥府吧。”

女王双手的力道又加了几分，在这股力道下，夏帆的意识如同黏稠的泥浆般融化，浑浊不清，缓缓沉入黑暗深处。

妈妈，救救我。夏帆在泥浆之中，用不成语言的声音呼喊。求求你，妈妈，救救我。

“没用的。你的声音，谁也听不见。”白蚁女王嘲弄道。

就在这时，她觉得耳畔响起了摩托车的排气声。那声音咚咚咚的，一贯粗哑，宛如用粗鼓槌擂响大鼓，独具特色。是宝马的双缸发动机——佐原曾这么说过。听见这声音，夏帆猛地回过神来，拼尽最后的力气张开了嘴。求求你，妈妈，救救我！

这一次，那呼喊清晰地化作了语言。与此同时，白蚁女王手指的力道，如同退潮般骤然减弱。

“畜生！”女王尖声叫道。

求求你，妈妈，救救我！夏帆再次张开嘴，喊了出来。声音比方才更大。

夏帆被自己的叫声惊醒，像弹簧似的从床上一跃而起。然后茫然地环顾四周，整理着思绪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只是做了一个梦。那个穿着白色香奈儿套装的女人，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我是在做梦。

可是，那是个惊人地真实、极具压迫感的梦。她的心脏依旧剧烈跳动，一刻不停，两片肺叶渴求着新鲜空气，剧烈地反复收缩。喉咙上确确实实残留着压迫感，白蚁女王有力的指印或许还红红地留在上面。腋下已被汗濡得透湿。

那虽是梦，却又并非仅仅是梦。夏帆如此确信。在那个梦中，现实中的白蚁女王确实试图掐死我。没错。不过，恐怕是真正的母亲听见了我最后那声绝望的呼救，从某处急忙赶来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的命。一切都发生在梦里，但我确实在那个梦里差点被杀死。那是从梦的黑暗深处伸出的真实之手。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。而我耳中听到的那摩托车排气声——那意味着，守护天使（自称“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”）在紧要关头，间接地守护了我吧？

房间里还很亮，距离日落似乎还有些时候。拿起手表一看，指针指向两点多。也就是说，我睡着的时间还不到一小时。但那是一场极其深沉的睡眠，蕴含着沉重的意味。夏帆想，这梦向她揭示了几件事。其一，白蚁女王已掌握夏帆这次回浦和娘家的意图——将白蚁女王从母

亲身体里强行驱逐出去——并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。其二，夏帆真正的母亲（不管怎样，最终）似乎都站在夏帆这边，试图保护她免遭灾难。一定是母亲听见了夏帆的喊叫，松开了白蚁女王那紧紧扼住的手指，救了她一命。此外，摩托车男似乎也在她背后，以守护天使那种暧昧而间接的方式，照看着事态的发展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梦中的事件终究只是初次的交锋。大概算是为确认各自立场而展开的、相当激烈的前哨战。而恐怕真正的殊死搏斗，就要从这里开始了。

夏帆像剥下一层皮似的脱掉汗湿的衬衫，花时间冲了个热水澡。用毛巾擦干身体，换上崭新的衣服后，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怔怔发呆，但在寂静的家中干坐久了渐渐让她憋闷，便决定出门，在附近散散步。之前她本想先去看看母亲房间的情况，但在经历了那场鲜活的梦之后——那真的是梦吗？——她鼓不起那样的勇气。

她顺路走进一家书店（那家从小就去惯了的小书店），随手买了本偶然看到的文库本小说，然后走进前方不远处新开的咖啡馆，翻开了书页。大概是刚开张不久，店里一切整洁、干净且崭新。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天花板扬声器中流出的伯特·巴卡拉克的轻柔音乐，一边啜饮着热可可，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方才自己刚经历的那场骇人而暴力的梦，和此刻围绕四周的安闲氛围之间的落差，让夏帆不禁感到困惑。现实与非现实，梦与清醒——我，此刻究竟属于哪一边的世界？

离开一段时间后再看，这故乡的小镇似乎也在逐渐变化，夏帆心想。过去这一带根本没有咖啡馆，也看不出有开设这类店的迹象。这里只是极其普通的人们过着寻常日子的、毫不起眼的普通住宅区。门口车棚里停着的车辆，大半是小型国产车或轻型车。在这样朴素的区域一角开出如此时尚的店，究竟能否盈利？虽说事不关己，她还是不由得担心起来。不过抛开这点不说，这店本身相当讨人喜欢。餐具和装潢都颇费心思，店员（清一色女性）也态度温柔、亲切，陈列柜中整齐摆放的玛芬和司康，看起来也很美味。

可是，这一切真的是现实吗？这样的疑虑不容分说地、一点一滴涌上了夏帆的心头。莫非这是一个精心伪造的幻想世界？在某处角落里，是不是偷偷藏着一个类似“现实/非现实”切换开关的东西？该怎么说呢，一切都太过逼真了。说到底，刚买完书走几步，就恰好新开了一家适合读书的漂亮咖啡馆，这故事未免也太巧了。用怀疑的眼光看去，这一切怎么看都像是模仿真品做出来的赝品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现实”吗？倘若如此，现实这东西是多么单薄啊。就跟电影制片厂的布景一样，从正面看，无论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大厅、热闹的卡巴莱舞厅，还是时尚的街道，一旦绕到背面，能看见的不过是粗糙的胶合板和满是节疤的粗笨支柱罢了。

另一方面，白蚁女王、食蚁兽夫妇、骑着**BMW**摩托车的守护天使、耳朵尖尖的“磨刀店”店主.....那些存在却让我感受到了多么确切、多么清晰的存在感啊。他们——那些按常理思考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——在我眼里，比任何其他事物、比任何人都显得更为真实。他们仿佛径直地、一个劲儿地嵌入我的心中。是的，他们既是隐喻，同时又是不折不扣的实体。两者（隐喻与实体）显然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。

接着，她想起了“大象的蛋”。米索拉和猫斯嘉丽·约翰逊去森林深处寻找的大象的蛋——那会是某种隐喻吗？大概是吧。不，或许也不是。那或许既非隐喻也非别的什么，只是单纯的“大象的蛋”本身。或许其中除了“大象的蛋”这个意思之外，不含任何别的含义。

就连身为这个故事创作者的夏帆，也无法对此做出判断。恐怕真正把握“大象的蛋”之含义的，只有既是米索拉守护天使、又是猫的斯嘉丽·约翰逊。所以，身为作者的夏帆也只好盯紧斯嘉丽·约翰逊的身影，跟在她身后向前走。然后，看前方会出现什么，静观其变。就和少女米索拉一样。

一边听着音箱中流淌的亨利·曼西尼的《月亮河》，夏帆一边在脑海中编织着米索拉故事的后续。米索拉和斯嘉丽·约翰逊想必会在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，找到被巧妙藏起的大象的蛋。若不如此——倘若毫无成果地永远在林中徘徊彷徨——故事就收不了尾。而且，斯嘉丽·约翰逊最擅长的，就是找出藏起来的東西。米索拉会用摇粒绒连帽衫仔细包好那颗蛋，双手牢牢抱在胸前（要是掉下来，蛋肯定会碎），和斯嘉丽·约翰逊一起，沿着来时的森林小径返回老人的小屋。大象的蛋想必相当大。毕竟是大象的蛋嘛。但如果不把它设定成小小的米索拉也能抱着走很远的大小，就合不上故事的脉络。所以夏帆决定将其设定为橄榄球般大小。那样的话，米索拉应该能拿得动。蛋的外表或许像鹌鹑蛋，只是尺寸大约有十倍那么大。

但大象母亲不久就会回家——母亲去参加了在丛林集会所举办的“大象母亲联谊会”——并发现藏在巢穴深处的蛋不见了。而且她会察觉这似乎是被人类偷走的，从而暴怒不已。当然，母象会沿着残留的气味，全速追踪米索拉和斯嘉丽·约翰逊。一路上，她用四只巨大的脚踏得森

林里的各种生物和植物咚咚作响（可怜三头无辜的鹿、三只花栗鼠、两只浣熊、两只灰狼和一只山猫因此丧命。猴子们跃入空中敏捷地躲开，但不知有多少虫子被踩扁）。于是，当少女和猫在日落前好不容易抵达老人家门口时，母象也紧随其后，逼近了。近得她的鼻息几乎要喷到后颈。母象怒火中烧，抬起前腿，想要顺势一举将他们踩扁。

但就在前腿即将踏下之际，大象忽然意识到：如果就这样踩扁米索拉，她怀里抱着的我的蛋也会碎成粉末。当然，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态。她保持着抬腿的姿势悬在半空，思索对策，可怎么也想不出好主意（大象虽然记忆力优秀、奔跑速度快，却是需要花时间进行逻辑思考的动物）。米索拉也抱着用摇粒绒包好的蛋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只是瑟瑟发抖。因为恐惧，脚一步也动不了。斯嘉丽·约翰逊则不知消失到了何处。身为守护天使，却是在紧要关头溜得飞快的猫。

大象保持着抬腿的姿势，米索拉因恐惧呆立在其脚下，这时小屋的门开了，一位老人走了出来。“你不能踩扁这孩子，”老人对大象说，“那样的话，你的蛋也会碎掉哦。”

大象看似点了点头。

“把那颗蛋交给我吧，”老人对米索拉说，“因为你留着它也没什么用。”

米索拉照他说的，乖乖地把蛋递给了老人。老人接过来，用双手捧着掂了掂大概的重量，然后轻轻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

“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蛋安全了，”老人对大象说，“所以，现在你可以把这孩子踩扁了，没关系。”

大象点点头，发出“呜哦”一声喜悦的鸣叫，用力甩动长鼻。那意思仿佛在说：敢夺我蛋的家伙，我岂能轻饶。

“为什么要做这么过分的事？”米索拉用颤抖的声音对老人说。

“你呀，必须在这里被大象踩扁才行，”老人对米索拉说，“被踩扁，像鱿鱼干一样压得平平的，先死一次，这样才能重生。才能跨过边界线，回到原来的世界。然后就能重新和父母、妹妹他们和睦地一起生活了。也能去上学，也能和朋友们打躲避球了。感受到冲击只是一瞬间的事。所以你要忍耐。要舍身啊。”

躲避球？米索拉明明最讨厌那种游戏了。

大象再次发出“呜哦”一声欢呼，将抬起的前腿用尽全力朝地面踏下，米索拉转眼间就被踩扁，变得扁平。连发出声音的余裕都没有。

在脑海中把情节推到这里，夏帆摇了摇头。

怎么可能！那可不行。哪个孩子会愿意读主人公最后被大象踩扁压瘪的故事呢？再说，出版社恐怕根本不会接受这种故事吧。夏帆眼前浮现出町田小姐的模样：眉头紧皱，指尖抵住太阳穴，那姿态宛如枪口顶着——这是她为难时的习惯动作。可是，无论怎么绞尽脑汁，夏帆也想不出别的结局。被彻底压扁的米索拉，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总算恢复原状（老人和猫儿斯嘉丽·约翰逊在一旁耐心守护着），然后走出森林，跨越边界线，平安回到原来的世界，接着若无其事地重归平静的家庭生活。重生的米索拉，或许连躲避球也会去玩了。但为此，米索拉必须先被压扁死一次才行。森林里的老人明白这点。那只雌猫兼守护天使斯嘉丽·约翰逊大概也清楚。至于町田小姐喜不喜欢这样大胆的结局，那另当别论。

夏帆付了可可的钱，走出店门，步行回家。她一路左思右想，揣摩着象蛋可能蕴含的意义，可越想，不安却愈发浓重。莫非我也要像少女米索拉那样，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压扁——像鱿鱼干似的？要经历那种

惨事（而且唯有如此），我才能像米索拉一样，反向跨越边界线，回到原来的世界吗？那时感受到的冲击，当真如森林老人所说，只是一瞬间的事吗？可即便只有一瞬，被巨象用尽全力踩踏、压扁，想必也是疼得要命。

英雄需要试炼，自古皆然。经历剧烈的痛苦、与死亡擦肩的难关，有时甚至通过死亡本身，他（或她）才得以净化，成为坚不可摧的英雄。所有的英雄故事都这般谱写。这本身无可厚非，想必就该如此吧。可是，我怎么想都不是英雄，往后也不打算成为英雄。说到底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夏帆想。一个不想成为英雄的人——或者该说，根本成不了英雄的人——有时却不得不独自承受严酷的试炼。

父亲傍晚结束诊疗回到家，便立刻去母亲那儿给她打了营养针。“好像还吃不下东西，连粥也不行。”父亲回来对夏帆说。

“可是，光靠营养剂之类的东西能行吗？那样下去，身体会越来越衰弱吧。”

“眼下还没事。体力还很充足，还不到需要打点滴的地步。体温和血压都很稳定，脸色好像也比之前好了些，所以我想不必太担心。只是她一直沉沉地睡着罢了。”

和父亲两人简单吃过晚饭，收拾好碗筷之后，夏帆决定去看看母亲的情况。父亲在客厅里放松地喝着咖啡，收看NHK的《聚焦现代》。白天目睹——更不如说是全身心经历——的那场噩梦，记忆仍鲜明地刻在夏帆脑海里，喉咙上似乎还微微残留着母亲——不，该说是披着母亲外形的白蚁女王——留下的指痕。那手指的力气可怕得惊人，光是回

想就让她喘不过气。然而，一想到自己接下来必须（或许会）采取的行动，她就觉得有必要亲眼确认母亲目前的状况——哪怕在梦中，她差点被那个对象杀死。

床边的灯调得很暗，母亲被子盖到肩头，仰面躺着。眼皮合着，却看不出她是否真的睡着了。凑近一看，脸色确实像父亲说的那样，比上午多了几分生气。双颊泛起淡淡的樱色红晕，嘴唇也显出些许润泽。而且明明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脸颊却不可思议地并未凹陷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妈。”夏帆下定决心，试着唤了一声。

过了片刻，母亲的眼皮缓缓睁开，仿佛一扇沉重的卷帘门费了许久才慢慢卷了上去。

“夏帆啊。”母亲喃喃般说道。听到这一声，夏帆松了口气。果然，在这里的还是我真正的母亲。

“身体怎么样？”夏帆问。

“也不算太糟。”母亲微微将头转向夏帆，这样说道。声音细若游丝，似乎只能缓缓地说话，但每一个字都比想象中清晰。嘴唇也正常动着，那是两片薄而小巧的嘴唇。夏帆继承了这样的唇形，这是她与母亲外貌上少数相似的特征之一。

“还是没有食欲吗？”

母亲轻轻摇了摇头，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。

“看来还有点勉强呢。胃好像还接受不了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夏帆说，“不过不管怎样，爸爸的饭菜我都有好好做给他吃。之前他好像每天都是便利店便当或杯面凑合，总得让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才行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回来真是帮大忙了。”

“我也有工作，没法待太久。”

“是啊，当然啦。”母亲说着，轻轻咳了几下。接着又说，“我不要紧的，感觉在一点点好转。不过，你还能再住两三天吧？”

“嗯，这点时间应该没问题。那究竟是哪里不舒服，原因还弄不清吗？”

“你爸爸也给我看了好几次，但具体哪里不好也查不出来。只是我自己总觉得，身体里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翻涌。一种解释不清的东西。于是我就只想躺着睡觉，困得不得了。这种事以前从没有过。”

也许是白蚁女王在一点点蚕食那具身体吧，夏帆心想。就像蚂蚁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挖掘巢穴。夏帆想起前几天电视纪录片里看到的情景：蚕贪婪地吞食桑叶。面对那惊心动魄的食欲，绿桑叶转眼间就被吃光。不管有什么原因和经过，我不能让母亲的身体遭受那种对待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我真能把那锐利的刀尖真正刺进母亲的胸口吗？那么可怕的事，我做得到吗？而那真是一件我必须去做的、正当的行为吗？

森林老人命令少女米索拉前往森林深处寻找象蛋。找到象蛋，并把它带回小屋，这就是赋予米索拉的试炼。而她在斯嘉丽·约翰逊的帮助下设法克服了它，米索拉尽管被踩得扁扁的，终究得以顺利再生，跨越边界线，回到了原本的世界。或许我也该毫无畏惧，照着磨刀店主人的指示去行动。就相信那是赋予我的正当试炼，鼓起勇气将它完成。

“又困了。”母亲无力地宣告，“我再也撑不住了。”

“晚安。”夏帆轻声说。晚安，妈妈。

父亲坐在自己专用的安乐椅上，戴着老花镜翻看杂志，同时听着勃拉姆斯的《单簧管五重奏》。那张唱片是父亲多年的心头好，夏帆也被迫听了好多遍，所以才记住了曲名。杂志大概是医学专业刊物，《小儿科学会会报》之类的东西。以防万一，夏帆问父亲要不要添咖啡。父亲说不用，已经够了，再喝就睡不着了。可是，父亲在家是出了名的一沾枕头就睡着，他是那种钻进被窝一闭眼，下一瞬间就已经打起呼噜的人。夏帆觉得，不管喝几杯咖啡，他几乎不可能睡不着。即便如此，父亲对什么都谨慎小心，他早就定了规矩：晚上八点一过就不喝咖啡。

夏帆把父亲留在客厅，回到自己房间，在总是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，用铅笔写下了刚才浮现在脑海的米索拉故事梗概，还附上了简单的素描。她也试着画了被大象踩扁、像鱿鱼干一样压得扁扁的米索拉的样子。实际画出来后，那情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残酷或暴力：没有流血，骨头也没有散架，只是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变得扁平，用打气筒似乎就能恢复原状。町田小姐也许也会说‘嗯，这个程度的话’就OK吧。不管怎样，除此以外的结局我实在想不出来，所以如果这样还不行，就只能当没有这个故事，放弃算了。对吧，斯嘉丽·约翰逊小姐？‘正是如此。’守护天使猫咪斯嘉丽·约翰逊说道，长长的尾巴充满自信地向上竖着。

夏帆合上笔记本，接着读了约二十页已读了一半的文库本。然后去洗澡，十点前换上睡衣，去洗手间用自带的牙刷刷了牙，又借了母亲的护肤霜（看上去颇为昂贵）涂在脸上，之后便钻进了被窝。或许是遗传了父亲，她入睡也相当快。关了枕边的灯，很快便沉入了深深的睡眠。

醒来时已是半夜，不清楚具体时刻，总之是夜最深沉的时分。叫醒她的，是一只猫带来的压迫感。一只黑白花纹的大猫，稳稳地坐在仰面睡着的她的胸口上。它的重量使她醒来。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街灯微光，朦胧地映出了那只猫的身影。

‘霍尔。’夏帆不由自主地低声唤道。那是她小时候养的猫的名字。眼前这只猫的毛色，看起来和霍尔一模一样，都是让人联想到荷斯坦牛的黑白花纹。而且，霍尔有时也会重重地压在熟睡的她身上。但霍尔不可能在这里，因为从年龄来说，那只猫应该早已走完了生命。

‘斯嘉丽·约翰逊小姐。’夏帆试着唤道。猫听到这个名字，郑重地点了点头——至少看起来像是点了点头。接着，它向前伸长脖子，眯起眼睛，伸出粉红色的舌头，轻轻地舔了舔夏帆的喉咙。大概是为了表示这是一次友好的造访吧。

夏帆首先想到，这肯定是梦。因为猫斯嘉丽·约翰逊不过是她故事里虚构的存在，并非现实世界中的猫。但她怎么也不觉得自己此刻是在做梦。这毫无疑问是现实。舔过她喉咙的猫舌的触感，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猫舌触感——粗糙、亲切而友善。不，这不是梦。不可能存在细节如此具体的梦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然后慢悠悠地站起来，从夏帆胸口跳下。它尾巴笔直地竖起，直视着夏帆的眼睛，轻轻叫了一声。夏帆明白，那大概是在说“跟我来”。夏帆从被窝里起身，在旧棉睡衣外面披了件薄羊毛开衫。她不安地想，该不会是要出门吧？这副样子可没法见人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轻盈地跳上书桌，在旁边的木箱旁坐下。那是装着特殊刀具的四方形木箱。然后猫看向夏帆，眼睛严厉地眯着，仿佛在告诉夏帆这是一件严肃而重要的事情。

“是让我拿起那把刀吗？”夏帆问猫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守护天使，对吗？”夏帆试着问。

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眯着眼睛保持沉默，仿佛在说“我没听到这个问题”。扮出这副样子，正是猫的拿手好戏。

夏帆深吸一口气，先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然后打开木箱，取出刀具，拔掉刀尖上的保护软木塞。接着，她用右手紧紧握住肾形的核桃木刀柄。“好了，终于要开始了。”夏帆心想。恐怕接下来，我就要照这只大母猫的指示行动了。无论它指示什么，我大概都会照做，不管那是多么可怕的事，多么不合情理的事。因为——

因为，这只名叫斯嘉丽·约翰逊的猫，是我创造出来的。听从这只猫，也就意味着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正因如此，我理应能够主动将自己托付给它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仿佛在说“跟我来”，高高地笔直竖起尾巴，就像在密林中引导米索拉时那样。然后它率先走出房间，无声地穿过短廊，走向父母的卧室。夏帆握着刀柄跟在后面。斯嘉丽·约翰逊在父母房门前骤然停住，抬头望向夏帆，像是在说：好了，开门进去吧。

夏帆咽了一口唾沫，稍顿片刻，然后按猫的指示，静静地转动了门把手。

装在墙上的小黄灯发出淡淡的光，勉强能照出家具的轮廓。房间里放着两张单人床，靠前的床上睡着父亲，靠里的床上睡着母亲。父亲半

张脸埋在枕头里，发出安稳的鼻息。母亲则静静地仰面而眠，姿态宛如一幅端正的静物画。斯嘉丽·约翰逊靠近母亲的床，轻巧地跳了上去。母亲似乎睡得很沉，猫挨得这么近也毫无反应。斯嘉丽·约翰逊在母亲枕边静静坐下，凑近脸庞细看。然后，它花了很长时间，胡须不时微微颤动，用认真的眼神仔细观察那副面容，仿佛要努力看透其中某些微妙的要素。猫的鼻子与母亲白皙的额头近得快要贴在一起了。接着，猫抬起头，离开母亲枕边，退到腰际附近。然后它抬头看向站在床边的夏帆，用力甩了几下长尾巴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夏帆明白，那是在指示：“就是现在，条件已经齐备。马上去做你该做的事。”我该做的事。

夏帆用右手再次紧紧握住那把刀具——肾形的核桃木刀柄圆润趁手。握在手中的形状，感觉也像是某种（某人的）灵魂的硬块。

“是要用这个对吧？”夏帆用干涩的声音问道。

猫轻轻点了点头。夏帆看向睡在旁边床上的父亲。

“要是有点儿动静，父亲可能会醒。”夏帆说。我正把刀子刺进母亲胸口，这场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亲看见。

猫坚定地摇了摇头。

夏帆说：“就是说父亲不会醒，对吧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？”

猫没有回答，只是直直地盯着夏帆的脸。无论什么声音，无论什么喊叫，你的父亲都绝不会醒来，所以不必担心——斯嘉丽·约翰逊无声地告诉她。它似乎对此确信无疑。大概为了确保父亲不醒，已经采取了什么手段。这只猫大概就有这样的本事。

所以，快点动手吧。现在就是时候。就是此刻。绝不能错过当下。

此刻，猫直接对着夏帆的意识说话了。那声音仿佛从洞穴深处传来，遥远而深沉，不带任何表情，还带着些许洞穴的回音。

绝不能错过此刻，夏帆在脑中反射性地复述。大概此刻白蚁女王正在沉睡，或者正在休息。也就是说，暂时处于拔掉了插头的状态。在此期间，我必须用这把刀刺穿母亲的胸口，借此了结白蚁女王的性命。是这样吗？

没错。分秒必争。这个机会不会持续太久。

夏帆爬上母亲的床，轻轻掀开盖到脖子的被子。母亲依然毫无反应，继续以同样的姿势沉睡着。夏帆觉得不可思议。母亲和父亲不同，神经很敏感。无论睡得多沉（或者看起来睡得多沉），一有异常就会立即醒来。半夜里常因一点声响而惊醒，然后就一直睡不着，直到天亮。夏帆在凌晨时分经常见到母亲那样的身影。可如今被这样掀开被子，她却好像毫无知觉。

来，解开上衣，把胸口露出来。

夏帆来不及整理思绪，便下意识地遵从了斯嘉丽·约翰逊的指示。她从上到下逐个解开母亲身穿的光滑丝绸睡衣的纽扣，解完最后一颗后左右拉开衣襟，袒露出胸口。已经好久没见过母亲的乳房了，却丝毫看不出衰老的痕迹。紧致漂亮的肌肤、大小适中的乳房、充满生命力的好看乳头——甚至比过去见到时显得更年轻了。是因为白蚁女王进入了体内吗？是白蚁女王把生命的精华（之类的东西）注入了她的身体吗？

即使脱去衣服、露出胸口，母亲仍然毫无反应。只是随着平稳规律的呼吸，薄薄的鼻孔微微翕动。这怎么想都不正常，夏帆心想，太不正常了。但她旋即意识到，此刻这里发生的一切统统不正常。没错，在

这里，反倒是不正常才正常，不理所当然的事才理所当然。然后斯嘉丽·约翰逊说：

来，接下来把刀尖精确地抵在心脏上方。就像“磨刀店”老板吩咐的那样。

夏帆将刀那圆润的刀柄换到左手，用右手食指从上往下依次点数母亲胸口的肋骨。就是这里，刚好在左乳开始隆起的地方。然后她将刀尖抵在那一点上。刀尖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一般，敏捷而冷酷地对准了那里，仿佛在说：啊，很好，我随时都准备好了。

然而，看着母亲光滑匀称的乳房和抵在那里的刀尖，感受着心脏沉稳的搏动，夏帆的意识骤然模糊。她想：自己曾从这只乳房、这颗乳头获得滋养。母亲过去常念叨“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”，语气里多少带着居功自傲。但无论如何，身为女儿的自己竟要将锐利的凶器刺入那里——这种事，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绝不可能。说到底，我凭什么要听命于“磨刀店”老板、莫名其妙会说话的猫之类，去干这么残忍的事？夏帆用力摇头，将刀尖从母亲胸口移开。

“夏帆，振作点。白蚁女王快要醒了。必须抓紧。”

斯嘉丽·约翰逊在夏帆的意识中这样告诫她。

“一旦女王醒来，这件事也许就再也无法完成了。所以你要坚定心神。你办得到。只有你才能办到。来，用你的手拯救你母亲的身体和灵魂吧。那也将拯救你自己。”

“不，我做不到。”夏帆几乎哭喊着说。“我绝不可能做到。而且，对了，我还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。在把刀刺进胸口之前，必须先得到妈妈的同意才行——‘磨刀店’老板不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夏帆。”这时有人说道。那是真切可闻的、现实中的声音，震动现实的空气，清晰无比。

夏帆听到声音，猛地抬起头，环顾四周。然后她发现那是母亲发出的声音。母亲此刻已完全醒来，虽然仍躺着，却睁大了眼睛看着夏帆。

“妈妈。”夏帆唤道。然后她像是寻求帮助般，搜索斯嘉丽·约翰逊的身影。但那只猫已不见踪影。母亲醒来的一瞬间，那位守护天使便迅速消失了。

“妈妈。”夏帆说。

“夏帆，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。”母亲将头偏向夏帆，就这样枕着说道。

夏帆无言以对，只是从前方凝视着母亲的脸。

母亲继续以断然的语气说：“所以，快，用那把刀刺穿我的心脏。”

“我做不到。用刀刺进妈妈的心脏，我……”夏帆低声喃喃道。

“不，夏帆，这是你必须亲手完成的事。不能逃避。”

夏帆跪在床上，俯视着母亲的脸。母亲的脸颊刚才还泛着淡淡樱色，此刻已鲜明地潮红起来，显出了从未有过的真切生气。

母亲说：“机会不会再有了。一刀刺进我的心脏吧。没有犹豫的时间了。”

夏帆望向左手握着的那把特殊的刀。双肩因恐惧和亢奋而剧烈起伏，仿佛惊涛骇浪中飘摇的一叶危舟。

“别怕。”母亲催促道。“只有你能把我从这里救出去。”

“用刺进心脏的方式？”

“对，由你来纠正我犯下的诸多过错。”

“诸多过错”究竟指什么，夏帆自然不明白，也无从知晓。

夏帆从心底祈愿：要是斯嘉丽·约翰逊此刻能在身边就好了。要是她能帮我就好了。就像那时候，食蚁兽先生从背后猛地推了一把持刀的我。我最需要那种物理性的帮助。然而，身为守护天使的猫已无迹可寻。只有夏帆独自留在此处，被要求立刻做出决断。

夏帆下定决心，再次紧紧握住左手中的刀柄，俯身在仰面躺着的母亲身上。然后将刀尖对准刚才确定的位置。掌心汗津津的，但并不颤抖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指尖和刀刃都纹丝不动，仿佛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在起作用。

母亲说道：“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因为这是一把非常特别的刀。是专为特殊用途制造的特殊刀具。来，毫不犹豫地刺向我吧。”

“不，你是被骗了。”白蚁女王说，“你是被那些冒牌货给骗了，正企图残忍地刺死自己的母亲。那根本不是特殊的刀。不过是一把被煞有介事地打磨得漂漂亮亮的普通冰锥罢了。用了那种东西，你会因弑母之罪被捕，被送进监狱。人人都会在你背后指指点点，你父亲也会伤心欲绝，恐怕会悲痛而死。这样也行吗？”

这些话出自母亲的口中。嘴唇正随着那些字句翕动。但那声音无疑是白蚁女王的，低了一个八度。女王终于苏醒了。

“来，刺我。”这次是母亲的声音说道。声音虽然急迫，却比刚才稍稍轻了些。“刺穿我，别犹豫。因为这是在救我。”

“不，你做不到的。”白蚁女王用同一张嘴嘲笑起来，“你根本杀不了自己的母亲。这种事对你来说有点太沉重了。还是放弃吧。你能像个普通人做得到的，不过是画些像样的画，编些哄小孩的无聊故事罢了。”

夏帆的脑海里，无数情感与逻辑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，如海流相撞，激成猛烈漩涡。大大小小的鱼、贝壳、海藻都在其中翻卷纠缠。谁来帮帮我，夏帆心想。总该有人来帮我才对。斯嘉丽·约翰逊、摩托车男（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）、食蚁兽恩爱夫妇、“磨刀店”的神秘主人、父亲（慈祥的小儿科医生）、乐天的新小岩叔叔，谁都行。必须有人来帮我。可是那里不见任何人的踪影。夏帆独自一人被这狂乱的混沌死死缠住。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连空气都吸不进来。肺部发出无声的悲鸣。她唯一能够切实抓紧的，便是从“磨刀店”主人那里得到的那把特殊刀的刀柄。它仍牢牢握在她的左手里。那带有独特圆润感的胡桃木刀柄，其酷似肾脏形状的曲线所带来的奇妙触感，勉强支撑着她的意识。就在这时，斯嘉丽·约翰逊的声音从洞穴深处传来。

“来，坚定你的心念。做该做的事。”

夏帆彻底放弃了判断，盲目地遵从那个声音。她再次跨坐到母亲身上，将刀尖对准刚才确认好的位置。然后用右手掌抵住刀柄底部。之后只需稳住就好。那样刀刃便会顺利而自然地没入体内。“磨刀店”的主人曾经这么说过。

“你正要做一件天大的错事。”白蚁女王用响亮而有力的声音插了进来，“你对自己的母亲根本一无所知。对这个人的情况几乎什么都不了解。你要救母亲？真是可笑。因为，难道不是吗，你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妈妈吧。”

然而夏帆早已不再理会那个声音。她此时已紧紧关闭了情感的门扉。她心想，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混乱。片刻也忍不了。只想将一切

彻底了结。就算被愤怒的大象踏扁，像鱿鱼干一样压得扁平也无所谓。想那样做的话就随它去吧。倒不如说，那样还更令人感激。

于是夏帆将右手手掌轻轻抵在刀柄上，让锐利的刀尖刺入母亲的胸膛。正如“磨刀店”主人告诉她的那样，刀子只需这样支撑着，或者说只要意识到自己在支撑，它便仿佛获得了生命一般，被吸入了母亲的胸膛，在丰满美好的乳房一侧深深没至刀柄根部。母亲猛地睁大双眼，迅速深吸一口气。全身僵直，剧烈地痉挛了一下。接着，她缓缓吐出吸入的那口气。花了极其漫长的时间。不久，痉挛如退潮般渐渐平息，眼皮再度合上。嘴巴半张着。仿佛灵魂的出口暂时设在了那里。胸口一滴血也没有流。唯有刀子深深刺入至根部。

接着，从那半张的嘴巴深处传来可怕的悲鸣。随后，仿佛紧随其后，房间里开始弥漫起一股惊人的恶臭。夏帆心想，是白蚁女王在痛苦挣扎。

斯嘉丽·约翰逊用平静的声音宣告。

“这样就好。已经结束了。”

然后，夏帆的意识就此干脆地中断，一切沉入了黑暗之中。沉入那极其黑暗、深不见底的深邃暗影里。

当夏帆醒来时，房间已经明亮。隔着窗帘，庭院里传来鸟儿的鸣叫。那热闹的啁啾让她一瞬间错觉自己回到了武藏境的家中。是否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空间转移？但她坐起身环顾四周，便明白这里是浦和老家的自己房间。我仍停留在此处。闹钟的指针指向八点半。

之后，夏帆躺在被褥中，在脑中大致重现了一遍昨夜发生（且记忆中的）事情。自己跨坐在母亲身上，将那把特殊的刀深深刺入她的胸膛，结果白蚁女王在母亲体内（大概是）发出了临终的惨叫，而在此期间，近在咫尺的父亲——正如斯嘉丽·约翰逊所保证的那样——自始至终都沉睡着。那里发生的事，究竟是梦，还是现实？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？

无论如何，首先得看看母亲的情况，夏帆心想。必须确认她是否安然无恙。她下了床，穿着睡衣走过走廊，前往父母的卧室。卧室的门半开着。她从缝隙悄悄往里窥视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床上没有母亲的身影。看到空荡荡的床，夏帆的胸膛剧烈起伏。妈妈到底去了哪里？母亲在餐厅里。她坐在餐桌前，悠然自得地一边看报纸一边喝着绿茶。与昨晚穿着同样的光滑米色丝绸睡衣，外面披了一件格子花纹的棉质家居服。

“呀，早上好。”母亲从报纸上抬起脸，看着夏帆，若无其事地说道。

“早上好。”夏帆调整呼吸，好不容易挤出了近似平常的声音。然后稍作犹豫，在母亲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
两人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母亲继续热心地读着报纸上的后续报道。晨光从窗户射入，明亮地照亮了她的背。头发里还不见白发。尽是乌黑的发丝。或许是染黑的？夏帆将双肘支在桌上，双手捂住脸，无声地轻舒一口气，安下心来。总之母亲就这样平安活着。看上去也不像受了伤。太好了。我没有犯下杀人罪。这对夏帆来说是比较值得庆幸的事。我没有成为“弑母者夏帆”。那么，那一切终究只是梦中的事吗？

“今天早上醒来，感觉身体莫名地好了，就起床吃了很久以来的第一顿饭。”母亲说，“我把你做的粥热了热吃了。配着梅干，只吃了半碗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夏帆勉强挤出简短的话。

不对，那不可能是一场梦，她想。因为我的手里还鲜明地残留着那把刀的触感。我用左手握着那个肾脏形状的刀柄，用右手把刀尖刺入了母亲的胸膛，而且刀尖一直刺到心脏深处。那毫无疑问是真实发生的事，那是无可否认的现实，夏帆想。这谁也无法否定。

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夏帆站起身离开桌子，去冲了一杯咖啡。虽然没什么食欲，但还是为了平复心情，花时间烤了一片吐司。然后端着杯子和面包盘回到桌前。母亲还在继续看报纸。上面有什么有趣的报道吗？但母亲如此起劲地看报纸，大概还是头一次。夏帆坐在对面喝着咖啡，在吐司上均匀地涂上黄油。

“早上起来，病情就突然好了？”夏帆啃着吐司，试着问母亲。

母亲从报纸上抬起眼说：“嗯，是啊，感觉身体里那种纠结的东西一下子解开了。”

“纠结的东西？”

“嗯，说不好，就是一种黏黏糊糊的东西。”

“但是今天早上，那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消失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不知为什么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夏帆小声说。这话听着并不恰当，缺少应有的感情。声音平淡，缺乏抑扬，听起来就像是敷衍的附和。昨晚发生的事对夏帆来说——无论那是现实还是梦——都不是一句“那太好了”就能轻松带过的。可是，又该怎么回答才好呢？

随后两人聊了会儿天气。随处可见的、极其普通的家庭景象。母亲和成年女儿的对话。丝毫不见昨晚（可能）发生的那场骚动的痕迹。

“爸爸呢？”夏帆问。

“刚才去诊所了。说是开诊之前有些事情必须处理。”

夏帆端着咖啡杯，盯着母亲的脸看了好一会儿。这个人真的和某个男人频繁发生“婚外性交”吗？白蚁女王在“磨刀店”对我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？她是这样说的。

“而且你母亲在性的方面，也相当贪婪，不亚于我。她也很享受那个，不亚于我。甚至高潮了好几次呢。”

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夏帆的心绪被搅得一片混乱，脚下的地面仿佛在剧烈摇晃。就算有被白蚁女王暂时附体的特殊缘由，自己的母亲在这个年纪，和丈夫以外的男人沉迷于那样激烈的性爱，作为女儿也是很难接受的。

但是，即使那是真的，我大概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，夏帆如今冷静地想。因为这毕竟是这个人的个人问题，不是我该插嘴的事。

夏帆以防万一试着问了母亲：“对了，武藏境我家附近有一家非常有名、专门磨刀的小店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“磨刀店？”

“不管多钝的刀，都能磨得像新的一样锋利。就在武藏境车站附近商业街里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但颇有名气，似乎有人不惜远道坐电车，带着菜刀去请他们磨。”

“嗯——”母亲似乎没什么兴趣地说，“听着不错，不过特地把菜刀抱到武藏境去，怎么说也太远了。”

“你来过武藏境一带吗？”

母亲摇了摇头。“没有，我打出生起就没往那边去过一次。本来也没什么非去不可的事。不过嘛，既然你的家也在那儿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总也得去上一次。”

夏帆想，来“磨刀店”的这位母亲果然不是真正的母亲，而是白蚁女王假扮——或者说侵占——的母亲，那属于另一个现实里的母亲。

“你也要再来这边玩啊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也想偶尔看看你的脸呢。”

“嗯，改天吧。”夏帆回答。随后她微微一怔。想来，这也许是自己生来头一次听到母亲用如此亲密的语气说话。

“妈，你还记得霍尔吗？”夏帆问道。

“那只猫？”

“嗯。像荷斯坦牛那样黑白花色的猫。”

“记得很清楚。是只相当聪明的母猫呢。”

“那只猫不见了的时候，我非常寂寞，寂寞得很难受。”

“是啊。那孩子不见了，我也觉得很寂寞呢。”母亲说。

听到这话，夏帆略略有些意外，因为她从不觉得母亲有那么疼爱那只猫。不过，也可能是我的错觉。

母亲把看完的报纸叠齐，用纤细的指尖按住眼角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呐，大家都是这样，总有一天会不见的呀。”

我昨晚，或许真的杀了这个人——夏帆忽然这么想，然后感到背脊一阵发凉。

当天下午，夏帆收拾好行李，回到了武藏境。

那把特别的刀仍裹在薄纸里，收在木箱中。夏帆拔下软木塞，检查刀尖，确认没有用过的痕迹、仍是原来的状态之后，再次塞上软木塞，

放回木箱，然后放进背包底部。今后大概不会再拿起这种东西了吧（但愿如此）。用胶带严严实实地缠好，塞进壁橱深处，就此忘掉它——如果忘得掉的话。

临走时，她到诊所露了个面，跟父亲简单地道了别。

“妈妈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夏帆说。

“啊，我总算放心了。”父亲说，“完全弄不清原因，说真的，我一直担心会怎么样呢。”

“以后要是有什么事，就打电话给我。我想我能过来帮忙。”

“啊，谢谢。”

“那爸爸你呢，身体怎么样？定期体检有好好在做吗？都说医不自治，我总有点不放心。”

父亲笑了。“啊，每年两次，在综合医院找熟识的医生检查，可实在查不出毛病，反倒总被笑话。眼下你用不着担心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夏帆说。那就好。白蚁女王说过父亲健康状况不太乐观。但那恐怕是为了吓唬我而捏造的吧。大概。不过，也未必全是谎话。白蚁女王口中所说的真实与谎言的界线，向来暧昧难辨。

夏帆重新看了看父亲的脸，说：“希望今后，各种事都能顺顺利利的。”

“啊，各种事嘛，基本上一直都很顺利啊。”父亲说。

真是个幸福的人啊，夏帆想。不管怎样，不能不佩服。用旧LP唱片听勃拉姆斯的《单簧管五重奏》，跟他格外相衬。

回到武藏境的家，收拾好行李，歇了口气之后，夏帆来到院子里，往廊沿底下看了看。然后，从通风的方形洞口，向也许栖息在地板下的食蚁兽太太打了声招呼。

“食蚁兽太太。你在那儿吗？还是不在？但愿你们夫妇俩都过得活泼健壮。我身边发生了好多曲折的事，不过好像总算都平息下来了。对我来说真是够呛。可是，谢谢你方方面面帮了我。我非常感激。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，但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。”

没有回应。他们大概正在亚马逊丛林深处忙着什么事吧。虽然不清楚究竟在忙什么，但想来总是食蚁兽会做的那类事情。大概这会儿又发现了白蚁的巢穴，正灵巧地把长舌头嗖地伸进去呢。

夏帆在廊沿坐下，望着院子树枝上叽叽喳喳一阵，又马上飞往某处的鸟儿们。这些随季节而来、又随季节而去的鸟儿。它们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呢？她不知疲倦地注视着鸟儿的动向，不知不觉间，泪水溢满眼眶，顺着脸颊滑落。

就这样，夏帆不出声地哭了好一会儿。从亚马逊丛林远道而来的亲切的食蚁兽夫妇、骑着摩托车的另类守护天使（自称是守护天使界的杰克·凯鲁亚克）、一边磨刀一边过着孤独生活的“磨刀店”寂寞主人、荷斯坦花纹的引路猫斯嘉丽·约翰逊……她一边一个一个地想起这些存在（其中甚至也包括白蚁女王），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掉。泪珠一滴接一滴落在地上，渗了进去。

“呐，大家都会这样的，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哦。”母亲曾经这么说过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仿佛过了很久很久，夏帆坐在廊沿上，像是要把身体里的水分全部挤干一样哭个不停，直到眼泪真正流尽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泪水不再涌出，她站起身走向洗脸台，洗了脸，用毛巾擦干。然后对着洗脸台的镜子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为了完成《米索拉的故事》，又回到了自己平日写作的书桌前。

首次发表

《夏帆》，《新潮》**2024年6月号**

《武藏境的食蚁兽》，《新潮》**2025年5月号**

《夏帆与白蚁女王》，《新潮》**2025年11月号**

《夏帆与摩托车男，以及斯嘉丽·约翰逊》，《新潮》**2026年3月号**

在出版单行本之际，经过增补、修改，

将《夏帆》改为《夏帆与摩托车男》，

将《夏帆与摩托车男，以及斯嘉丽·约翰逊》改题为《守护天使、
象的蛋与斯嘉丽·约翰逊》。

本作品由新潮社于二〇二六年七月出版。

电子书版以初版第一刷为底本，并依据规格需要做了适当编辑。

本书简体中文版系**AI**翻译。

夏帆 The Tale of KAHO

简体中文版

发 行：2026年7月3日

著 者：村上春树

发行者：佐藤隆信

发行所：株式会社新潮社

〒162-8711

东京都新宿区矢来町71

URL: <https://www.shinchosha.co.jp>

© Harukimurakami Archival Labyrinth 2026